S F科學恐怖小說叢書

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鬥

R・馬西遜原著　劉錦昌編譯

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鬥

R・馬西遜原著

劉錦昌編譯



新出版介紹

科學未來幻象興趣最引入勝的益智書













本店不惜巨資聘請名譯作家劉萬來先生為愛讀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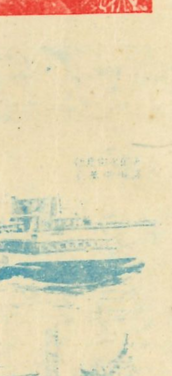
選擇教育性的書陸續出版請期待!!



恐龍百科圖鑑



昆蟲百態圖鑑













大山書店的好書全省各大書局都有經售



每册特價35.00

SF科學恐怖小說叢書●●●●

微小人　超小人的奮鬪

R・馬西遜原著　劉錦昌　編譯

原子塵的遺後症



這是文明科學造成的禍害!!

斯克德，微小人的命運將如何?!



寫在前面的話

本書裏介紹的故事是個令人類生怕的，恐懼的故事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使用於戰爭的「原子能武器」在「實用」於日本・廣島之前，在試驗中，便有不幸的人，蒙上「放射塵」此後，更因被「殺虫劑」的濃霧包圍住之後，……

這個人，說也奇怪，身高一天天地縮小過來。各位聽了這說明之後，也許感到詫異，莫名其妙，豈有此理？

爲什麼一個人蒙上「放射塵」被「殺虫劑」的煙霧包圍住之後就「縮小」他的身子。這殆不可能發生的事。但是這幾乎不能給人類相信的事，却發生於大家的眼前。其正確率，幾乎是百萬分之一。

這個故事的「主角」—史克德先生是個遭了厄運的不幸者。他發見自己的身長，在一天之內，會縮短七分之一英吋（約合〇・七三公分），這突如奇來的變化，難怪他，立卽爲此恐怖起來。

請教醫學界的泰斗，診斷的結果，大夫們却束手無策，無話以對。只好坦白地「告




知」現代醫學的「無能爲力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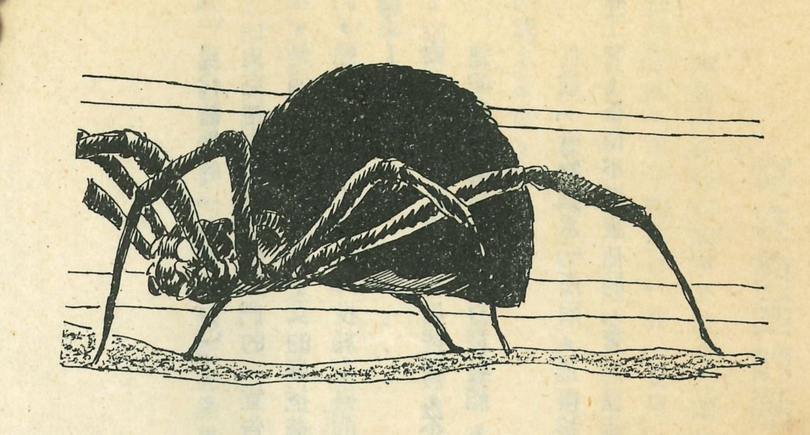
史克德先生聽了醫師們的「宣告」他絕望了！不知如何是好！史先生，他是一家之主，是個好丈夫，是個子女的好爸爸！……但是「日漸縮短」的史克德先生，好奇的人們，愛管閒事的人們，却投於奇異的眼光譏笑他……在家庭裏，他的「立場」似乎站不穩了！

史先生，每天爲此愁眉苦臉，不知如何去克服這恐怖的「環境」。

這個故事就是那恐怖的放射能，把史克德先生逼小到一英吋時，最後「七天」的奮鬥史。

他被「食物與水」所困，還得接受巨身"毒蜘蛛"的挑戰。這種勇氣，各位讀者，讀了它！不得不佩服他的「奮鬥歷程」而向這位勇敢的鬥士致敬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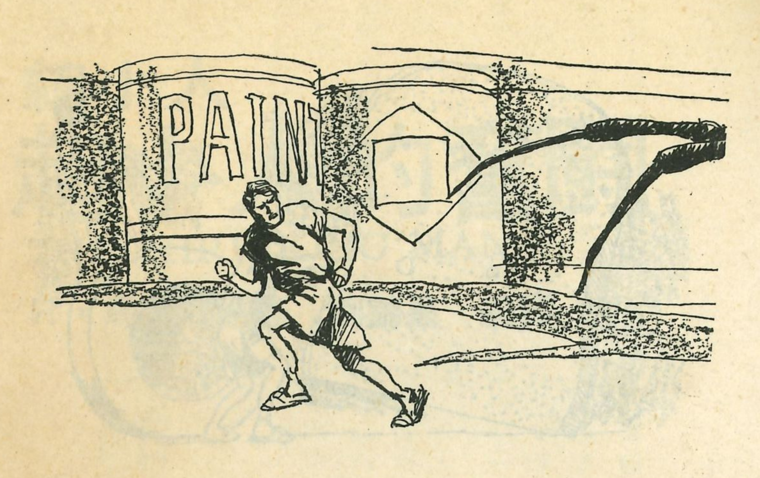
編輯者　劉錦昌　敬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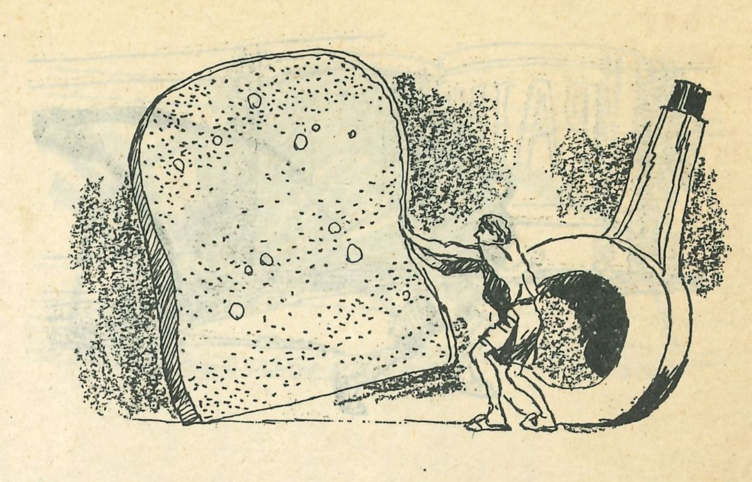
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鬪

第一章 日漸縮短的男人



第二章 恐怖與絕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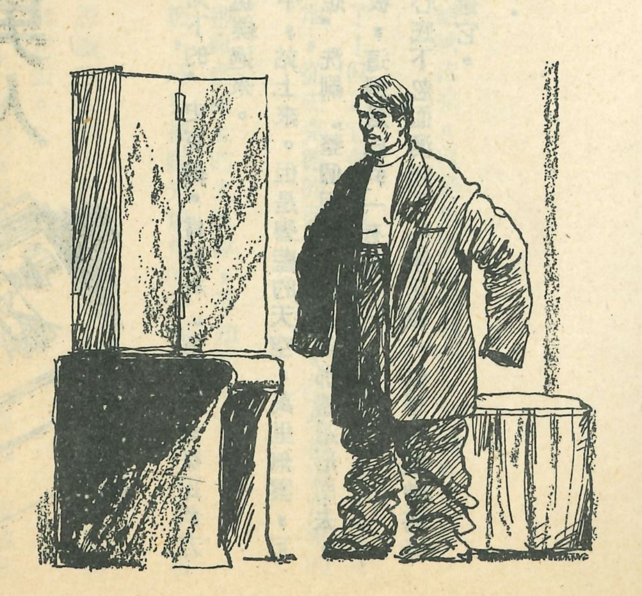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　爲生存而戰

縮小人

超小人的奮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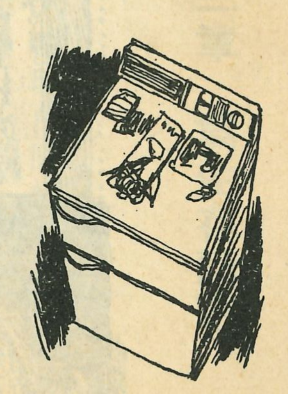
THE SHRINKING MAN

R・馬西遜原著　劉錦昌　編譯



第一章 日漸縮短的男人

悲劇開幕了



在甲板上的安樂椅裏躺著，沐浴於陽光下的〞史克德・肯亞利〝忽然看見從正前方，洶湧的大波濤，發著怒吼，向帆船這邊猛撲過來。

史德克，看情形不對，立即由安樂椅中，站上來。但是碧藍的天空，萬里無雲，可說這一大「波浪」是「〝靑天〞波濤〝」心想〞洗刷〝整個甲板之後，向那邊遁形而去，被這一波「從頭蓋過的史克德」刷乾了甲板，這倒是感到「有趣了」……

這「有趣」的事兒，不知怎麼的，在心底下忽而湧起了「怪兆頭」似乎有噩神將光臨似的，史克德的這預感，使他頓感想逃避它。

爲了消除這個恐怖的「預感」他喊道：



「麥帝！麥帝！」

他邊喊，邊跑，想把在船室裏的哥哥給喊出來。但是無法得到他的「回答」

「喂！麥帝！……」

這是個「速度競賽」船室的入口看見了！但是它還是遲了一步，史克德「敗」了，這個洶湧波濤如小丘的大波浪，毫不留情地，從史克德的頭上蓋過去。全身都濕淋淋的。這一波，立即消逝匿跡了！

他茫然無知地兀立在甲板上，目送著那肆虐船上的大波濤，不知手措！

船兒—兩兄弟的船隻—快艇，安然無恙，只見被陽光燒灼的甲板，留下的海水，被陽光反射著閃爍不已。

在這剎那，他感到身上來了一陣不可思議的戰慄，沐浴海水的肌膚，覺得一陣疼痛，身上的水珠閃閃發光，他趕緊用毛巾擦拭它去。

這種「疼痛」說它是「疼痛」不如說「它」是剃鬍鬚般的「快感」「刺激」這種刺激，身上的水珠乾了，自個兒消逝而去。

史克德，見事情過去，走進船室去，把午睡中的麥帝給叫醒過來。向他說明剛過去

的「恐怖」的一幕，那「帳幕」一般大的波濤。

「少見多怪，我在海上混了幾年，什麼樣子的波濤我都看過了！不要鬧開好啦！」

麥帝，感到史克德的話，不足取，把被子一拉，又蒙頭大睡。

過了一陣子，史克德，把這一件事給忘了。但是……不知命運之神，如何安排，這一「波」却成了史克德，悲劇的開幕好戲！

地下室的叢林

有巨大身材的「蜘蛛」看了人就向他這邊猛撲過來，那蛋形的「軀幹」黑得發亮。

那個男人，全身痲痺似的，絲毫沒有動彈。那魁梧身材的大蜘蜘，目光烱烱，放著恐怖的眼光，凝視著這邊。

那隻「巨大蜘蛛」的身高，幾乎超越男人的肩膀。

那隻「大蜘蛛」蠢動著，由牠的眼光來看，似乎要獵耳似的……過了半分鐘光景，他背後的金屬容器「銀杯」「咚！」一聲響，發著火焰燃燒起來。

這個「休克」那個男人，驚醒了！站上來！

飛也似地向外跑！

他邊跑，邊喊道……他從地面上翻了身，爬起來之後，向那邊馳騁而去。背後的巨大蜘蛛，步步進逼而來，牠是在「蛋黃」中懷有猛毒的「巨型毒蜘蛛」

他不由得戰慄起來。但是爲了躲避這恐怖的攻擊，他向前拼命跑，脚下，砂路的砂，被他的涼鞋踩得〞沙！沙！沙！」作聲。

大約五分鐘光景！「啊！懸崖呀！」看情形不對，立卽沿著懸崖跑，渾身解數地跑，不敢回頭看牠一下，那隻可怕的大型蜘蛛，聽了牠的「跫聲」得知，牠步步進逼而來。

他想辦法，躲過牠的耳目，穿梭於「大水槽」的間隙中，向前跑，這個大蜘蛛的身子，又圓，又大，沒法兒穿梭於群立著的大水槽間，牠却很狡猾，立卽跳上「金屬蓋」上面去，飛也似地追著他上來。

這隻可怕的大蜘蛛，在他穿梭於黃色，紅色水槽之時「牠」却在「水槽」上「相機進剿」看了牠的攻勢，他又躲到「水槽間隙」去。

這樣「追擊戰」不知過了幾分鐘，前面又出現一片灰色的陡峭懸崖，定神一看，前面出現了一塊突起物。他盡了平生的力氣跳了。

很僥倖，給攀上了這突起物的「角」

那隻「大蜘蛛」煞住了！瞪了眼睛看了他，這一來，雖說巨型的大蜘蛛，也無法”飛躍“過去，拿他無可奈何！他趁機給滑下，這橘黃色突起物的「斜坡」去。

他回頭一看，這恐怖的大型毒蜘蛛，開始吐出「白絲」，看樣子，想吐出「白絲」利用風力，給吹上這邊的突起物”角“纏住它之後「架橋」而過似的，牠架橋完成，一定會再追上來的。

他一口氣向坡麓滑下「啊！」在中途失足了！好在掉下的地方是軟軟的，有花紋的地方，脚踝疼痛不堪。

抬頭仰望上面，那隻「大蜘蛛」還是不斷地吐著白絲，向下投下來。他從那軟綿綿的地方下來之後，到谷底去，谷底的前面就是一片廣大的平原，看了廣大的平原，向前盡平生的力氣，飛也似地跑！穿在脚上的涼鞋，發著「吧嗟！吧嗟」聲。

右前方有一座高高的塔，這塔中的中層，冒著火焰，而且有個怪聲怒吼著，響徹了

四下。

蜘蛛也竭力，放下了蛛絲，怒力向下「紮根」在牠的努力下，已下到有「花紋」地方來了。他爬上疊得高高的圓木材堆上去。他想盡辦法，以匍匐的方法穿進「圓木材」的間隙裏去。

這個「間隔」中有一個令人難聞的「黴氣」有一點冷的感覺，他不得不回頭看後面的情況。

那隻身著「漆黑衣裳」的黑色大型毒蜘蛛，幾乎在咫尺之間，但是軀幹太大了，無法穿進來。

他放下些心，在間隙中的「空地」上給躺下來，閉上眼睛，從口裏吐著氣，呼吸著，大鼾聲。這是大蜘蛛，爲了要「取」他的命，把長脚給從間隙中嘗試看看，牠的攻擊方向……

掙扎了幾下，終於知難而退。

他起身，從間隙中看牠到底又要搞出什麼花樣，但只見牠向灰色的懸崖上端爬。他爲此放下了「心」嘆個大口氣，向自己的藏匿之處去。

走過了赤褐色的鐵塔下，這正是「汽油爐」又穿過大圓木材的旁邊。這是撒水用的橡皮管，又走過軟綿綿的花紋地方，這是沙發椅，……巨大的橘黃色的建築物，這是把庭院裏的「賓吉」（休憩用長板櫈）給兩架疊起來的，……還有水槽，這是棚架上的油漆用空罐……

這隻令人恐怖的巨型毒蜘蛛，有人稱之為「黑色未亡人」是雌的黑色大蜘蛛，牠因為有個習性，在時間一到，都把雄蜘蛛給一口「吞噬」，所以有這個綽號。

「他」名叫〝史克德〞住於地下室，他的家在蒸汽鍋爐之下，他小心翼翼地爬上「水泥磚」在其上面裝有「蒸汽鍋爐」爐下很溫暖。

剩下最後一個星期了！也是他生命上最後的一個星期，今天是三月十日，星期一，身高已經縮短到七分之六吋（約合二・二公分，一吋（英吋）約二・五四公分）

如依照縮短率，再六天……他就從地球上消逝掉了。

汽油爐的猛烈火焰轟轟作響，因在頭上的屋內溫度降低〝恒溫裝置〞發生了作用，電紐自個兒上了！

在屋內住有兩個人，一個是他的妻子—露伊斯，還有一個是他的女兒〝貝斯〞如今



他們倆的態度都變了！變得有如“仇人”被蜘蛛追逐的他，由她們兩人看來，她的“丈夫”她的“爸爸”如同一條「小虫」過去一年之間，他一天以縮短身高七分之一的比率，一直縮短下來。起初，家人都慌了，他自己也慌了“天下大奇聞”豈有此理，每天會縮短，而且很正確地，日漸縮短下去。

原來有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的彪形大漢，第二天只剩下一百七十四又七分之六公分，第三天就剩下一百七十四又七分之三公分了，如此縮短下去，不幾天之間，得由地球上消逝了！

家人求神托佛，深盼神祇顯靈，阻止它的「進行」……但是，這些事兒，好像「絕望」了，神祇也似乎無能為力，在這絕望中，他們家人，還不放棄「希望」希望有著一天，奇蹟出現……

如能「恢復原狀」多好！一家人才能恢復原來的美滿、幸福的生活，但是……如今……一切的方法“求神托佛”物理治療，醫藥治療……巫婆的治療……都施過，但是這些努力都歸於水泡。

家人－妻子和女兒，在絕望下，在心底下，暗暗地想“為什麼沒有被那毒蜘蛛吃掉？……還是給他逃命了！留在人間，使他們家人，感到莫大的困擾”……

我們東方人而言，她們已經是「久病無孝子」的田地了！

五呎八吋時的回憶

有一天“史克德”把自己的事兒－日漸縮短身高－告訴他的妻子露伊斯，她却“付之一笑”以為天下豈有此理，那有每天縮短七分之一長吋的事兒。

但是，看了他－丈夫－的那表情，這並不是“開玩笑”是一本正經的。她安慰他道：

「天下絕沒有這麼一回事呀？……」

露伊斯的說話聲，帶些戰慄！

「這是事實呀！你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回答他的妻子的刹那，打量一看，這事情發生以來一個月間，不敢開口的

「恐怖」給表露在他妻子的前面，他的妻子，從頭上到脚下，給仔細的打量一看，果然不錯，比以前縮短都“可怕”了！

不是鬧著“玩”的，不能不相信！因爲事實已經擺在眼前，她爲了維護丈夫的「身高」立即給帶到街上著名的大夫醫院裏，接受檢查。

在大夫的一番詳細檢查，診斷，這位大夫只能告訴他道：

「這是您旅行的疲勞和環境的變化而來的“體重減輕”的現象，身高方面，沒有可能“縮短”的呀！」

大夫很肯定地說道！

但是事實上「縮短」工作，還是依然進行著，史克德本身，不等待大夫的診斷，請求大夫爲他再做「詳盡」的身體檢查。舉凡“愛克斯光檢查”血液檢查，甚至抽出骨髓來檢查，腦下垂體分泌出的“荷爾蒙”也抽出來檢查了！

經過四天，各部分都檢查過了！終於獲得了結論，求得出答案來，已經把“謎底”解開出來。

「醫師告訴我，我在這四天之間，縮短了半吋，不僅是身高，身子裏的骨骼也以同

樣的比率在縮短中，那些醫師測量給我看了！……」

「我想，沒有這囘事呀！我曾經聽說過，至老年，因脊椎骨間，可能機能衰老而縮短，但是我並沒有聽說過，身子會日漸縮短的呀！

那位醫師，並不是專門醫師吧！去紐約給“行家”診斷看看！」

露伊斯，還是兀自不相信，否定檢查結果。

「那位大夫也告訴我，最好要我到紐約，哥倫比亞長老院醫療中心去，接受一次詳盡檢查！……」

「這樣的話，早一點動身……」

「但是，這種“縮短病”的醫療費，一定是驚人的呀！如果爲了治病，借錢……這怎麼行？……」

露伊斯的身子不覺地戰慄起來，但是還振起精神喊道：

「生命要緊，借錢算什麼？……」

她的臉上“洋溢”著恐怖，焦立，不安的心緒……

「不會的！一定不會的！天下絕對沒有這囘事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妻子擁抱上去。

「那位李大夫說，最好到紐約去檢查，甲狀腺，生殖腺中的荷爾蒙的檢查，除此之外得再測驗〝基礎代謝〞進行的情況，……」

「這些檢查，和判斷身高的縮短有關係？……」

「事實證明它呀！因爲愛克斯光是不會說謊的呀！……所以……」

「是不是大夫的誤診？醫師也是人，不是神呀！有時會錯誤的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心情沈重，說到這裏，沈默無語，這可怕的靜寂過了片刻，自個兒哭破這個寂靜道：

「你仔細打量看看我的身子！……」

曾是「六呎」綽綽有餘的彪形大漢，現在，竟成了和妻子露伊斯同高了！只剩下五呎七寸高，（註：原身高六呎，合公制約一公尺八十公分，一英呎．約合三〇．五公分，等於十二英吋……）

妻子，露伊斯也不覺詫異起來，果眞，如今竟「降下」了十餘公分，這到底是爲何而來的〝魔鬼〞在作祟，這就不得而知了！

——

從來，一家愉快的，豐富的晚餐，爲了史克德的「縮短病」家人都浸於陰霾的天氣裏。

史克德的手脚都酥軟了，把執在手中的叉子給掉上碟子上去，雙手也垂地了！嘆個大氣道：

「啊！到醫療中心去，那邊的大夫告訴我，必須住院一個把月……現在沒有錢呀！那來的治療費用？

這樣一來，必須向工廠請假，麥帝，自己也正在周轉不靈，自己朝不保夕，無能爲力的地步……請假一個月，怎麼向人家要〝薪水〞……」

又嘆了個大氣！

「你哪！要想一想，自己的身體要緊，如果有了健康的身體，將來把病治好！很快就可以把債還了吧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聽了她愛妻的一番話，似乎振起精神，在這當兒，他的妻子露伊斯，忽然提高了嗓子，歇斯底里似的高叫道：

「麥帝也會了解我們立場的呀！這當然呀！……」

他咬緊口唇……桌上有一大疊的「請款單」在這窮途末路的當兒，最現實的是「生活」在心底下不得不喊！「爲什麼？煞神偏偏找上門來！……」

女兒•貝斯忘掉了用餐，把自己的父親看得「入木三分」史克德，靜默無語。

母親看她發呆著，立即催促她：

「快吃呀！時間不早了！……」

貝斯，被母親催促後，醒過來似的，把叉子用力插進馬鈴薯去〞狠狠〝地送進口裏去。

「妳想想看！我們平時沒有醫療保險……爲了前次，醫療費，從麥帝借來的五百塊錢也光了！……以後往那裏借錢去……到那裏湊錢去……」

「……那以後該怎麼辦？……」

露伊斯的聲音，帶了些恐怖，戰慄……接著道：

「你要我忘了一切……是嗎？要我眼巴巴地看你日漸縮短，成個不像人樣的人呀！……」

——

史克德把坐在左鄰的愛妻—露伊斯的手，抓得緊緊的。她的手顫抖著，冷冰冰的。和史克德的手，一模一樣，幾乎沒有〞血色〝

在晚餐之後，史克德，自個兒走進自己的書齋去。把布帘給打開，靜靜地站立在窗邊，眺望〞夜景〝露伊斯到裏頭去，陪女兒貝斯睡覺去，屋子裏靜悄悄的……靜得驚人，汽車的燈光，偶爾掠過窗戶，馳騁而去。

在這窘境，他考慮投「生命保險」

到東部來，在哥哥的〞事務所〝裏做事，幹活，這個也是目的之一。本來已經向政府申請「貸款」做個合夥人，往後的「生活」就有改善的希望。

一面，爲了「防老」擬參加生命保險，醫療保險……然後在銀行裏頭開個戶頭……買了最新年代的汽車來「代步」……又買了一幢高級公寓……

這些都是到紐約，這個地方之前，在夢中也描繪過的「遠景」。

但是……如今，這些一切的理想都歸泡沫了。自己也朝不保夕，在何時何日，隨時會從地球上匿跡而去。有如幾萬年前的恐龍，被冰封在「北極」的冰窖裏一般。動彈不

得，……到底不能遏止這個世界未有的「罕有病例」嗎？……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！

在餓殍線上

地下室的飲料設備，却很齊全”幫浦“的旁邊放了個大水桶，什麼時候都有清澈的水滴著下來，水不斷地往桶外溢出，水滴下的地方，不知什麼人放的，有個「裁縫用指套」。

水源充足，但是「糧食」却幾乎要告罄了，這五個星期之間，每餐只吃那些”硬化“的麪包，時至今日，連那些硬化的「麪包」也沒有了！空空如也。

在地下室的天花板附近，釘有一個棚架，這個棚架的一角，還給放了一小撮麪包。……但是那個地方是個「極危險地方」因爲那個棚架的深處是那隻毒蜘蛛的”家“如果挨近去”牠“就露出猙獰面目，向你猛撲過來！

已經旁晚時分，史克德，坐在這一片蒙了厚厚沙塵的地下室裏，沐浴在由窗戶透過來的餘暉。

這個地下室的窗子，共有三處，油槽的上面，還有木材堆的上面，還有一個是爲了防止毒蜘蛛而設的附近的壁兒。但是，這一所的「玻璃」已經破了！夜幕漸漸低垂，四下逐漸昏暗下來！

那遙遠的地方，垂下了一條，拉電燈的帶子。如果能拉住它，地下室在瞬間，火光通明，不必再懼怕”黑夜“了！……但是如今的他，已經不可能了！因爲他「太小」了！以他，現在的身高來說，那個有「電燈」開關用帶子而言，「它」是約「五百呎」高一樣的地方了！

史克德的前面，放個大型電冰箱，他抬頭仰望它。這個電冰箱是以前的主人遺留下來的，它有如百年之前的「傑作」有隔世之感。

其實，這個”事情“是發生於僅僅五個月前的事，在這”超巨型電冰箱“的上頭，放有個「餅盒」那個裏頭還記得留些”餅乾“這個餅盒是史克德在以前”丟上去“的，這件事，好像曩昔的事。

不！不！”曩昔“的事，這種形容的方法，不太合邏輯了！記得幾天前，不！不！不！幾個月前的前的事。

他被"幻像"苦腦著，不是我在「縮小」不！不！是世界正在擴展開來的，時鐘也正在"慢行"著，直覺上不得不這麼樣！矛盾的心緒油然而生。

這些幻象，倒可以拋開一邊，目前必須先解決的是—解決饑餓問題了！在電冰箱上端的「餅乾」要竭精殫慮，去得到它。不然和生命攸關，眼巴巴地，看著自己餓死嗎？史克德抬頭仰望，那平而不知邊際的，聳立的"冰箱"門壁，看著……束手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！正在發呆的當兒，忽然，從油爐裏冒出火焰來，轟隆！轟隆！怒吼的聲音，震天動地。

他幾乎暈厥過去，在肚子裏下個力氣，忍耐著脚部的麻痺，不知自己的命運在旦夕之間……

夜幕低垂了，地下室，在頓時成了「高山叢林」它撿來了一塊布，給折成兩折後，在中間開個能穿個頭進去的，給穿好，像帳篷的這種衣服實際不足以「禦寒」。

史克德戰慄著，去探看"蒸汽鍋"的下面。

從裏面傳來了「咯！咯！」的聲響，在這個當兒，在上面掠過一個"黑影"……「啊！那個蜘蛛！……」史克德，確認是那個東西，他的防禦本能，使得他不得不跑起來

。一口氣跑到蒸汽鍋的下面，把棄置在鍋邊的厚紙盒蓋子一拖，給蓋在全身上面"蒙身"睡了！過了一會兒。這個紙盒蓋，似乎正燒了，焦味兒彌漫於"屋"裏。史克德感到自己被焚一般。

環境的恐怖，使它忘却了肚子咕嚕咕嚕作響！那冰箱上端的"餅乾"等待明天再想辦法去取「它」來吃，現在，只好躺下來「睡」睡得飽就夠了！

五呎四吋時的回憶

現在，家用車是由露伊斯來駕駛了！史克德却深深地靠在倚背，發呆似地看著外面……心情很沈重。

他已經辦好了"出院手續"離開了！他的出院，並不是表明他的病已"痊癒"了，院方「群醫」束手無措，在委婉的勸導下"這"他離開醫院！

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，因爲"財力"已經不堪負荷了！

在這個當兒，他的眼前却忽然浮現出"露伊斯"進入病房那刹那的臉兒……他已經厭惡自己了！那一天，在測量之下，得知史克德已經比她矮了四吋，不得不驚慌起來！……

「好啊！死掉好啦！……」

史克德凝視著前方，大聲喊道。

「為什麼要悲觀！不要自暴自棄呀！……」

其實，她喉嚨的肌肉都痙攣著。

「算了！都是我不好！自個兒出院來……」

史克德把話說了「半截」，喉頭似乎哽住了，沈重的心情，溢於言表。

「我必須有肚的呀！所以我願意到外頭找工作去……錢，我想，我有自信籌借它出來！……」

「勞累妳去工作，這也不是辦法呀！……而且那些要錢的大夫，連我的病因也查不出其究竟，那能"對症下藥"這一定是徒勞的呀……沒有希望了！……」

「史克德！那些醫師說過了嗎？你的病，需要幾個月的功夫才能見效……檢查方面

也還沒完全做好！所以你……你這悲觀是不對的啊！……」

「但是，事實證明了呀！他們拿我無可奈何……他們竟把我當玩具，當試驗品，他們在心底下，一定想著，醫院裏來個新的"玩藝兒"縮短的人，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……他們一定為我"慶幸"呀！」

「但是……在醫院的人，都說醫師們都一流的？」

「所以，他們對患者也很苛刻，醫藥費也"一流"的呀！如果要把我當做"試驗品"那不要取我們的錢才對呀！豈可再付錢！……」

在駕駛臺上的露伊斯，沈默下來，史克德從旁邊偷偷地看她一眼，顯得很刷白。

「妳可知道！蛋白質的檢查，基礎代謝的測驗……令人煩死了！吃下了放射性碘素，巴留姆……有什麼好處，沒有一點幫助！……

妳很幸福……沒有患過必須檢查的病，檢查，測驗，幾乎和拷問一樣呀！……妳看！結果怎麼樣，等於零嗎？費了幾千塊錢，結果是這樣……」

史克德，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！憤怒填膺，最後嘆個大口氣，靠下椅背去，把眼睛閉下來……不覺地那甜美的西海洋—加里福尼亞—的生活，浮現眼前。

雖然很平凡，但是那是美滿，又幸福的日子。

爲了謀求發展，爲了和東部的哥哥，携手合作，到東岸來，結果不能如願……假使沒有來東岸，也許，現在是幸福的呀……但是後悔也來不及了！

翌天早晨，郵差送來了幾封信來，其中一封信是由人壽保險公司的申請書，……史克德，拿在手裏，絕望之餘，把它撕成片段，丟進紙屑箱去。

……

隔了幾天，史克德乘著車，拜訪母親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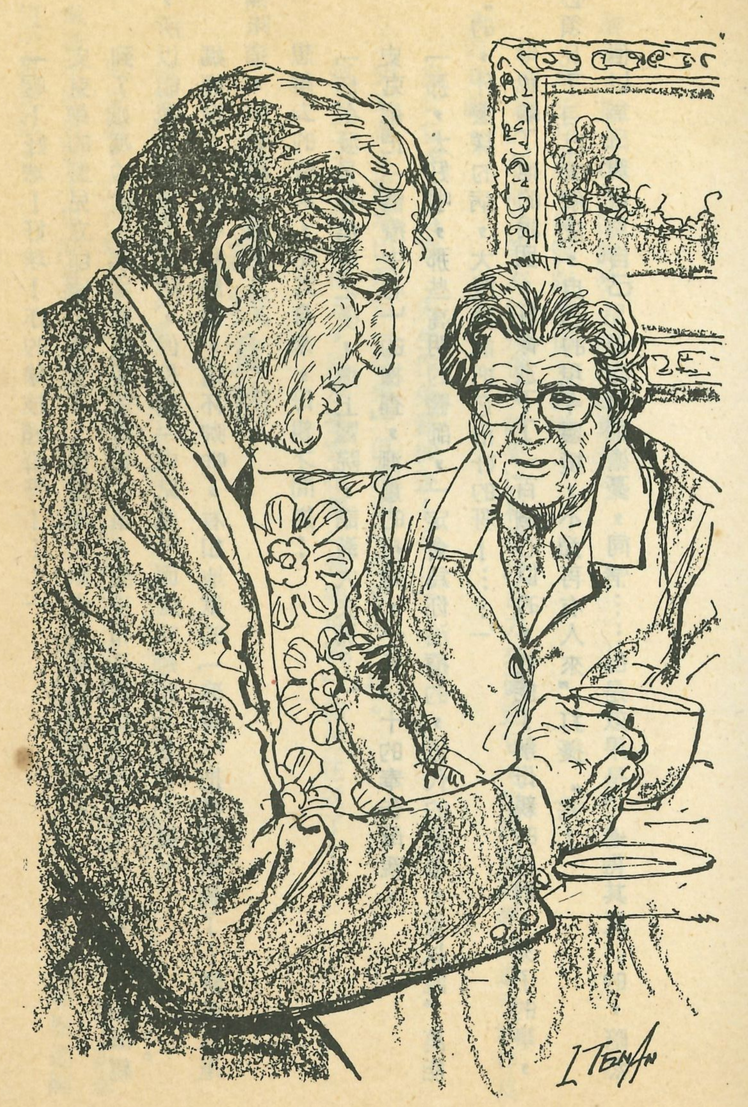
車子開向"布爾克林"街，母親的住宅途中。他一路焦立不安。

在馬路上，兩個少年人正在投擲球，練習棒球，一個少年給接落之後，球兒跑到他脚下來！

「喂！你！把球給丟過來！好不好！……」

北邊的少年，大聲喊過來。

因個子太小了！被看做「小孩子」這對他的衝擊太大了。但是，爲了試試自己的體力，把球撿起來之後，盡平生的力氣給擲回去。



「喔！好球！好球！你的球技超群呀！……」
史克德的臉兒立即變了鐵青了，但是他，默默地離他們而去。
到了媽媽的家，媽媽直提麥帝哥哥的事。說麥帝哥哥能按月送了「養老金」給母親，所以能勉強維持了生活。但是對「史克德」面臨的難題卻隻字不提。
媽媽送上了咖啡和餅乾，這杯咖啡，有如地獄的「滾湯」把喉嚨給燒了！餅乾則毫無味道，如嚼蠟一般。
想離去的時候，站其身來，母親才問道：
「你在發見那個事之後，還上醫院，請教大夫嗎？」
史克德把「醫療中心」的檢查，測量的經過，一五一十的奉告母親。
「那，太好啦，那些高明的醫師，一定會為你治療的，近代的醫學，可以說”萬能“的，什麼樣的病，大概都能把它治好的呀！……」
母親聽了他的說明，好像放下了一百個心似的，他能了解母親的心理，兒子的事，必須兒子自己去解決，自己的現今環境，不願再有人來”打擾“呢！
他以為母親會為自己兒子的病而擔憂，同情……但是效果是”適得其反“的，暗然

神傷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回到家裏去。
隔天早晨，從醫院來信，寫道：
「您的症狀是罕有的病例，如果以科學的能力來研究它，也許對醫學的進步將作莫大的貢獻。
為此我們，將為　先生作免費檢查！……」
史克德，雖然已知道「結果」但是還是願意走一趟。
經過三天的詳細檢查，還是被宣布為「無藥可救」徒勞往返了！

為了尋找食物

一覺醒來，紙盒下，還是一片昏暗，但是我的本能告訴我，時刻已經是黎明了。
史克德，從海綿墊的床，仰起身來。輕輕地把紙盒的蓋子，從床上”推開“，在紙盒蓋子的外頭，也許有那可怕的”黑色未亡人“—巨型毒蜘蛛—藏匿著，向我相機進剿也不可逆料。

昨個兒晚上，隱約聽見，牠用牠那恐怖的脚去，試試想鈎掉紙盒蓋子。
史克德，他由泥磚給滑下來，走到木尺旁邊去，這條木尺，倚靠於一輛漂亮的黃色割草機輪邊。
他把身體給靠在木尺，手給放到頭上，走開看看，自己的高度，却剩下「七分之五吋」吧了！被送進這地下室以來叵五個星期，他雖然幾度想開溜出去，但是全都歸於失敗了！
令人悲哀，如今，身高已經“縮短”爲「原長」的六分之一吧了！
外頭下著滂沱大雨，灰色的光線，射進窗子來，那毒蜘蛛却沒有顯身來。他走到水泥製的階梯去。這一階，足足有十二吋高，在階梯的盡頭處有“幫浦”和水槽。
史克德，藉著自己造成的「絲梯」向下滑去，這個階梯，雖說十二吋，就他目前的身高而言，這是等於百呎高了！「絲梯」一直搖幌，一搖，一幌時，爲了不使自己的身子給撞上「泥牆」以拳頭去擋住它。
但是下完了十二吋的泥壁，拳頭上已經“遍體鱗傷”了！皮破血流。
下到「地面」走到水槽邊，掬起冷水來洗臉，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才把手給弄上

裁縫用手指套去，依「縮短率」而言，也許兩天之後，沒法兒給弄上水槽了吧！
喝的水夠冷了！冷得把牙齒的神經都凍痛了！
洗了臉兒，喝了水，再循著原路線回去，手抓「絲梯」仰望上去。這絲梯，有如“粗繩”邊爬邊看了上面，想到，不再幾天，就無法再使用這「粗繩」大的絲梯了！
如果現在一那隻蜘蛛，出現於頭上，來不及躲藏，這是不待贅言的。想及於此，他不覺戰慄起來，喉嚨因恐怖，或緊張……不知其因了，水分全給乾涸。
很僥倖，這次並不見那恐怖毒蜘蛛的，終於爬「階梯」上來。他走過巨大的橡皮管邊，穿越有如「樹幹」大的掃帚柄旁，向電冰箱方向去。
就目前「七分之五吋」高的史克德而言，這個電冰箱，是大約有十層高的高樓大廈了，它的頂端幾乎聳立於雲霄般地。
飢腸轆轆，餓得幾乎無法忍耐，胃腸時予痙攣，他抬頭仰望上去，冰箱眞是夠高了。聳立雲間，那頭上放有一盒「餅盒」如果能取到它“民生”問題就迎刄而解，但是目前的情況而言，要取得它，這是難中難的事了！要眼巴巴地看著自己“坐以待斃”嗎？
棚架上的「麪包」沒有意思向那個方向走去，雖然飢餓到極點，也不得不防備，隨

時會來襲的那毒蜘蛛，蜘蛛的恐怖當然比飢餓來得大。

史克德想過了爬冰箱去的幾道辦法，不過任何一道辦法，都是「不易實現」。

其一是，倚靠在水槽邊的木梯給爬上「割草機」輪上，跳到水槽，然後又順著槽沿走到盡頭，再跳上壘在水槽邊的紙盒堆上。到此就，還有一段距離吧了！

這最後一段路程才是冒險的地段，那個衣箱，又“高”又大，但是必須跳上去之後，利用由冰箱垂下的“大繩索”給攀登而上，這就可到「穀倉」去。

還有一道，比較可靠的路線，那是冰箱旁邊的「組合式桌子」的桌脚，利用它攀高之後，到桌子面上，然後又跳上紙盒箱上，以後就和前一法，採取同樣路線。

這只不過是「路線」但是要攀高，必須有「脚臺」這個「脚臺」又是令人傷腦筋的事。

它從「石油桶」下面的大紙盒裏，覓出一個裁縫箱，翻箱倒櫃之後，找出一枝「大頭針」來，這隻大頭針拿在右手，威風凛凛，有如中世紀的「騎士」眞是中世紀騎士的縮影。

有了「大頭針」之後，又從裁縫箱裏取出有如桶大的「大絲輪」抽出八吋左右的絲

線來。他把這條八吋絲線給捲在「手臂」大小的木片上去！

這樣「攀登用工具」給造成了。

那個組合式桌子，以「格子式小木棒」編成，倖是打算用木片給投上去之後，使之鈎住於格子上，絲線就垂下來，藉這個垂下的絲線來攀登上去的。

因爲「高度」很高，只要反覆做了十來次就可以登高，但是它是有個「冒險性」在這十來次的「反覆爬升」活動中，如果是體力不支，會怎麼樣？一定會墜地而死！這是很顯然的，可以預見的事實。

上了桌上之後，和冰箱之間，還有一段「間隔」史克德而言，這是「千仞深壑」了！如果能躍過這個“鬼門關”這就可以暫時解決「民生問題」了！

它盡了平生的力氣，往冰箱上跳，把眼睛閉上，……「助跑」之後一躍而上。

果然，不錯，雖然盡平生力氣，一躍而去，但是，脚給踩上冰箱邊，在這個時候，身翻了，落在空中，向地板“加速度”地墜落下去。

「啊！……」一個尖叫聲，求生的本能，使他伸出手臂來，盡力去想拉住東西，很僥倖，他給拉住不知什麼東西，在恐懼中，把眼睛打開來看，自己的手給拉住於冰箱的

「門柱」。
　但是仔細一看，拉住的並不是冰箱的門柱，是「油漆桶」的人工把手，……這次的〞空中飛人〝演出技術，端賴於慈雲庇佑，否則這一墜，一定〞撒手西歸〝了！
　史克德，恢復鎮靜了，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向上爬，到上端的時候，已經精疲力竭！
　到上端，雖然幾乎「不省人事」，但是克服了一切困難的滿足感，使他在心坎裏點燃了「希望」的火光。
　「嘿！成功了！……」
　史克德不覺地喊叫道。
　他恢復的力氣之後，給站上來，封緘處已開的這盒餅箱，伸踵探一看，手脚都酥軟了。
　盒裏的餅乾都腐朽了，發著霉，它已經不能「入口」箱子裏不僅發著霉，而且，蜘蛛網滿盒。這個「餅盒」的上面是廚房的流理臺，從排水管的裂痕，露了水，一滴滴地滴下來。

　史克德給這情情景楞住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找到的竟是不能入口的「餅乾」。這樣，〞坐以待斃〝之外沒有他途可循，……經過了片刻的靜默，失望……自己也感到，事至如今，已無法再如何了！既然「無計可施」又走上「窮途末路」天要滅亡，那有辦法？……
　一切都看破了！坐在「鐵板」上，只等待死神來「迎接」上「天國」去……
　但是現實又另一回事，肚子餓得一直疼痛起來，喉嚨乾涸得幾乎要裂了！這個利那，不知那來的勇氣，自言自語地喊道：
　「混蛋！如此就降伏！怎麼行！……」
　史克德咬緊了牙根，府看箱底下，他利用油紙，滑到餅盒的箱底下去。
　「在這發霉的餅盒中，一定也有幾塊好的呀！……」
　他把餅屑撿起一塊，這餅乾却很脆弱，在他的手中被〞抓碎〝了！已成了糊狀的餅乾，放著難予形容的味道，令人嘔吐，史克德噁心了幾下。
　他還是不氣餒，再找別的餅乾去，雖然個個都發著青色的黴，但是還沒含有大量的水份，史克德把餅乾上的黴給輕輕地拭去，為了「止飢」屏住了呼吸，把餅屑送進口裏

去。……

「哇！……」可不得了，胸部立即起了反應，有灼燒般的疼痛，忍住了這一刻，等待不再噁心的時候，想把餅屑囫圇吞下，但是到底是沒有辦法的。

史克德在一氣之下，把所有的餅乾給踢了，這些「陳年」的發霉餅乾，不堪一踢，都被粉碎無遺，他氣憤極了！惡言拳加，餅盒中"煙霧瀰漫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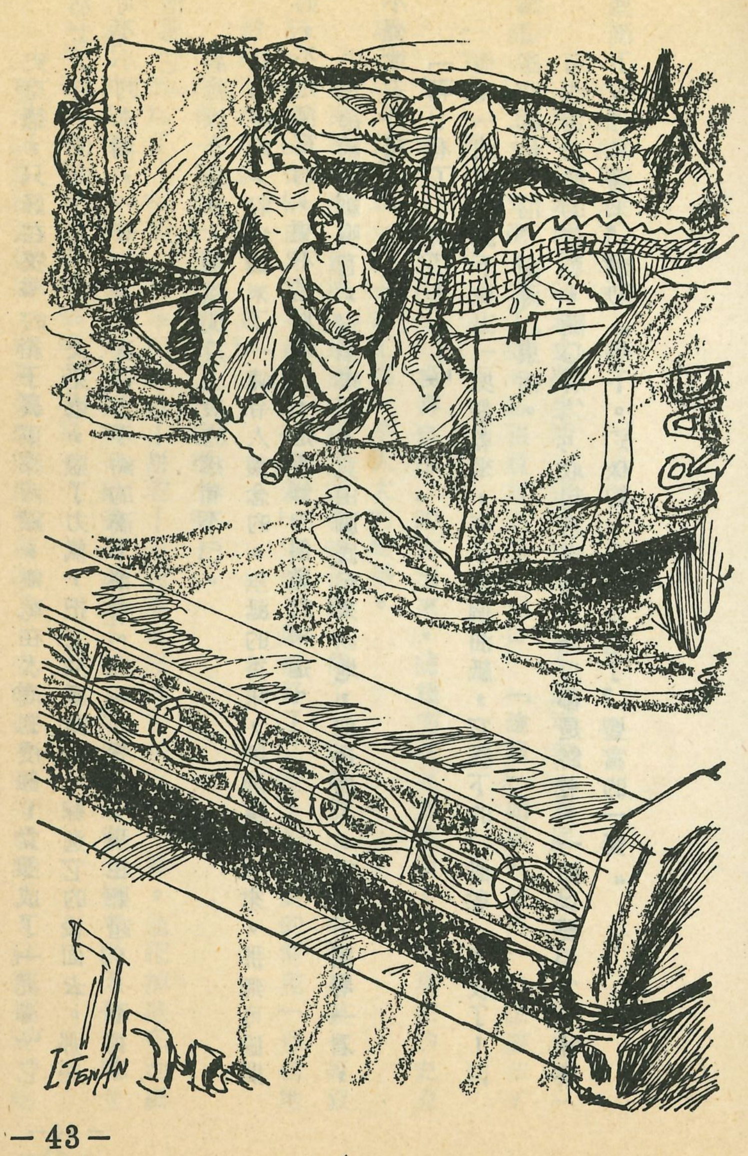
他剛剛「沽下去」的勇氣，又頓時銷沈了。走到紙壁旁的油紙，把頭兒埋於其中，……自個兒感覺到心悸亢進。已經耐不住了！無名火不知冒了幾十丈，處處受了打擊，這樣一來，只好坐以待斃吧了！

在這個剎那，從那邊傳來了不知什麼的聲響。

這正是告知「危機」的信號。由本能得知「紅燈」亮了！它由那個地方立即退舍三避。史克德的身上，被一片玻璃打中而碎了，感到非常疼痛。

接著「第二彈」這顆彈却"射中"他的脚甲上。其他的玻璃碎片，却發著閃光，揷進餅乾去，被吸收了！

「啊！水滴呀！由上面滴下的！……」



史克德，只好在狹窄的箱子裏東躲西藏，餅乾在水滴的浸蝕，立即成了「泥濘」它沾上了身，使來往甚不便。史克德，盡了力氣，把它油紙撕開，躲進它的後面去。那些可不小的水滴，一直滴答！滴答！不斷的滴下餅盒。悅耳的聲音，現在聽起來，不得不憎惡它。

肩膀以至脚部，被鐵槌打上般的疼痛不已。

在這時候，忽然飄來了一陣令人懷念的，垂涎的香味，陣陣撲鼻而來。那無可置疑的，不是發霉的，更不是腐爛的，是新鮮的餅乾的味道。

史克德給仔細嗅它，這個味道，竟由脚底起來似地，他拚命了，把四下翻尋一看，不覺地尖叫起來。

「啊！有了！有了！……」

他從「油紙」底下檢出一塊餅乾來，有了這個油紙，它底下的〝餅乾〞得救了！因爲這些油紙是不怕〝潮濕〞東西。

這些還新鮮的餅乾，隨心所欲的取起來吃它，滿口都是餅乾，一面以雙手掌，捧那些滴下來的水滴來〝幫助〞嚥下。這樣約十分鐘—過了〝豐富的一餐〞

心緒給穩定下來。

這樣，在水滴下的紙盒裏生活，這個地方，並不是可做「長居」的地方，而且是「高山」上。史克德，想了想，必須脫離這個「虎口」「險境」如果沒有快一點想辦法，一定會「葬身餅盒中。

爲了求生，他想出了〝投奔自由〞的方法來。這種方法甚爲簡單，但是現在的史克德來說，這又是一件「大工程」是天大的難事。

史克德想盡了辦法，用脚去踢了柔韌的油紙，倦了，以他那小小的拳頭打破，撕破它，爲自己在餅盒外頭「建」個「脚臺」這些工事做好了之後，把盒裏的餅乾一個個地給拖出來之後，往下「丟」

這種「搬糧」工作約費了一個把小時。

他爲了〝搜括〞更多的糧食—餅乾—走到油紙後面去給巡禮一番，他把掉落在油紙底下的餅塊，餅屑……一一收拾後，給丟到冰箱下的「廣場」這樣大概有兩天份的糧食，可以維持生命，自己感到很滿意。

如果這批糧食告罄，打算到時候再想辦法了。史克德，在這環境下，只得過著〝吃

一天算一天”的生活。

史克德，把油紙撕下一大塊，用它來包裹「餅乾」用塑膠繩給捆綁妥當之後，必須由電冰箱的「懸崖」上丟下去。他本來想一片片丟下，但是這樣「損失」太大了。一片片都是維持生命所必需，豈可浪費。

他把它捆綁之後，認爲如果，捆綁的繩子鬆了，散亂在地板上也只要再搜集一下，事情就容易解決了！他主意拿定，決定這樣做。

但是，爲了滴下來的水滴，他身上的「碰臼式衣裳」（註：南美人用的外套式披衣）已經濕淋淋了，成個落湯雞，感覺到有些「冷意」。

爲了取暖，爲了確保糧食，爲了自己的安全，不能彷徨，不能猶豫了……他以熟練的手法，把它捆成「包」之後，連拖帶拉，把它帶到冰箱的「懸崖」邊去，然後準備給踢下那「懸崖」下的廣場。

那“包”兩天份的糧食，「隆」的一聲響，掉落在「廣場」—地板上，史克德，聳著耳朵聽著回聲，他笑了，是勝利的鬨聲，歡呼聲，這「包裹」由懸崖上掉落在「千仞」的溝壑下，並沒有鬆。

搜集糧食工作告一段落，想歇歇一會兒再下「山」去。忽然，見了覆蓋在冰箱頂端的一張舊報紙。被排水管的水滴，那些活字已經有些模糊，但是由字面還窺見得出它的全貌，它是「紐約．環球郵報」

它把它瀏覽一看，竟有一件自己的「記事」一則。史克德，看了這段記事，想起“那一天”有報社的新聞記者來訪的「往事」。

現在—這些都是成了「歷史」的陳跡。

四呎八吋時的回憶

麥帝哥哥，把史克德的「縮短性怪病」前古未曾有的罕例病症，告訴一個他的摯友。他又給傳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如火燒遼原，在幾天之中，如“公諸於世”般地，各地方的報館都派了記者，川流不息的來採訪。

有的報館，竟提出「條件」如果願意「接見記者」的話，可以致贈一份不薄的禮。

就史克德的環境而言，現在是“需款孔急”的時候，醫療中心的「免費檢查」過了

，但是起初的檢查費，測驗費是可觀的。向麥帝哥哥那裏借來的五百塊錢，臻今尚未償還。

加上，由西部的洛杉磯，舉家遷到此地—美國東岸—因水土不服，害了幾次病，這些醫藥費也費了不少。

但是，史克德，對自己患了「縮短病」這罕有的病例，憤怒了，悲嘆不已。眼看著悲劇的「開幕」情緒不穩，一切的見聞都〝觸怒〞了他，自個兒想，世上的人都嘲笑他似的，由後面指著他般地……

在這種理念下，把記者們要〝拒於門外〞這是必然結果。

「我要拒絕！叫他們給我滾蛋！他們存心要把我當做笑柄呀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這位賢妻良母型的婦人，却以溫柔的口吻告訴他，是不是爲了解決目前的困難〝遷就〞於他們……

賢妻的苦口婆心敦勸，還是受了她一〝有力〞的反駁：

「妳的意思是，如果爲了家庭的話，一切都可以犧牲！……是嗎？這太不像話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那情緒，已經暴躁到了極點，見人便「咬」雖然知道，答了這些話是不理智的，不是聰明之舉。但是抑壓不住自己的心緒。

——

那是一個攝影記者來訪的那一天的事兒。

「史先生，您能不能給裝扮那雙鞋子還能穿，那〝時代〞的臉兒，給擺出姿態來，讓我拍一張照……」

史克德，爲了「生活」不得不從命，穿上如「航空母艦」大的鞋子，站立起來。麥帝哥哥則參加了「測量工作」把布尺給取來，站在他的身邊，表示著，史克德的「原身高」……

「紐約•環球郵報」上，每天文圖並茂的「縮短人」記事，佔去了廣大的篇幅。他們那些〝愛管閒事〞的人們，手法很妙，並沒有採取「報導」新聞方式，而是以「趣味」的方式作報導。

社會上的一般習俗，太可怕了！在三天之內，這個〝環球郵報〞銷售份量「直線上昇」由六十萬份，打破了百萬份之譜。

在大街小巷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以「縮短病」爲題材，做茶餘飯後的題材。史克德的收入，和他精神上的苦痛恰巧成〝反比例〞晚上不能安睡，翻來覆去，公雞的叫更聲，叫曉聲，一一可聽見。

但是，「人」到底是理智的，以理智衡諸之，加上戚友的敦勸下，他終於接受「勸告」和報館方面訂下了「賣身契」

史克德，終於屈服在「現實生活」的深淵之前。

不僅是環球郵報，看了他們的報導，廣播電臺，電視臺，戲院，夜總會……無不一一「邀請」他到他們的「營業場所」去，做他們的「搖錢樹」週刊，半月刊，月刊……等雜誌社記者也川流不息的來訪，想取得第一手資料……

自從「事情鬧大」之後，史克德的家，打從早晨就人山人海……都是那些「愛管閒事」的人們，這些「觀衆」竟有人帶來「簽名册」要求簽名留念的也不乏其人。

還有……一些不知何種教的篤信者，寫信來安慰的，勸告〝信教〞的，親自來訪的，逼得史克德應接不暇。

「史先生，您的這種〝縮短病〞如果能信奉我的教，一定可以痊癒的……下次的集

會請光臨參加……」

傳教士的心腸是善良的。苦口婆心，循循善誘……但是這些行爲都不被史克德接受。反而被〝斥責〞這當然是他患的縮短病而產生的恐怖，自暴自棄來的，不待言。

——

有一天發生了家人的一場「不愉快事件」

麥帝哥哥的太太—蒂莉—來訪，站在史克德的後面，和他的妻子，露伊斯耳語，史克德回頭給怒吼了！

「妳們的談話，我聽見了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

「妳們破口罵人呀！罵著我呀！……」

「沒有呀！我們妯娌正談我們的私事呀！……」

「不要欺人太甚！我不是聾子呀！全給聽得一清二楚呀！妳們還說沒罵我！……」

「你說我說謊呀！不要信口開河呀！……」

「不要說了！罵人家，還要賴呢！……」

「你這個人，眞沒有意思……你不要仗著你是先生的弟弟……就要耀武揚威，……」

「當然呀！妳也不要以爲，是個董事長太太就仗勢凌人呀！稍加以檢點……不然……」

由此舌戰，得知〞史克德〝有時已經失去了理智，有如「一見人便咬」的瘋狗了，也許爲了他的縮短病，可以幾分讓步，但是幾乎失去理智的，見人就咬的瘋狗態度，誰再能「容忍」。

史克德的暴躁脾氣〞持續〝了一沙相當長的時間。

——

麥帝哥哥，在這一件「嫂叔舌戰」之後，第二天，把史克德給請到「董事長」室來，他却「理直氣壯」要來「挑戰」的姿態，把〞麥帝董事長〝凝視著不放。麥帝哥哥却容忍了一切，以溫和的口吻，侃侃地談來。

「我本來是不想開口的，……不過希望你，能夠檢驗得出眞正的病因，才離家而去……你的心境，我是十分了解的，處境—我更同情你的，……

何況，我們有手足之情……在目前的情況下，工作也無法放手去做了吧！……」

麥帝哥哥的話未完……他打揷道：

「你的意思是要把我趕走……是不是！……」

「開玩笑！誰說要把你開革掉！你的薪水！照付呀！不過不能和現在一樣多，……但是我可以付給你足以生活的費用……不久，政府的貸款也可能順利通過……如果貸款通過了，週轉就靈活多了！……」

回憶……很多很多的回憶，如走馬燈般地廻轉著……有一件啼笑皆非的「回憶」那是到麥帝哥哥給「說清楚」回來之後的一天。回到了家裏，家裏一片寂靜，鴉雀無聲。露伊斯和貝斯，母女到街上購物去。

史克德，自個兒坐在床邊，在兩脚前後交替搖動著。

他忽然看到前面，那衣櫥，他不知什麼興趣使他站立起來，走向前面去，把門扉一看，裏面有幾件老舊的西裝「垂吊」著。

他把椅子給搬過來，做踏臺，取下一套西裝來，試穿它看看。穿好之後，……

站到西洋鏡前面，那個「樣子」幾乎想學「爸爸」模樣的孩子一般，不合身的衣服

，手臂也無法露出袖口來，……這套衣服，數個月前是「定做」而合身的。

他啼笑皆非，史克德的喉嚨突出了。戰慄的嘴唇，沒有人的屋子裏，只有他啼笑皆非的囘聲。

在鏡子裏的史克德，竟以淚洗面，他把袖子給前後擺看看，在鏡子裏的「稻草人」如被風吹動似的，動著他的身子。

這個〞自己〝的樣子太可笑了，他放聲大笑，笑！笑！笑夠了！突然間，肚子給疼起來。

這眞是天下第一〞傑作〝。

他不知想到什麼？在屋子裏，婆娑起舞，把整個屋子裏給繞了幾圈，但是感到呼吸困難，體力不支……終於倒在地板上，氣喘如牛……

第二次襲擊

史克德把「舊報紙」看厭了！囘到〞繩索〝邊來，順著它下到「冰箱」下來。

這條繩索太長了，不到〞半路〝他的手臂感到有些疼痛。到底到什麼地方，這個苦痛就會解開？……乾脆把手放了……這樣的話，如餅乾包一般，在床上彈一下，可輕鬆的著地了吧！我怎麼不這麼做？……

正在想的當兒，不覺地脚底下踩上了「地板」，穿上以小繩子編好的涼鞋。下到「溝壑」下的「平地」必得先做的是把那辛苦得來的「兩天份糧食」給搬運到「安全」的地方。然後，把濕淋淋的衣服給脫去，躲進海綿墊所造成的「床」裏去，先吃個溫飽之後，蒙頭睡大覺。

爲確保「糧食」爬下冰箱去取那些「餅乾」差點，把一條老命給丟了。現在，要把那包「餅包」帶到存放的場所，又是個大問題，他以一個人的力量要來推動它，這個當然不易辦到的事。

他只好使用「連拖帶拉」的方式，把餅包拖拉，但是「太重」了，拖了數碼就停下來歇歇，整理了自己的呼吸，通過了那巨大的桌子。又穿過盤踞著的水管旁，又拖過割草機與大梯子邊，終於到了「蒸汽鍋」旁來。

最後的二十五碼，史克德，彎著背，把「餅包」拼命拖著「它」走，再幾碼就到那

溫援的床鋪邊了！

咬緊牙根，終於到泥磚下，……「人生，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獲」不知什麼心血，他自個兒自言自語道，自勉呢！……」

其實他夠疲倦了！

不覺地，又停住脚步，上頭好像有一陣陰影，猛然抬頭一看，「啊！黑蜘蛛呀！……

……」定神一看，牠爬在泥磚上端，虎視眈眈，凝視著這邊來，……在這刹那，他和牠的視線「合致」了！史克德被牠的威力嚇住似地！”呆立如木雞“的站住，動彈不得。牠把牠的尖銳脚給向前爬動，大大如坦克車一般大的軀幹也隨著它前進，……突然地，牠一躍而下，把自己掉到泥磚的「通路」來。

「薩！」一聲響，笨重的東西，掉落的聲音，史克德意識到，牠原來就是埋伏著的呀！

他在這面臨大敵的當兒，陷入恐怖、戰慄中……為了逃避這個突如奇來的「災難」敏捷地旋踵，就向隧道方面跑……但是那毒蜘蛛却鍥而不捨地一步步追上來……沒辦法

躲到水管下去了！

如何躲進水管山裏，立即被發見，被拖出來，給「五馬分屍」！

史克德的防禦本能，不得不使他盡了平生的力氣跑，他想到，前面的大紙盒裏，有塊「布」那塊布太厚了！如果能躲在那塊布裏，把自己裹住，也許能逃避牠毒牙的「侵害」保住了自己的生命？……

他向前「加鞭」怒力向前跑，脚下的涼鞋發著聲響，衣服都飛揚了！喉嚨則幾乎裂開似地。

在前頭有個石油槽，史克德，跑進油槽的那邊去，毒蜘蛛，已逼近五碼後頭了！他看！一條「粗繩」由上面垂下來，跳上去抓住之後，以「泰山式」的「渡木法」把脚一跳，利用其「反動」的力量，作個「空中飛人」的動作。

這一動，很妙，也許天要他「勇敢的活下去」一飛，飛進大紙盒裏，把脚給”衝“進去。

「布！」一聲響！他很僥倖地掉進厚布上去……他很快，把布纏身，從洞口中，探出頭來，看看毒蜘蛛的動靜。牠竟以長脚給鈎著”卡薩！卡薩！“發著紙盒聲！

他想站起來，但是，被布角絆倒了！在這個時候，巨大身子的毒蜘蛛出現於紙盒的洞穴，以笨重的脚步，一步步，向這邊逼近！

……沒有站起來的時間，千鈞一髮，……史克德連爬帶滾，拚命逃了！從躲進古衣的袖口中，……但是連這個空檔都沒有了！蜘蛛在後頭咫尺之間。

「啊！……」他尖叫，牠的鈎脚竟鈎上史克德的脚踝上來，他的防禦本能，使他不得不掙扎，他一躍而上，跳進裁縫箱裏面去！蜘蛛還是從後頭追著上來，又把長脚給伸過來。

在此時，他忽然抓住一根「鐵棒」回頭一看！竟是一根大頭針，史克德兩手抓住它，盡平生的力氣，向前衝去，是一場心驚肉跳的肉搏戰。

他向前"衝"本來力量是不夠的，但是蜘蛛自己向這邊猛撲過來，這衝與撲的兩種力量，合為一股，這下可不得了！……

毒蜘蛛向後倒退了幾步，採取「撲」的攻勢，史克德，再盡了所有的力氣，把大頭針給刺上去，很妙，這一「針」又刺上牠的身上去。但是"牠"以牠全都刺的「毛脚」猛撲過來，好在，落空了，只掠過臉邊而去。

「混蛋！呀！……死掉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邊喊邊猛衝過去，渾身解數揮著「棒」但是牠還是沒有倒在他的「棒」下。倒退在數碼遠地方的古衣上彷徨著……我看牠，怎麼不去找"餌"吃。

這個毒蜘蛛，相當狡猾，但是，牠到底「學了」。史克德，把「大頭矛」一大頭針給衝出去，牠就往後退了！

史克德，他拖著「大頭矛」跟勁敵作殊死戰，他盯住牠的一舉手，一投足，不敢掉以輕心……

緊張過度了吧！頰、手、足……各部都感到一陣疼痛。兩者一人畜之間，不知凝視了多久，對峙了多久了，在僵持下……不知為什麼？牠忽然銷形匿跡。

他勉強支撐著身子，給站上來，脚部有痳痺現象，汽油爐，被點燃了火，地下室隨著震動起來，手脚酥軟了沒辦法站立。

他給蹲下去，又坐上地板之後，把四下給詳細觀察一看，那隻蜘蛛，已經沒有牠的蹤影了！


PEN

雖然和牠周旋到底，渾身無力，但是有個”滿足感“使他綻口微笑了！因爲終能以自己的力量給打退了勁敵。

……但是可知道，那隻恐怖的毒蜘蛛是未死的，也許”埋伏“在蒸汽鍋爐底下，再突襲來也說不定，……

煩腦的事多了，如果說爲”戰爭“倦了，暫時”停戰“……我自己來說，糧食也只不過是兩天份，連吃的水也發生了問題。連穿的衣服也因日漸縮短的身長，必須改其長度。衣、食、水……等問題必須解決。

想及於此，眼前頓時昏暗下來，在何能才能從這裏逃出去，逃出這”人間地獄“。

史克德的一切都”絕望“了！到底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兒，回想起來，自悲劇”開幕“至今，幾乎每天過著「逃亡」的生活！

從那時起，他要從人，猫，禽獸……尤其是那可惡的毒蜘蛛的魔爪下，給逃離，才能保全於今天，也許這些原因作祟，對一切事的看法，做法都改變了，已經不合乎常態。從人生，從恐怖中……過著”逃亡“生活，如果長此以往，完全失去「人生的意義」了！

省察自己，目前的自己，却只爲了生活能而”奔波“毫無意義，和那些禽獸無異，無一是處……現在的史克德，完全不如那隻毒蜘蛛了。

因爲”蜘蛛“本身，不必過著從同類中過著逃亡的生活。只有爲了”求生存“這個本身就有”它“的意義嗎？史克德本身也不知道，怎麼去解釋它。

今個兒晚上，他決定不回「家」去，因爲那藏身匿形之處，極危險，乾脆在”裁縫箱“裏把身子給捲成了一”卷“睡了！像一顆眞珠似地。

三呎六吋時的回憶

出了波德威恩市，約兩公里的郊外，史克德的”福特牌“自用車車胎，在突然間爆炸！車子以相當大的衝給上下左右搖盪。

在不能控制的情況下，向貿易中心的牆壁猛衝過去，車子也”煞“了！把眼睛打開一看，他的双手還是放於駕駛盤上，心猶餘悸……

「混帳！怎麼爆炸了！滾蛋！……」

他怒吼了！

「電池也壞掉吧！引擎也壞掉吧！這種老爺車……混蛋……毀掉算啦！……」

他把自己檢驗一看，竟沒有一點兒損傷，邊慶幸自己的「無恙」但是……把眼睛閉下來……想：爲什麼〞命〝還是這麼大，怎麼沒有「車毀人亡」免得〞麻煩〝。

史克德，本身要下來換個輪胎，這已經是無能爲力的了！目前的身高，已縮成三呎六吋……使用「鐵人」把車子懸於空中，替車子換輪胎，已經沒有這種「能耐」了，因爲幾乎和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同高呢！

他把外衣的領子給聳起之後，下車去看個〞慘狀〝外頭還相當冷，雖然已經是五月天氣……

他把車子的輪胎，仔細看一下，刺上了三支三寸釘之後爆炸了！怪〞缺德〝的人，把它丟在馬路上，但是這些都無補於事了！必須趕緊搖電話請「汽車修理廠」的工人給請來，修理就對了！

但是他，到底感到這樣做是「不對」的。

……電話通了！服務就來……那些愛管閒事的工人……在修理中，一定會問長問短

，立即給〞傳出去〝說什麼──縮短的男人──是如何如何？……

也許在初見面的時間，不敢開口，但是在工作中……瞥了我一眼〞成人顏，孩子身〝一如馬戲團的〞矮小丑〝……他們，雖然沒有說得出口，但是在心底下是譏諷著，嘲笑著……這但還可「原諒」……

如果，他們多嘴，回家去之後，到處「宣染」這可不得了！新聞，雜誌的那些愛管閒事的「記者們」一定一窩蜂似地湧上來〞採訪〝最新消息。

或者，有的人裝著，表示他的關愛，同情，向我問話。

「這！你的家人也眞糟糕了吧！好呀！先生！不用擔心！一定和這一輛老爺車一般，會恢復的……

……想及於此……他把拿起來的〞話機〝給掛回去……在心坎裏道：「給陌生的人們同情我的處境怎麼行？……我才不！……」

史克德決心「棄車」回家去，把双手插進外衣的口袋裏，走了！決定回家去！

邊走邊想……和報館的「賣名契」，他是不後悔的，爲了家人，露伊思，貝斯母女倆的將來，現實的生活，不得不如此做！

他穿著「孩子」的衣服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向前走。

「喂！只有你一個人嗎？孩子！……」

一個口銜著煙斗，操著嘶啞聲音的人問話來！

他以爲我是個「小孩子」這樣倒對我有利，這樣他就不會爲了我的“身世”給問長問短了！

有一次，他邀請我，要我和“爸爸”一道來訪，請我看場很有意義的“電影文藝片”又有一次，在酒家喝酒，那個“調酒”的人，要我提出「身份證明」

「我要回家去的呀！……」

「路，還遠嗎？……」

這個人，看去，給人的印象是貌溫順，語誠懇，心地似乎善良的，這樣，也許不會被「識破」

「我家是鄰村，能讓我搭便車嗎？……」

「好呀！上來呢！……」

車中瀰漫著煙霧，威士忌的味道，史克德幾乎給窒息。

「好！出發呀！要出發前先點支煙……咽……火柴呢？」

「用米達錶邊的打火機就夠了吧！」

「喔！對！對！伯伯是喜歡聰明的孩子呀！……」

那個男人苦笑著，把打火機“卡咭！卡咭！”幾下，點著了，把打火機想給套回去，但是給露出於外，掉在“地板”去。這位伯伯彎下背撿它。車子也隨著歪了。

「喔！危險呀！我撿呀！」

伯伯把史克德的頭輕輕地拍打一下，說道：

「呀！做得很好！做得很好！……喔！對啦！你的家到底在那裏？那一條街？……」

「下一個村子呀！……」

他回答伯伯。

「喔！眞的！對！我的太太，叫“恩爾姑”她是個不像話的女人呀！不但會吸煙，連白天也喝酒……最近，我爲了公司的事出差去，回來的時候，她竟沒在家了！家裏沒人管理，到處是蜘蛛網，不管是電視，沙發椅，衣櫥……到處都蒙上一層厚

厚的沙塵……這個不守婦道的壞女人，捲了細軟，遠走高飛！……」

史克德聽了他〝酒後〞的真心話，脚都冷了一截，好像搭上了〝海賊船〞〝這位〞伯伯〝為了「女人」從言行中窺得知自暴自棄。

這樣一來，會不會在下一個村子裏，讓我下車就成了疑問，他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！伯伯接著道：

「……她在外面一定給另起爐灶，她也沒有回娘家去……她的母親以可怕的眼光看著我來！」

『你剛〝出差〞回來的呀！我那裏知道〝恩爾咭〞會到那裏去？她是妳的太太呀！俗語說：能生得其身，不能生其心……這是父母……你也懂得它的道理了吧！……』

她的辭鋒，相當銳，剛〝出差〞回來，喔！相當長的出差！……只有〝五百塊錢〞就弄進那邊〝兩年〞實在划不來！……我發誓，絕不再到那裏去了！……」

這位伯伯，從車墊下取出威士忌，再大大的喝它一口，剛剛看起來，似乎貌溫順，語誠懇，心腸善的伯伯，竟露出猙獰面目，臉色都變〝黑〞了！

史克德，暗吃驚，這個〝伯伯〞竟是剛「出獄」的竊盜犯，這樣不出息的男人，難怪！太太是會溜掉的。史克德想：如果沒有趕快設法，搭在這〝馬賊車〞上一定被〝誘拐〞賣掉，不然就是要為他效犬馬之勞。

「好寶寶呀！你今年幾歲？……是不是十二歲？喔！你的衣服是高貴的貨品呀！你爹！一定是有錢人家！……」

「伯伯！好了！我在此下車……」

「沒有關係！我們一塊兒到〝自由港市〞去，那個地方好熱鬧，也有跟男孩子玩的女孩子呀……多得很！……」

伯伯沒有把車煞的意思。

「還早得很，九時剛過一刻，伯伯的朋友也在，我的冰箱裏還有很多冰淇淋呀！………」

「喂！把車子停下來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終於怒吼了！這位伯伯看「小孩」發脾氣，用醉燻燻的眼睛去瞪他，一種不可思議的，可怕的臉兒：

「喂！喂！你這個〝寶寶〞好像大人的臉呀！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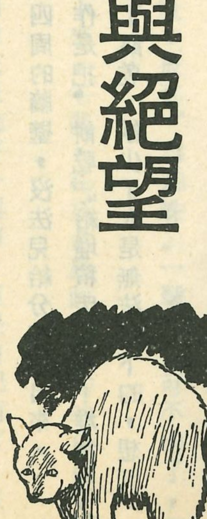
〝伯伯〞把車子停於馬路邊，想打開「車廂燈」在這剎那，史克德，很機警地打開了車門，跳出車外……

「喂！小孩子！等一下！……」

他却連回頭也不敢，向前飛也似地跑了！

第二章　恐怖與絕望

拖不動的大頭針



從裁縫箱的一隅，睡醒的他，想抓起丟在身旁的「矛」—大頭針。它曾經幫它〝擊退〞了大蜘蛛。但是……現在，却無法拿動它，可見又「縮短」了！或是「興奮」過度而抬不起它！

史克德，攀上裁縫箱的「高牆」越過被揉成一團的黑布，走到紙盒旁有〝洞〞的地方去。他爲了〝身懷武器〞把大矛—大頭針—給順便帶著去。但是「它」太笨重了。爲此，拖到〝洞口〞已經精疲力竭，渾身無力。

雖然，已經「渾身無力」但是在這個時候，毒蜘蛛出現。一定揮動這枝「大矛」跟牠「作殊死戰」具有很大的信心。

史克德，從洞口，探出頭去看看，四下的情景，沒有蜘蛛的蹤跡，氣喘也舒緩多了！

史克德，一時興趣勃然，把大頭針，給從「口」丟出去，「大矛」給一丟，轉到數碼的地方才停下來，他趕緊跑出紙盒，到「大頭針」的旁邊去。

唐突的，聽來“呻吟聲”—不如說吼叫聲，他趕緊抓起「大矛」採取守勢……聳著耳朵，給聽一看，原來是“幫浦”起動的聲音，史克德—對這個聲音，老是不敢“領教”太可怕了！

史克德，把閃閃發光的「大頭針—大矛」靠在腰部，拖動著，向蒸汽鍋爐那邊走去，走到那大如坦克的旁邊，他掃視四下，是不是那勁敵—毒蜘蛛，埋伏著，相機進剿。好像沒有在這個附近。

天色已經昏暗下來，地下室的窗子與四周的牆壁，沒法兒給分辨它出來。

回到「老家」的史克德，最先做的工作是把“餅乾”給堆積床頭了！堆積完之後，把“餅屑”給處理，一塊塊數著它吃。吃了餅乾，缺少了水是無法嚥下的，想到“幫浦”地方，但是懶得去。

又想，在這昏暗的屋子裏，如果從背後，被那“毒蜘蛛”一擊，這可不得了，不堪一擊。

在這當兒，睡魔頻催，眼睛幾乎合攏下來。午間，在紙盒裏睡個短暫的午覺，睡眠是不足的。

一種「想法」閃在腦裏。人說「死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但是自己而言，以七分之一時的速度，正縮短下去。假使到「零點」這也要叫「死亡」嗎？為自己的「死亡」發生了疑問。

史克德把頭埋伏在海綿上思量；如果我不會失去思考能力多好！……

忽然聽見了音樂。

在這地下室可聽到音樂，這是“大聞”聳著耳朵，仔細地聽聽看！這是由樓上傳來的。一定是露伊斯，打開收音機，給播放出來的，這一支曲是“布拉姆斯交響曲”。令人懷念的“古典音樂”史克德，洗耳恭聽，大約十分鐘光景……他嘆個大氣，幾乎不致動一下身子。

聽了這些音樂，不覺地又一個自信心，湧上心頭，無疑是證明「我」是「地球上人

類之一」因為還聽懂了音樂。只不過是「個子」太矮小了吧！

在上面，隔一層的世界裏，有露伊斯，貝斯母女在欣賞著美妙的旋律。「我」則不知被什麼“魔力”給縮短了，成了“陛下「人」”但是欣賞能力是相同的。

在“那時”沒有把“揚音器”開得大一點是無法聽到露伊斯……如今，收音機的聲響，幾乎把史克德的鼓膜給衝破！

她們母女，在飯後，舒舒服服地在客廳裏，享受最美的一刻……史克德不覺地叫“賢妻”露伊斯的名字幾下……但是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如一溜煙的回憶，增加自己，無限的痛苦吧了！

三呎一吋時的回憶

「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療中心」的檢查報告，送到手裏的時候，幾乎暈厥過去，但是他們的談話，一一清晰地可以聽見。

「這並不是“先天萎縮症”我們也確定他的身子，一天比一天在縮短……說到腦下

垂體也沒有“異常”。

先端也沒有“吉亞諾謝”皮膚也沒有青色斑點……性機能也保持著的……」

西爾巴博士以嘶啞的聲音報告道：

「醫療中心」為了檢查睪丸，副腎的機能，體內鉀量的平衡等，給檢查「尿」同時測定「克列亞丁」及「克列亞吉寧」的量。

結果，很快地被報告出來。

「史克德先生，你體內的砷量是（一）的，換句話「砷」這個成分逐漸減少，所以身材是一天天被縮短的。

克列亞吉寧的減少，更使“縮短率”給增加了！不僅是砷，燐，鈣也都在減少之中，其減少的百分之比是和骨體的百分率相同的。……」

為遏止這些不正常現象－分解，代謝機能－大夫們為他注射「腦下垂體荷爾蒙」但是毫無見效。醫師們，把他腦下垂體給抽出一部份來作詳盡的檢查。但是所施的「促進成長用荷爾蒙」注射的副作用太大了，幾乎可以「危險」來形容它。

「大夫！沒有關係！請試試看！失敗也沒有關係的，因為這是“天下第一大奇症”

……」

史克德自暴自棄地道：

他們投下〝腦下垂體抽出物〞

……又是〝無效〞！

——

群醫，束手無措了！西爾巴博士決定孤注一擲，和助手們商量的結果，以「克洛瑪德測驗圖示法」來進行「體液檢查」這種〝測驗紙〞只要把體液滴上去，滲透之後，如果有〝毛病〞在特定的〝場所〞會顯出斑點來。

在這〝孤注一擲〞的最後一道檢查中，發見了他的「新體液」中，竟含有一種「新毒素」這些著名的醫學界泰斗也未曾看過。

「史先生！你記得嗎？在過去的生活中，有沒有被〝細菌〞這一類的東西包圍住？是不是有這種經驗？……」

史克德把自己的平民生活，軍旅生涯給回憶看看，並沒有受過恐怖的「細菌戰」包圍過。

「不然有沒有被噴射過大量的〝殺虫劑〞？……」

……過了片刻，他還是無法勾起了他的回憶……但是又過了十分光景……心底下湧現出一陣〝不知名〞的騷動……也許〝那一天〞的事也說不定。

那一天是暖和的六月，一個禮拜六的下午，四時頃，在「洛杉磯」的住宅區，林蔭廣道下散步著，從後面，忽然來了市公所的卡車，為了「街道」的路樹噴灑〝殺虫劑〞不知是什麼藥，有DDT的味道。

回想起來，還記憶猶新，車子過後，那些「濃霧」噴上整個身體，眼睛感到一陣疼痛，全身幾乎要〝裂開〞的感覺。他把司機給大罵。

「這是原因嗎？……」

「不！不！我不是說，這個殺虫劑就是〝縮短病〞的原因……是這個〝殺虫劑〞上另一個東西，發生了〝作用〞……這個作用的東西是〝不明物體〞值得研究的恐怖東西，……作用於毒性不強的殺虫劑上，給破壞了它的成長……忽然造成能〝縮短〞物質—細胞的猛毒了吧！

這種邏輯，是不是成立就待我們去研究！……」

富於研究心的大夫們，爲了研究出這「猛毒」的物質，……他們不辭辛苦，把史克德的生活給作一番徹底的調查，……但是費了半個把月的努力，還是歸於水泡，沒有一點結果。

——

有一天，他忽然想起一件〝芝麻小事〞沐浴在船上忽而起來的大波濤，或者是「它……」它是「魔鬼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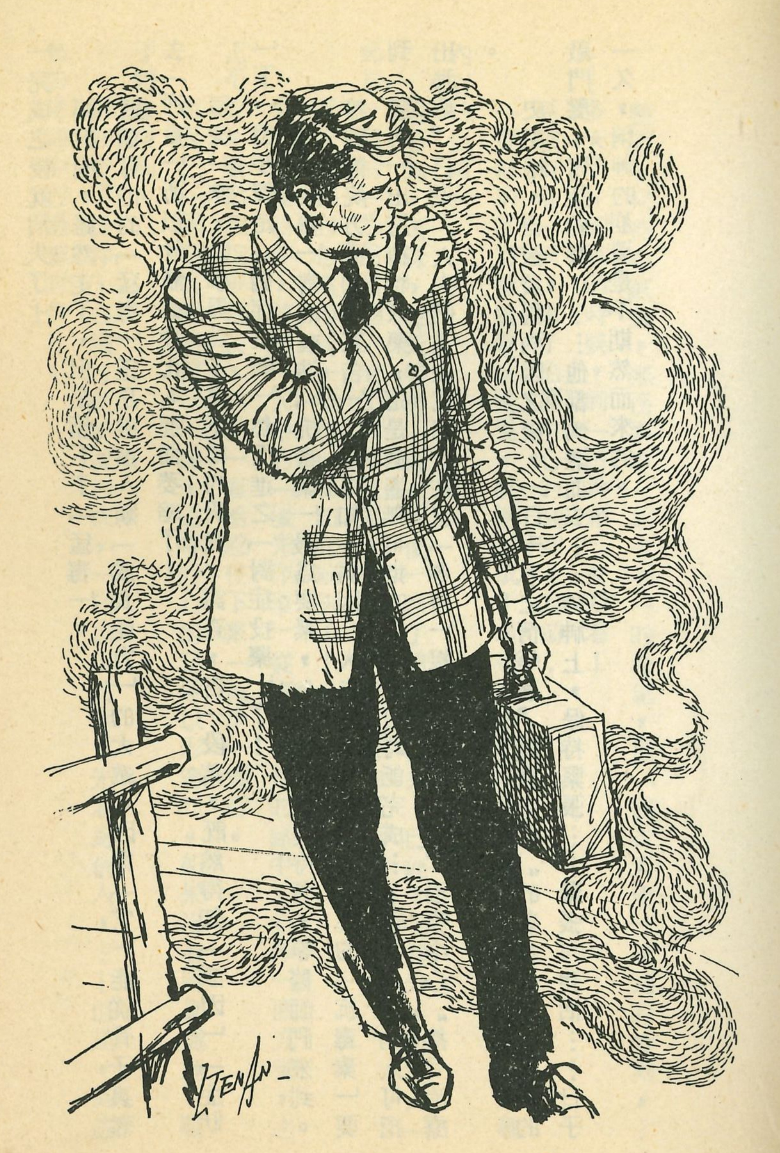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天下午，和哥哥操著遊艇在外海遊樂的時候，那一陣大波濤，倏爾起於一平如鏡的海面，那個大波濤……

這樣給解釋，邏輯……是有道理的。

含有強烈輻射能的波濤……

邏輯之下，有個結論了！因爲強烈的輻射能，使殺虫劑變爲「猛毒」了！它的正確率在百萬分之一。

換句話說，這些都出於偶然，若干量的殺虫劑，受了若干適量的輻射能的照射，經過了若干時間，……再給奇妙的過程，侵入人體，……但是這個輻射能，在「變化過程



」完成之後就消失了！

輻射能，雖然走了，但是留下了「猛毒」。

這個可怕的「猛毒」正是破壞人類「成長能力」的大敵。因爲「它」能從骨子裏奪去「鈣質」所以骨骼會軟化，進而萎縮了！

這樣一來，醫學界爲了史克德的研究，調查，告一段落，旣然得知「原因」「症狀」下一個步驟是「對症製藥」然而進之「對症投藥」了！

「對症製藥」當然製造「抗毒素」最爲要緊，他必須在家裏待著，等醫師們來到。

接到醫院方面的「宣告」已經得知「病因」大夫們，爲它製造必要的「抗毒素」要到「發明」出這種特效藥，這是個遙無可期的事。在何時能完成……這當然沒有人可指出那個“日期”大夫們要史克德，在家“等待”接到通知後，來“治療中心”接受治療。

史克德，自被發現病因之後，一日千秋之情等著“治療中心”的報佳音。凡是人的敲門聲，電話鈴聲，……他都衝著而去……精神上，保持緊張……緊張的生活……日子一久，精神的崩潰是不期然而來的。

整天，只待在家裏，無所事事。如今唯一的希望，是「綠衣天使」來到的時刻，……多天了，到那個時候，到「信件箱」去看看！

希望有著一天，來了治療中心的通知，寫道：

「萎縮病抗毒素特效藥發現，製造完成！希速來中心接受檢查、治療，……」這種內容的信函。

他感到，這樣，每天等著「綠衣天使」送了信，到家來，已經中午時分，決定到「郵局」租個「私個信箱」有了信箱之後，每天一大早，自個兒到郵局一趟。

就史克德的心境而言，難怪他要如此做法了！

到郵局取信件，這是一天中的「優先作業」從家到郵局的路中，心悸一直亢進，忐忑不安，雖然想跑步而去，但是一直給忍住下來「徙步」慢行。

每天把「郵局租用信箱」一開，這時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。如果沒有設身處地，難予體會得到。

裏面有了信件，心臟的跳動就加快，一把抓出信件，先看送信人，……但是，到底無法見到中心送來的信札。

長期的緊張，促成「疲勞」，有一天，取出來的信件竟是「水電行」的請款單，拆來一看，竟暈厥過去，經旁人的協助，才得以「省人事」被送回家。

浸濕的克拉加餅乾

從上面滴下來的水滴竟打中了史克德的臉上。這個水滴，有如水桶裏的水，非常冰冷，這一滴冷水給吵醒了！

「嘶哶！嘶哶！……」從那邊聽來，如巨人拳頭敲打的聲響。他防禦的本能，不得不使他採取「防禦」姿勢。他在海綿上把身子捲成一團。

這個大聲響，不斷地傳過來，令人頭痛，煩躁的大聲響，他想跑出去。這時，從前面吹來一陣「溫暖」的水汽，以水弄濕了脚，双手去掩住耳朵…向箱子的那端走去，搖搖擺擺的……

紙盒已經濕了，他一不小心，失足了，把脚給滑了，跌了一跤，一陣疼痛，普及全身，被打中的脊椎骨幾乎裂開了！幾乎酥化了！

水滴又從上面滴下來，這一滴水，因加速度，打中了他，狠狠地把他打在「水泥板」上，仔細看去，蒸汽鍋在漏水了……

「這又是怎麼搞的？……」

史克德，把疼痛不已的大腿，搓揉著，勉強支撐，給站立起來，把蒸汽鍋抬頭仰望過去！

眞糟！大顆粒的水珠，一滴滴，滴下「床鋪」的箱子裏去，溫水在脚下積成水窪……這樣，再十分光景，地下室就被水淹蓋了！身上的衣服，已經濕透了，成個落湯雞……

「啊！糟糕！我的天！餅乾！……」

急忙跑了上去，跳上海綿墊上，抱上”餅乾包“。海綿墊，已經含有大量的水份，一踩上去，那些水都給擠出來。

把濕透了的”餅乾包“給打開一看，史克德的臉兒在瞬間，鐵青了！所有的，冒著生命的危險得來的那些「糧食」竟成”粉團“”這些“餅屑”都成了“稀粥”般……

史克德，看了如”泥濘“的餅乾，一氣之下，給丟掉，把身子躺下海綿上嚎啕大哭

。

「混蛋！……」

他咬牙切齒，憤恨交集，……但是他的憤怒，却沒有一個地方可發洩的呢！……

……史克德在忽然跳上海綿墊上，喊道：

「我豈可屈服！餅乾屑是什麼東西！……」

現在，只剩下七分之四吋的史克德，從”包“裏掬著”餅乾稀粥“給丟出去……工作完了，他仰天長嘯，有如哀叫的可怕的笑聲……

看那積水的水窪，有蒸汽上昇，好像很溫暖，他把衣服脫光，跳進水窪去，果然不錯，好溫和，……打從一大早就能泡在”溫水浴“裏，豈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！

在「大水槽」裏泡了半個把小時，感到舒服多了，走出”浴池“外，用自己的「衣服」給揩拭，又絞出了水之後，放到”蒸汽鍋“上去。蒸汽鍋的熱能，很快地把衣服「蒸乾」了！比魯賓遜的方法妙得多，方便得多。

他把手帕撕成條狀，把它捲在身上……暗地裏想：我大概，不會比此時窮困的時候了吧！如果，現在，那可怕的蜘蛛來，我也不動於衷了！

他又回到紙盒箱邊去，爬進裁縫箱給”撒出“裁縫用指套來。這個”指套“有如「直徑一•五尺“大小的水泥管，矮人—史克德—只好把”指套“給倒下來，從後部推轉它，向前進。

把指套推到”蒸汽鍋“下的泥磚那邊給站立起來，由上面滴下來的水，不到半分鐘已經溢出了！他掬起裏頭的水來洗臉，喝了那微溫的水……但是……

這時候，他把水中的「自己」給看了！

「啊！」尖叫一聲，史克德嚇壞了！……爲了證實現在的自己，他把”指套“給拖開水，滴下處，水面靜下了，一平如鏡，……他站立「大頭針」給攀上去，照上自己的臉兒於水面上，「啊！」

又是一陣尖叫！

有如探看”深井“似的，「哇！好小呀！……」他不由得喊出來。那已經被縮小的可怕的「可憐相」……但是碧綠的眼睛，褐色的頭髮，鼻子，下巴的條條，耳朵，微笑時露出來的白牙齒，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如”六呎“時代，完全沒有兩樣……

可是，……從那”六呎“的彪形大漢，如今，縮成這麼小的小人，實在可怕了！

在水面上，映出來的「臉兒」這個表情是「鎮靜」的，沒有一點慌張！絲毫沒有長期陷入恐怖，緊張的人相，……這樣說來，地下室的「叢林生活」也許比「眞實社會」的波濤起伏的生活來得〞安靜〞多。

至少在精神上，不必多負擔，根本不必爲了生活，東奔西跑，不必爲了公司，同事，朋友的應酬而忙。精神上的磨損少，這一定能〞延年益壽，壽比南山〞。

「再見吧！我的臉兒！……」

史克德在一起之下，把平靜的水面，用手去攪拌它。映在水面上的臉兒，隨波〞散亂〞於水中。曾經被朋友，同事之間〞譽〞爲「英俊，瀟洒」的美男子，……前途無可限量的他，如今……他的漂亮臉兒卻無一是處了……

根本用不著了！因爲現今，只能過著「離群索居」的魯賓遜式生活。不必再使用它來給與人們，攫取好感，賞識，愛情了……！

巨大女人

有一天，使用長尺測量自己身高完，正走向蒸汽鍋的時候，從那邊發著強烈的光線，照射過來，同時傳來了幾聲天崩地裂的「轟隆」聲！

原來，有個巨人走下地下室的階梯，他的脚步聲太高了！

史克德，給這突如其來的〞變化〞嚇住了，不敢動彈，他把走近來的〞巨人〞給仰望過去。……她是個〞女人〞她脚上穿著的〞巨人鞋〞竟比史克德的頭部高出了許多。

她的脚步太笨重，她一踩地板，因震動太大，史克德給跳上來。

看樣子，沒有逃避到「黑暗地方」一不小心，會被踩死掉。主意拿定，一掉頭，飛也似地往昏暗處跑，暫時藏匿起來，看這個巨人，到底來搞什麼名堂？

她走了一步，那巨大的鞋子，有如鯨魚跳上海面一般……把鞋子給落在離他數吋地方，差一點，被巨人鞋踩蹦掉，……她！這個巨人—停住了脚步。

我從「鍋爐」的暗處，看她到底要耍了什麼花樣，……她從口袋裏掏出有〞七層樓高〞的大螺旋起子，蹲到蒸汽鍋前面去。

她的臉兒，懸在高空中，幾乎能當〞滑雪〞的陡峭斜坡的鼻樑，有如火車，汽車也可穿過去的大洞口—大隧道，這就是巨女的鼻孔，耳孔……

蹲在鍋前的巨女，愁眉不展……露出來的牙齒間隙，幾乎能把史克德的手給挿進去……睫毛，有如「黑色武士刀」……向兩端翹！

定神一看！她就是「賢妻」—露伊斯，美國杉一般大而直的指頭，大象也不敢去比的〞粗大脚腿〝尖如金字塔的隆起乳峰，……看了愛妻，蹲在前頭，如今却不敢去叫她一聲〞露伊斯〝了，實在悲哀，命運的作弄，何等可怕！

史克德，不覺地悲從中來，……眼淚汪汪，……「時至今日，沒有什麼了！妻子，這個已經不再〞擁有她〝，由露伊斯的眼光來看，史克德，已經是〞隻〝小毛虫吧了！微不足道的小人了吧！

過了十分鐘光景，露伊斯把蒸汽鍋爐，上下左右給檢查，鎖緊各部螺絲釘之後，站起來。她屋內的事兒，不顧一屑，走出地下室去……一時慌，或不知其用意何在？走出門外去，並沒有把門鎖得緊緊的，留個〞空隙〝

——好！這正是我投奔〞自由〝的好機會！」

史克德，要生活在這種地下室叢林，已經受夠了！如果說，外頭有何等的險象叢生

，願接受「考驗」在這失去自由的地方，如同「死」了！

看上去，要到外頭，階梯共有七層，一層大概有「五十呎」了吧！外面看去一片光明，好像朝曦。

史克德的主意拿定了，決定由此逃亡出去。爲了逃亡，他把階梯的四周做個〞偵察〝轉兩圈，終於發見最理想的落架。那是「水泥」塗上的階梯，有一道裂痕，很適當地「通往」梯口，而且，其裂口，足於容納，現在的史克德而有餘……

這道裂痕成了「烟囱型」直向上冒出一般，就史克德而言，這幾乎是「千仞，萬仞」的深壑。他打算，由「谷地」下穿身上去，穿上涼鞋，背靠岩壁，一步步向上走，向上爬……

這倒是一個極難的技術，五〇呎的「陡峭」嶙峋的岩壁，有七個，計三百五十呎，要爬上頂上，並不是鬧著玩的，必須小心翼翼地，一步一步踏實而上，這樣才免於「墜落」深谷地，做了〞谷底鬼〝。

主意拿定了，他決定幹了，把身子給穿進「谷底」間的「向上」通道。「鬼門關」或「求生關」當然二選一。不成功便「成仁」史克德把軍隊裏的「教訓」給想起來……

好！決心幹了！

史克德把身子給穿進嶙峋的谷間去，那尖銳的岩石，毫不留情地往背上刺……他忍住下去。

他在軍隊裏訓練的一切，想「致用」於今朝，爬了幾步，上氣接不上下氣時，他就站穩了脚之後，做個“深呼吸”有時也給坐下來，作了充份的休息，養精蓄銳之後，再向上爬！

在建築當時的瑕疵，今日却是成了他「求生之路」人的命運是不可料的。在這求生之道中，到處可做他的攀手處，踏臺。

這樣把背子摩擦，一吋，一呎地往上爬，背上也因摩擦，痛苦不堪言，汗水。由額旁冒出，有的流入眼中，非常痛苦，又無法去揩拭它……因疲憊而往上看，……眞是一次「大冒險」

連「阿爾卑斯山」的登山家也會佩服了。

這如烟囪型的「一道裂痕」似乎爲了史克德而設的，隔著相當的距離上，有「洞穴」爬得精疲力竭了，他就在洞穴「坐、臥」一會，恢復力氣之後，再往上爬！

史克德發見“稻草屑”他認爲這些稻草用處很大，可以把它拿來做“架橋”之用。

這一段艱鉅的「逃亡生涯」夠刺激，但是風險太大。如果，不愼失足，或抓不住“岩石角”墜落下去，一定是一命嗚呼了！……不覺戰慄起來！

——爲什麼，我今朝拿定了這個主意，沒有必要了吧。再數天，我的「人生」不就是結束了嗎？……今天已經到七分之五吋，剩下五天，有什麼必要來爲自己“延年益壽”？何必？……何苦？……

「縮短病」一定會把他追到「盡頭」了！

……但是自個兒回答了自己，搖搖首：「不！不！如果一個人抱著這一種觀念，一切都完了！

爬到此地，背部到股間的肌肉都幾乎發生了痙攣。但是求生之慾望，不得不使它站起來！勇敢地接受挑戰，決心「幹到底」！

二十五呎，四十呎……五十呎……！步步爬升，抓住了手能抓住的懸崖角，把自己的身子給拉上去。拉上身子之後，再給尋找搭脚之地！……這樣反覆做去，有如尺蠖的

前進……

正在透不過氣的當兒，上面出現了一道「黑影」掠過頭上而過。

史克德給這一道黑影嚇住了，幾乎失足了，他趕緊去抓好了”手抓處“心臟有如觸電一般，急促委縮，心悸亢進，……定神一看！

「啊！猫呀！……」

他看見的「猫」有如中生代的恐龍一般，全身立即起了反應。他却振起精神，向上看去，凝視勁敵，「牠」也以”眼“還”眼“用牠”綠色“的燈籠一般的眼光，注視這邊來。

這時的恐怖，比”女巨人“下來時的來得大，不敢絲毫動彈。

「牠」把長矛般的鬍鬚給搖動著，從階梯上面「”猫“視眈眈」想把他一口吞噬，牠爬在地板上，把銳利的前脚給露出來，採取”攻勢“。

「牠」吐著口氣，噴上他身上來，一股難聞的臭氣，……他把牠凝視著，一步步往下走，「喔！……」這條恐龍大的猫，終於露出牠的獠牙……

他趕緊把自己躲進洞裏去。「咔哩！咔哩！」牠爬在地板上，使用銳利的前爪走撲

抓水泥板—嶙峋峭壁。

「停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耐不住了，給一聲怒吼！牠給這一聲”嚇住“似地，把前脚給縮回去，他利用這最好的空檔，把身子躲到洞裏去，……這時……雖然得了一時的苟安……倒不是永久之計……性子極執拗，狡猾的牠「看中」了獲物，牠就鍥而不捨，一直「守候」著。

抬頭仰望「牠」老是爬在階梯最高層，如守株待兎……

……這……怎麼行！進退維谷！上下不得……時間一久，口渴了，肚子餓了！豈不是要「餓死」在這千仭的深谷裏，……這……這……

「喔！你在這兒呀！……」

大如雷霆的說話聲，響徹了地下室，他被這個聲音所誘，把頭給從洞裏探出來仰望，原來是女兒「貝斯」……怎麼這樣巧合……

「做什麼？是不是看到老鼠呀？……」

巨人們的巨人鞋，發著隆隆聲響下了階梯來。

「我們一塊兒來趕逐老鼠呀！……」





「傻瓜！……」他不由得〞罵出口〝那個巨人－女兒•貝斯，給探看，千仭山谷－水泥板的裂痕，他在心裏喊道：「傻瓜！在這小小的谷中，懸崖裏，老鼠會鑽進來嗎？快把牠帶走呀！……」

不知從那裏傳來的〞巨人〝的母親，喊叫貝斯。

「眞是討厭！都在興緻蓬勃的時候……叫人……」

這個女巨人說著，把嘴巴翹著，抱起猫就走了！

「好呀！……你也不必去尋找那髒兮兮的老鼠！和我一道回去好啦！……」

過了片刻，這個女巨人，一回頭，把地下室的門，狠狠地關上去「轟隆！」一聲響，天地之間都搖撼了！

「危險」雖過了！那恐龍大的猫給貝斯抱走。但是「逃亡自由」的機會又失了！史克德，只好吞下唾沫，一步步，踩穩了脚臺下到「第七階」去，到地板上……

仔細地檢點一看！手、臂甭說，遍體鱗傷……眞是一次划不來的「旅行」。

地下室，還是一片寧靜，有時蒸汽鍋爐〞著火之聲〞劈拍〝幾下之外……沒有任何聲響。

他坐下來，靜靜地把眼睛給閉下來！把身子一搖幌，全身都疼痛不堪！……

他拖著沈重而傷痛的脚，走向蒸汽鍋下去〞指套〝裏還剩下些「水」這僅有的水是「靈水」只要這麼一些，足以解渴，足以救命！史克德用双手去掬起〞生命的靈水〝給喝了，一口氣喝了十餘口，口渴遏止了……

走到自己的「家」這藏匿之家，竟「面目全非」。

史克德想起這個災害原因：這一定不是那可惡的毒蜘蛛所爲。是那〞巨人•母親－露伊斯〝來修理蒸汽鍋的時候，看那個地方一片凌亂，爲了整理「髒亂」給通通丢掉的呀！

手帕、海綿墊，餅乾的包子……全沒有了！箱子的蓋子給丢到地面上去……如果，現在要把這些東西，搬回原位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……我也沒有起重機，更沒有雲梯，那有辦法把這些〞生活資材〝恢復。

胃腸已經告訴我時刻了！轆轆叫！他抬頭仰望，放有〞餅屑〝的棚架上，却依然如故，沒有被動！

雖然，被弄濕了的〞餅屑〝有如〞稀粥〝但是在這飢腸轆轆的時候，它却是個最好

的「食糧」史克德，慢慢地動個下巴去吃它！最有滋味的一餐！

——吃個溫飽了！他想！爲什麼有了今天！……今朝，那個巨人—賢妻．露伊斯下來的時候，爲什麼沒有向她打個招呼！給「放走」她！是否怕自己「太渺小」了！深怕自己的聲音，不能傳到對方去？……或者是，自己既然，萎縮得這麼小，藉重於他們的力量也無濟於事而放棄！自己的自暴自棄而來的？

或是，自己的腦力衰退了，……自己幻象，使他的腦海裏，有個走馬燈旋繞著，……史克德在黑暗中，把眼睛打開，靜坐著片刻……想自己剩下的"人生"到底有何意義？……

二呎十吋時的回憶

露伊斯要把貝斯帶去臥室睡覺的這一段時間裏，史克德却坐在大廳裏，靜坐，貝斯，已長得比他高得了！

從寢室囘來的露伊斯，直接到廚房去……從那邊傳來了打開餅蓋的聲音，從「冰盤」裏倒出「冰塊」的聲音，……二呎十二吋的"小人"史克德聽來，這些都是如車馬槍礮的噪音……

「要不要喝杯可樂！……」

從廚房那邊，露伊斯給叫過來！

「不要！……」

他搖搖首！毫無氣力地，他囘答她。

「您哪！振作起來呀！千萬不要灰心，我們必須戰勝了這個逼人的魔鬼，……豈可輸給牠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現在的衣服，都有如把孩子蓋上父親的衣服似地……露伊斯走出廚房之後，和他隔著小几，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。曾是「六呎」綽綽有餘，是個英俊、瀟洒，……在校裏，在戰場裏，立過彪炳「戰功」的他，如今被無藥可救的「縮短病」所困……已經比五歲的女兒—貝斯—矮多了！

他看露伊斯的臉上洋溢著「同情」，差點就給怒吼了！但是終於呑下去，站起來，

走到門口……

「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「散步去！去不得呀？……」

他想打開門，但是這笨重的門，却絲毫不動搖！最近都由露伊斯代勞「孩子爸爸」。

「混蛋！這個笨蛋！……老爺門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也不會再爲他發脾氣，只好暗地裏哭泣，恨自己坎坷的命運，他連回頭也沒有，一直向前走！

「我一道去！好不好！……」

露伊斯的說話聲，幾乎帶著哭泣聲。

「不用啦！」

他的回答聲，顯然是自暴自棄了！……其實，他的步法，並沒有他的「回答聲」有勁，走到外面的柵門，茫然無知地站著。心底下想，如果他再叫他一次，他一定很高興地回到屋裏去！……

但是她却從後面只補上一句：

「小心呀！史克德！……」

他俯著頭，茫無目標地向前走去，不去想所有的事兒，但是「該辦」的事，却一直浮現於腦海裏。

不知不覺地，走到湖畔，四下已經昏暗了，雖然說〝夏天〞但是處於高地的這山明水秀的「科利湖」却在夕靄暮嵐的時刻就有些寒意，附近的餐館，飲料品都「關門大吉」了！

湖面已經被薄霧籠罩著！岸邊的水波，規律地向岸上打了上來，……如果，現在〝投水自盡〞……？……他幻想自己沈下水裏……那情景……不由得戰慄起來！

史克德是在六個星期前，舉家搬到這裏來的。

「紐約‧環球郵報」把他的「縮短病〝公諸於世之後，他的「史克德」三個字，却立卽成了「名人」舉國無人不知的〝風雲人物〞報社，那些愛管閒事的新聞記者，電視臺的邀請……他們家人都應接不暇，……

不僅如此，那些愛管閒事的人們，可以〝得證〞自己的「正常」而譏諷之後，投了

幾個錢回去，……史克德一家人，被這些人家，逼得透不過氣來。到頭來，不能走出公寓一步的地步了。

爲了躲避大家的「來訪」不得不搬到這山中的湖畔來，但是在生活方面，並沒有獲得改善，甚至日見拮据，捉襟見肘。

吃一天算一天的生活，家人之間，常起了勃豁，露伊斯，貝斯母女倆，一天比一天長大了，桌、椅都每天「增加」其重量，其實，這都是史克德萎縮的結果。

「史克德，周薪五十元，幾乎沒法兒維持下去，一家三口，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，全仗著這五十元，我實在沒辦法做”巧婦難爲無米之炊“……」

露伊斯透露了心聲……

「妳是要我到報館去，要他們報導我的消息之後，弄點稿費來餬口！……是嗎？……

……」

「我明白了！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！如果目前的情狀給維持下去！多天一到，買些衣服啦！石油啦……一切生活費……麥帝哥哥是不是會接濟我們！……」

「我們不能再給麥帝哥哥操心了呀！……」

兩人尖鋒相對之後，忽然靜默下來！如果沒有想個法子，史克德，一家三口之前，「餓死」這個鬼門關，敞開大門，向他們”招著手“呢！」

到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，期然而然的事，終於來了！麥帝哥哥的「周薪支票」沒有再送來了！起初以爲，因”忙“而未送到，但是過了五天，支票還是未到。

「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！史克德！……」

露伊斯破膽直陳，管不了他的情緒如何，現實的生活爲重的。

「我們的存摺裏還有多少？……」

「大概，不足七十元了吧？……」

那一天的史克德，只管看書，足不出門……自己給恐怖的病症纏住不放，又家庭經濟的活索結頻催，貧病交迫，這也是人生苦痛之一，的確是人生的苦痛。

……爲了保障露伊斯，貝斯母女的生活，爲了突破這個難關，……到「環球郵報」求電視公司准予上演……或者是給出版自己的”傳記“……成暢銷書，這是可預期的……

……

……這一切的幻想式構想，沒有一種是成功的，一家的主人，他有他的重責。

把自己，目前的醜態，在大衆的前面“出洋相”這種事情是做不得的，理由很簡單，良心的遣責聲，在耳邊響徹了！

一天過去了！一個今天又來，伸長了脖子等待著的麥帝哥哥的「週薪支票」還是沒有送到。

在這個晚上，露伊斯偕了史克德拜訪哥哥麥帝去。恰好麥帝也在家，麥帝不等著他們的「說明來意」自動告訴他們道：：

「眞是對不起，我自己在近幾個月裏也遭遇到莫大的困難，……在不景氣的經濟循環下，大顧客的“訂單”都沒有了，契約斷了，沒有“生意”可做，手頭自個兒拮据！

……

非常抱歉，我自身難保，不能再按週送“薪”了！這愛莫能助的情況，請多包涵……

……不過，一定也有好轉的日子吧！到時候，我們可以……」

手足情深的親骨肉，麥帝哥哥，由衷的話，不得不接受，……他說完了，從薄薄的錢袋打開之後，抽出百元，遞給史克德……這一百塊錢似乎是“遣散金”

——

從湖的那邊掠過湖面吹過來的“冷風”透進人的心坎裏來，……從哥哥的手裏“拿到”一百塊錢之後，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了！

剩下了唯一的路途，……這是不顧一切，去除了自尊，家譽，……請記者來寫一則“可憐而有趣的縮短病男人的故事”

「比兩歲大的幼兒還小的男人！在小孩兒的椅子上吃飯的男人！穿著幼兒服的大男人！馬戲團裏的矮小丑也認輸的小男人！……」

自個兒溜出家，到湖畔的小板櫈坐著，閉目沈思的史克德，在這窮途末路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在這個當兒，忽然，從後面來了腳部聲！接著有人喊道：「喔！“小人”在這裏呀！……」

從後面來的譏諷聲，他的確吃了一驚！

「喂！“小人”呀！你在此地幹什麼？」

「大夥兒來呀！拿他玩一下子好啦！……」

他們是附近的太保，三人組，這些不良少年來意不善，把人當「娛樂工具」的壞蛋，史克德為了逃避他們的「玩笑」溜下了板発，想跑了，……但是……史克德却不這麼做法，……因為自尊心不許這麼做！……

「喂！“小人”你要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「不用慌！一慌啦！會摔了一跤的呀！……」

這些不良少年“笑”了！史克德不理睬他們，加緊脚步，向前走去。

「他好像不服我們的“禮遇”！……」

其中的一個人說道：

「這！這樣“太好啦”我就請他……」

又是另一個少年補上了一句！……

倒胃口的事兒，在眼前發生，可預見的“傷害”由衷湧上心頭。……不必去理了這些“不中用”的人們，理睬他們何用，……史克德，在憤怒的心底下，自勉自己。

他走上人行道，爬上坡道……那些太保少年却追著上來……銜著「紙烟」的少年，猛吸了烟，那火光照亮了漆黑的湖畔！

到底是“小人和大人”的競走，立即給追上……

「你們放手好不好！……」

「先生！你上那兒去？……」

把史克德的手臂抓住的太保少年，用懇切的“口吻”禮遇了他！

「我要回家去呀！……」

頭戴著棒球帽的那個少年，不過是十五、六歲的，乳臭未乾的少年吧！滿臉是青春痘，裝著威風凜凜的派頭，在嘴角，把紙烟給垂下，是個太保十足的不中用“物”

「什麼？你想家呀！……」

「眞的嗎？……」

他趁著太保們的不留意，給掙扎一下，脫身了，向前邁開脚步而去！戴著“棒球帽”的那個兇暴的太保却追上來，把史克德給抓回來！

「這麼早就回家去！不能變成了個了不起的人呀！……」

「這個“小鬼”驕傲極啦！這種驕傲的小鬼，沒有來個“教育”怎麼行！……」

他們終於露出猙獰面目，史克德盡力掙扎！

「請你們放手呀！……」

他的喊叫聲顫抖著。

「好麼！你不用慌呀！我可以介紹我的伙伴給你！他就是湯米……喂！向他行個見面禮呀！……」

「我要回家去！……」

「喂！我是向你打招呼的呀！眞是不懂道理的東西！沒有吃個拳雨的話，好像不聽話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的下腹部，感到一陣冷水逆上來，恐怖感逼著上來。

「拜托！媽媽在家裏等著我回家的呢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不知是出於哀顧，忽然把兒語說出口！

「喔！在家裏”媽媽“等著你啦！那我們感動了！媽媽等著你回家！我們的熱淚奪眶了！……」

戴著棒球帽的那個”太保“在口裏銜了烟，給大大的噴上史克德的臉上來，他被噴，給燻了！

I. TENAN

「喂！你有沒有錢！小孩子！……」

「沒有呀！」

史克德憤怒的回答！他們把他推了！他倒退了幾步。

「你這種口氣！什麼意思呀！……」

「俺！最討厭驕傲的，不聽話的少年人！」

「錢！媽媽不給我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焦立不安，如果沒有想辦法逃出虎口，一定被他們弄得遍體鱗傷，……他倒退了幾步！

「你不要跑呀！……」

「這個小鬼！眞是，……」

他決心〞出奇制勝〝趁著他們沒注意，向那戴著帽子的少年，向他的「要塞」地帶狠狠的一擊，……但是他也狠狠地還擊過來，頭部給一擊，接著又一記耳光，鼻血立即湧下來！……

「喂！你們把小鬼抓住！……」

老大般的少年，命令老二、老三給抓住双臂，使他動彈不得。

「這個小鬼！沒有用火來〞烤〝他，好像不聽話了！」

鮮血在口中流動！他暴跳，但是他們的力氣太大了，無法相抗衡。

戴著帽子的少年點燃火柴，〞探〝個究竟，……

「喔！這個小鬼！不是孩子呀！……喔！我知道了！」

「你們說什麼呀！……」

「那個〞縮短病〝的男人！……」

「放手呀！不放手，我就叫警察來，把你們通通送去那邊，坐牢去呀！……」

「囉嗦！你再喋喋不休！一定沒有好處！」

「喂！你們看！把他看清楚！……」

那些不良少年，太保們，再擦亮了根火柴，他們把火柴給送到史克德臉「上」去，火燒上他的臉上。

「不錯！一點兒不錯！這個傢伙就是〞他〝，那個電視網播出的〞男人〝……會縮短的男人！……」

「這個混帳！太狡猾了！他竟以小孩的口吻來想瞞騙我們，……眞是欺人太甚！…
……」

史克德的憤怒頓時變爲絕望，他們已經看過電視的介紹，……心臟的跳動，不覺地亢進！

「喂！你這個“小鬼”要錢就拿去吧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相機逃走，戴有帽子的那個少年，把錢袋給抓出來同時：

「喂！……」

的一聲，把錢袋給扔得遠遠地，錢袋很笨重，看樣子是小孩子的「零用錢」一般，輔幣多，沒有大鈔。

那些“三人幫”把眼睛注視那錢袋地方，史克德把中間的一個少年的股間給踢了上去，那個少年，受了這不意的“一記”可不得了！“要塞”地帶被擊中，雖然沒有“阿里”拳王的威力，但是痛得跳起來！終於掩住了「那個」地方蹲下去，……

史克德奮力掙扎，掙脫了另一個少年的手臂，“飛也似”地向黑暗中的斜坡跑……

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絕不可原諒他！……」

他拼命向前跑，那些從後頭追上來的少年們，在口裏喊些什麼……鍥而不捨地追上來，他們的脚步聲有如雷霆，跑得怪快！一分鐘光景了吧！肚子開始疼痛了！用左手去壓住“它”，再邁開大步，向前跑！

到「家」大概還要五十碼！

他知道，沒法兒跑進自己的家裏去！因爲被他們得知「住宅」後果就不難想像了！“縮短病之家”如果被這些太保知道了，要把他帶去當搖錢樹也說不定。

史克德，咬緊牙根，向前拼命跑，跑過家門前之後，給左彎，右拐，倒轉……到距離家遠之處，才給躲進一個“人家”的後院去。他衝過院子……之後，很不幸，撞上木製圍籬！

「喔！逮住了！再跑看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從後面被抱住了，因恐怖，幾乎要嘔吐，把兩手臂向左右振它，一振，把少年的眼睛打中了！他看少年在揉眼睛的剎那，向前拼命再衝去！

然後奮力躍上「木圍籬」給「輕鬆」地越過它，跳下圍籬的那邊，這一跳，竟把足踝扭傷，頓時疼痛起來！扭傷了脚……但是拖著跛脚也得向前衝！……

「喂！湯米！在這裏呀！這裏呀！……」

那個戴帽子的少年叫著後面的那些少年。

史克德，不能再顧及這些，跑進窄狹的巷道裏去。來得很巧，那倉庫的戶"敞開"著。他飛也似地衝進那漆黑的倉庫裏，把門關上來。他把門關好之後，把身子給躺到門後，作「擋門」之用。一面作"整理運動"一面聳著耳朵，聽外頭的情況。

他們，那些太保們，也許看破了，既然無法逮住，又得侵入人家的家宅，恐怕被人家誤會，也就"算"了！因而自己敲起退堂鼓"撤退"而去的樣子！

但是這一場"馬拉松比賽"使得他精疲力竭，喉嚨的水都乾涸了！兩脚痙攣不已！

……不知怎麼的，史克德，悲從中來，不由得啜泣起來！這個啜泣聲，並不是一個成人的啜泣，……是個小孩兒獨處一個恐怖的黑暗中「求救」的啜泣……在坐立不安的時候，求骨肉來援的"求援式哭泣"。

……過了半個把小時了吧！他從門縫裏，向外偷偷地掃視四下，再也沒有動靜，才跨出庫門。拖著扭傷的脚，向家的方向走。回到家裏，露伊斯看了他的那種窘狀，不覺戰慄起來……

愛妻・露伊斯，一再以親切，體貼的口吻問他，但是禁若寒蟬，一口不說，……只有把頭向左右"擺"。

擴展的指套

史克德，想站起來，但是劇烈的疼痛穿過了全身，特別是背部的肌肉，幾乎要裂開了！只好側著睡，仰望那蒙上一層沙塵的"蒸汽鍋爐"。

今天已經星期四，剩下三天。

右脚陣陣作痛，膝蓋也腫了！把手摸上臉兒，滿臉都傷痕的他，幾乎支持不下，……他在痛苦呻吟中給站立起來。

這些累累的傷痕都是在這兩三天裏給造成的，是永垂不"朽"的勳章。在地下室的生活，已經過了三個把月，但是未曾有的這種痛苦熬過。這樣看來，愈縮短，危險也隨著增加的。

爬上泥磚上面去，好像目眩神搖，現在最要緊的是必須取了水來潤濕喉嚨。

走下泥磚，探看”指套“裏頭沒有一滴水。床舖上也乾涸，如果要到另一個”指套“—水桶—去，但是得通過長長的”絲繩“而且要下到”水槽“去。

史克德不覺地走到”木尺“邊，站立看！

「啊！糟糕！剩下七分之三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爲了解決，目前的迫切問題—解渴—不辭幸勞，走到”幫浦“的方向去。

邊走邊想！如果，現在不幸遇上毒蜘蛛。一定不堪一擊，毫無辦法來抵抗……想及於此，手脚都酥軟了！

”有生之年“不願成了毒蜘蛛的犧牲品，到底對毒蜘蛛的恐怖，厭惡感是無法從腦裏袪除的。

走到懸崖邊來，往下俯瞰，有絲繩向下垂，打結的間隔，比以前長得多了！要”儲水“的”水桶“—指套—却在百呎的深壑下，在那個溝壑底下，可怕的毒蜘蛛埋伏著也說不定！

涼鞋著地了！他從”絲繩“放開了手，因爲指頭又縮小，不會再把指頭給”咬“上，這是”進步“的一點。

走到”指套“—水槽—前面，它顯得”更長“了！現在伸手上去，自己的高，却和指套同高……如果水滿”桶“溢出桶外的話，可以取之不竭。這樣看來，沒有爬上桶的頂端，無法喝到”水“。

要爬上”指套“—水桶—有個困難，因爲它的”中部“有如凸透鏡向外凸出，這種”球形指套“帶著十分的危險性，冒險性。

史克德，在這緊急時刻，靈機一動，把”水桶“推看看，它却無動於衷，毫無動搖之勢。

……啊！天已經要滅我了！等死之外有何辦法？坐以待斃了吧！……他不由得，把絲繩給抓在手裏，打算”了結“自己”殘生“……但是，還是把它想”回來“要喝水解渴，只好到”水桶“—指套—中去尋找。

喉嚨中乾得沒有一滴水了！已經沒法兒熬過去的，在這緊急的關頭裏，他的腦裏，還充滿著說不盡的”心事“

雖然已經縮短得不像「話」下，史克德是有頭有腦的「人」是有理性的，有靈性的「人」是萬物的靈長。比毒蜘蛛小，比大猫沒有力氣，……但是他不是「小昆虫，小毛

虫」可比。

所以……我豈可被"關"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裏，白白了結了我的一生……想到這裏，不覺地精神充沛了！

突然間，幫浦起動，那個"驚人"的轟隆聲響，他幾乎無法容忍，只好把兩手給掩住兩耳。但是這巨大的聲響，它的衝擊波動，很快地把史克德"衝倒"了！整個身子顫抖不已，鼓膜都幾乎破裂了，掩住耳朵上的手掌，比雷鳴來得大……史克德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靠身於壁牆，不能動彈。

四下，異常地寧靜，史克德，不覺地倒在該地，精神，肉體都崩潰似地。目眩神搖，手足都戰慄不已，過了一會，他向指套的上端伸手去……感到指甲似乎鈎上，退回來看看，指甲染上了水……水……水，他不覺地跳躍起來。……勉強支掌上來，繞著"指套"的周圍，想辦法抬高了脚跟，弄上去，但是不愼，摔了一跤，倒在地面上。

一次、二次，……史克德在痛苦呻吟中再站起來，第三次，右手的指頭，兩隻鈎上"桶"端—指套邊，再把左手掛上去……

全身的重量掛上去，這一遭可不得了，指套傾斜而倒。他全力抓住它，指套向這邊

倒下。

倒下同時，手給放了，他被拋在地板上，指套壓在他的肚子上。

全身濕淋淋，成落湯雞，一個"大浪"蓋過他身上，呼吸幾乎給窒息。

奇怪！不知什麼力量，這個"水桶"—指套，在地面搖幌三、四下，恢復「原位」上。

他趕忙把溢出來的水給承在手裏喝它，這個"水"冷得幾乎凍人手。

喝了"水"牙齒給一咬「咔咭！咔咭！」叫了！整個身子裏，冷起來，幾乎立卽患上「急性肺炎」。

史克德把衣服從頭上脫去，把濕淋淋的衣服脫掉，他跳上"絲繩"去。

約爬了十呎！手臂的肌肉疼痛不堪。身子的肌力，已不堪負荷了！把身子吊著"休息"脊椎骨，有如被刺上去針一般發痛，過了三秒之後，又開始爬。

全身起了雞皮疙瘩，咬緊牙根的口裏間隙冒出"白霧"史克德把脚纏住在絲繩上，使用兩臂的力量，往上爬！

一吋，又一吋……

絲繩，有時因搖幌過大，碰上壁去，一碰，感覺疲勞多了，用盡精神，緊張過度的

關係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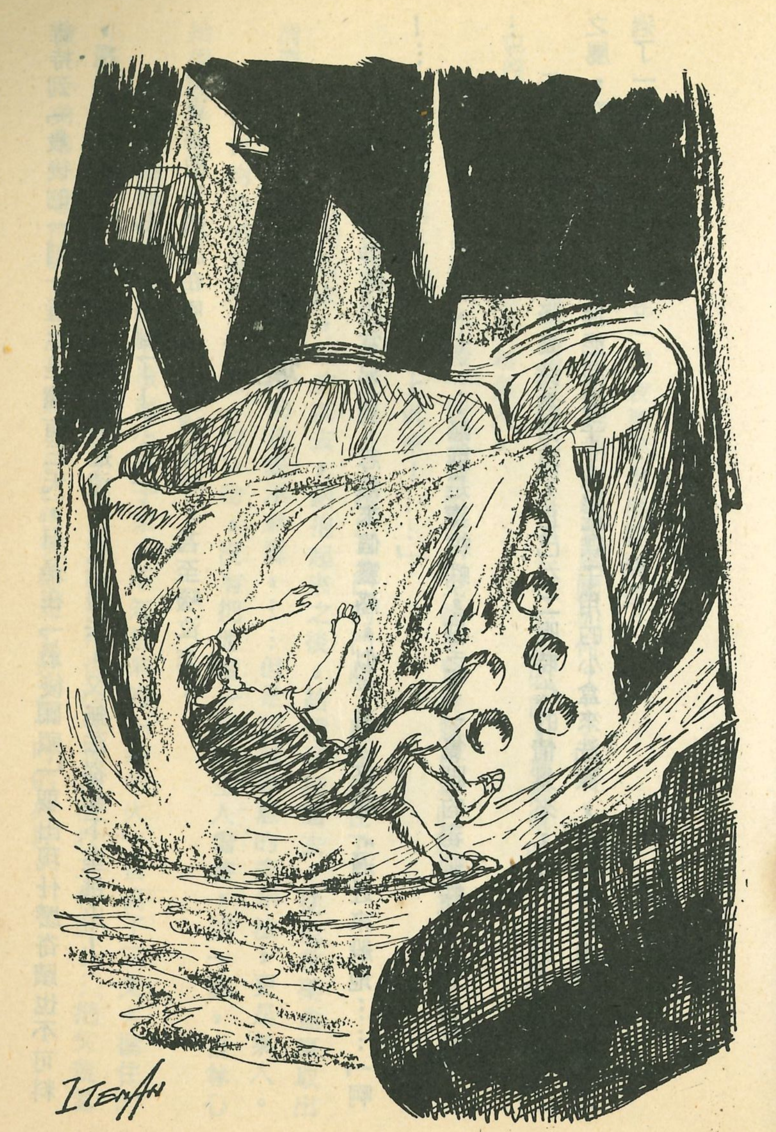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敢看上去。割草的農民是不會向前看去的，只注意脚下，如果看上面，因氣力沒了！放了手，會「直」掉到地面去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刻了！他搖搖擺擺走在地板上……因剛剛的冷水，惡寒與高燒互相交替著。額旁給摸一看，四十度大概不下，口裏，已經乾燥極了！啊！已經患了病了！泥漿的旁邊，有套古衣，被無數的泥巴沾上，都乾了！憤怒與疲勞相交加，身子一直戰慄起來。他一氣之下，把剩下的餅屑給集起來，摔下於海綿墊上。

為了蓋上紙盒的蓋子，費盡力氣的他，終於倒在海綿墊上。在黑闇的空氣中，透出史克德”喘息“不已的聲音，那是微弱而可憐的聲音。

這樣躺下來之後，數分鐘，想起來吃了些，但是喉嚨却感到疼痛，連嚥下唾沫也痛苦不堪！而且，喉頭是乾涸了，一點兒水分沒有，向海綿墊壓住了自己的臉，看，是否能有奇蹟出現，但是盡平生的力氣去做，結果，滲出來的是，帶著惡臭的”臭水“吧了！

他站在萬念俱灰的窮途末路上，全身力氣都沒了！往後怎麼辦，該如何辦？如何去



維持到「最後的一刻」雖然是還有三天，但是在「最後關頭」要出現什麼奇蹟也不可料，糧食告罄了！〞水〝也必須走到遙遠的那下邊去，又無法從地下室逃出！

「啊！我病倒了！病倒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拳頭放在嘴上，輾轉呻吟，甚至啜泣來！

飢餓與發燒

在病榻上痛苦呻吟的當兒……忽然來個靈感，似乎有〞怪物〝逼近來般地……「啊！……毒蜘蛛！……」

一、二、三……六、七……無疑是毒蜘蛛，缺乏了一隻脚的毒蜘蛛……我的勁敵，……

茫然無知的……在腦裏突然出現，自己在二呎時代的情景來，二呎，這是〞幼兒〝之屬，在此「時代」我還能刮鬍子，用洗碟子用的小盒來洗澡，坐在幼兒用的彈簧椅裏過了一段日子！

彼時，史克德，在一個夜裏提出個建議道：

「在這樣的〞逆境〝中，把我賣給馬戲團如何？……」

但是，露伊斯，雖然是賢妻，却沒有一句安慰的話，最簡單的：「不要開玩笑！」也沒有說出口，所以越想越氣人。

穿著小寶寶穿的「小鞋」跺地憤怒的史克德，賢妻露伊斯回頭過來，道：

「不要嗟嗟叫呢！我馬上就來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氣得眼前一片紅霞……跑出大門的門限，給猫鈎住了！

露伊斯，跑向前去，給抱前去，給抱起來之後，給帶到裏面去，從急救藥盒裏取出消毒藥擦他的傷處，邊擦，邊向他表示歉意，……但是這個歉意的表示法，更是氣人。

那種口吻是把孩兒〞安撫〝的口吻，沒有把他當一家的主人看待，這一點，自尊心給損傷殆盡。

他站在地下室的階梯上檢起小石子來，不知那來的「無名火」冒高了三丈，握住的小石子給充滿了「怒氣」現在沒錢了，而且露伊斯也沒有想辦法找工作做……把父親當做「小弟弟」看待的貝斯……加上自己每天縮短七分之一吋的身段……

握在手中的小石子，給汗水沾濕了！
毒蜘蛛躲在壁兒的裂痕裏，他盡平生的力氣給丟過去，很巧妙地，打中了牠的一隻脚，這隻脚“脫落”了，給骨髓粘住於壁上脫走了。那隻蜘蛛的脚，在壁上微微地動著……

也許，我也有那麼的一天，縮短得那麼地小……但是，如今只剩兩呎，還不敢相信，眞的有那麼一天！

時至今日，它已經成了事實，呈現在眼前，如果，現在，因有其他突然的原因，死掉，是不是也會“照樣”每天縮短“七分之一吋”？

在箱蓋上頭的蜘蛛，放大了眼睛，如在“獵物”似的，徘徊走動，但是不一會，向那邊消失去，遠遠傳來汽油爐，點上了火的“吼叫聲”颱風一般大的空氣，移動於整個“地下室”裏，這個“風聲”透入他的內耳去，有如進入地獄的墓穴似地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他睡着了，把身子“捲成一團”兩手掌去掩蓋耳朵，往「惡夢的世界」彷徨著。

一覺醒來，那汽油爐，還是發著火焰燃燒著，從那時起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刻，或者

只過了幾分鐘……

史克德把身子一吋吋地轉移到海綿墊的端去，想把“脚”給放下去的當兒，不愼失足，從海綿墊給墜下去，他這一記，只好倒在水泥板上，不能動彈了！

很想喝水！在這苦頭下，淚珠不覺地奪眶而出。

史克德把紙盒蓋給抬起來，用他的背給撐著它出去。

看了由南邊的窗子照射來的光線，已經是午後，二時或三時了吧，史克德感概萬千，半天的時光又溜過去！

他不知什麼心血來潮，回頭就向「紙盒蓋」給猛打它。但是只換來了拳頭的疼痛，連續幾十下的「拳雨」只帶來了「反彈」紙盒蓋却毫無損傷。

他，不幹了，不再去「修理」它，他在附近徘徊，彷徨。

聳著耳朵一聽，不知在那個方向，傳來「滴水」的聲響，……只有「水滴聲」但是它不是自個兒送到口裏來的，舌頭在口裏劇烈地活動。

往前頭一望，水泥板中有一道裂痕，走近去往下一看，大概「五十呎」足足有吧！

這樣千仭溝壑……

如果，在這萬念俱灰的環境下，跳進這千仭溝壑，到底會如何？一跳了下去……從這「深谷」裏，要到不可思議的“阿里斯邦”去，這倒是不可能的事。

他思量了一會……「好！我還是勇敢地活下去！到最後“一吋”！到最後一口氣爲止！……」

口裏乾涸得希望有點水來潤濕喉頭，……把四下看看！在前面有一道“紅色牆壁”定神一看！那不是牆壁，也不是石塊或木頭，他是一條「直徑」相當大的橡皮管。

史克德，看準了這條「盤踞」在眼前的「大橡皮管」想，這裏頭一定還有「流餘」的，在這種一滴水，一滴血的「今日」豈可放過這機會。

他繞個圈子，找到了「橡皮管」口，這個「口」處，有如「隧道」他靈機一動，要走進漫長的「旅程」還是乘「金屬戒子」來轉動它，速度又快，又安全。

又想起，在“那時代”家庭園藝，把橡皮管堆，取上的時候，往裏頭還會流出不少量的「餘水」弄濕了「褲管」端。

他爲了“求生”不得不冒險而走！它被捲成一堆，蜿蜒的，窄狹的，平坦而漫長的這長隧道……一直通往裏頭。

不知轉了幾個拐彎……竟出現了一個「大水窪」他渴望已久的水，一躍進去，高興得瘋狂似地，給用手掬起它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喝了它。

這水窪裏的水相當冷，而且已帶有些「臭味」本來是無色、無味、無臭的水，它竟是比「葡萄酒」好喝多了，比一般的醇酒來得好！

他不覺地“跪地合掌”感謝天地神祇“賜”給他，這一道“水”在夢裏出現過的情景，竟實現了！史克德連續地，掬起它來喝，一連十幾下，夠了「過癮」了！

這「池」雖帶著些臭味的水，它却是史克德「生命的泉源」喝下之後患了什麼「痢疾」……現在不能管得那麼多了！只知感謝「天地神祇」的賜與。

他的腦海裏，忽然掀起了另一個想法，不管如何大的「勝利」它都有它值得回憶的苦頭。自己依目前的「每日縮短七分之一吋」就神祇而言，它也許具有特別的意義。

史克德，喝它過癮了！走出「隧道」去，前些時刻，被高燒熬過的他，要站立走路就已得化了最大的努力，地下室裏，記得還有一小塊「麪包」

這一塊麪包，足夠地養活自己「最後兩天人生旅程」但是這塊「麪包」却放置於蜘蛛棲息的工具棚架上，要去取它下來吃，這當然帶著莫大的危險。

那個「黑色的未亡人」—毒蜘蛛—現在却「長」成史克德的「三倍」綽綽有餘了吧！如今，不願和這「毒蜘蛛」來做個肉搏戰。和那全身長著刺毛的「牠」決鬥，一想之下，胃口就疼痛了！

史克德仰望，那放有「麪包」的架棚上乾著急，望著「麪包」興嘆。

他只能「興嘆」却拿他毫無辦法，向「海綿墊」方向走。在這「無能爲力」的情況下，豈有好辦法可以想。回到海綿墊的途中，一再掉頭去看「它」那「糧食庫」回頭了幾下，……

「啊！……毒蜘蛛！……」

他發見「毒蜘蛛」由那峭壁上看見史克德似地，快馬加鞭，往地面爬下。他的防禦本能，求生意望，使得他，不得不採取“守勢”他向前猛衝……但是因剛發過“高燒”手脚都酥軟了！

那裏能跑得動，有如穿著「鉛鞋」般地，非常笨重。

……但是，在這個「生死關頭」—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的一諺，却浮上念頭，使它奮力往前跑，終能在毒蜘蛛，下到地面的“瞬”前，躲進紙盒裏去！

「毒蜘蛛」還是鍥而不捨地追了上來，把「球根」似的大身子，爬在箱蓋上徘徊著“脚爪”爬著紙蓋，薩！薩！的作響，……他在紙盒裏，咬緊牙根，熬著熱。

……他想，那塊「麪包」休想了！那隻「毒蜘蛛」在，絕沒有可能取得到它，因爲這「勁敵」因史克德的「縮短」更增加了牠的威力。

不覺地，靠壁坐下，戰慄於惡寒中，眼淚涔涔地……感嘆朝不保夕的自己……命運爲何如此坎坷？

一呎九吋時的回憶

夏天過了，學校的暑假也結束了，到湖畔的食品店來幹了一段時間的女學生，又得上學去。但是，這個「職位」却由「露伊斯」來代替，她在一個月前就已經“學”得一套「生意經」。

她出去工作，貝斯就得由史克德來照顧，但是這個時候，他的身高，已經縮短到“貝斯”的「心臟」處吧了！所以「照顧」她，有困難了！

露伊斯，決定請鄰居的一個剛畢業的女孩子來照顧”貝斯“

「如果爲了請她來照顧貝斯，我付她薪水，剩下也就寥寥無幾了？……」

露伊斯訴苦道！

「但是……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却靜坐不語！

最後，決定了！家族會議上決定，請來一個照顧貝斯的「少女」，爲了避免給發見，這個”家“有個「縮短症」男人，所以露伊斯上班的時間裏，史克德必須去躲藏起來！地方是地下室。

露伊斯，上班的頭一天，爲他準備了三片”三明治“和熱水瓶兩個，一個是裝開水的，另一個則泡有咖啡的。

而且一再向貝斯叮嚀：

「這樣，足夠你一天的”糧食“了！最好拿了一本書去看！……」

「乖寶寶！你爸爸的事兒，千萬不要說出去！……」

吃飽了飯之後，露伊斯把「安樂椅」給搬到地下室去，史克德跟著下去。她從汽油

爐和電冰箱的中間，取出了「衣服盒」打開之後，在盒裏放了「彈簧臺」兩個，告訴史克德：

「在這個地方睡午覺好啦！……」

「好像”狗屋“呀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

露伊斯問回去！史克德却一言不發。

「那個孩子……不來這裏探看的話沒有問題！……不過爲了”防患未然“起見，我想鎖上門好！……」

「妳不要這樣做！……」

「但是她……下來了怎麼辦？……」

「要把我”鎖上來“這我是討厭的呀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看上班的時刻也到了，在他的額上親一下走了！他只有把門關上，沒有上鎖！

史克德，在她出去之後，茫然無知地，站在地下室中央……不知要做什麼？看看四

下。

「夠瞧的呀！……」

他〞爬〝上椅上去打開書來看，在「上頭」聽見露伊斯往大門走的脚步聲，更聽見一個少女的講話聲，似乎〞快〝而〞清晰〝的口齒！給人快感。

約五分鐘光景，露伊斯，好像「準備就緒」了，從外面聽來了引擎聲，這是那老爺車—用了它五年的〞福特牌〝她「上班」去了！

從外頭聽來，她們的說話聲，有如森林中的回聲。

據露伊斯說：這個女孩名叫〞基沙琳〝，她到底長個什麼樣子？紅色金髮？明眸皓齒？有如小鳥的輕盈步伐？藍色清澄的眼睛？……

她們倆在院子裏嬉戲！史克德給這噪雜聲，掀起了好奇心，想辦法爬高往外看！立即爬到油桶旁邊，疊了很多紙箱的上端去，眺望外面。

他由滿是蜘蛛網的窗戶給往外看……這個女孩，足足有五呎二吋，豐滿的腰與脚，穿著〞拳擊用上衣〝她有〞皓齒〝有小鳥般的輕盈的步伐，這却合乎自己的〞想像〝。雖然說〞鳥〝一般的步伐，不如說鴨子的〞步伐〝了，左右搖擺，眼睛的顏色却沒

看見，頭髮則近乎「灰色」。

這位「新來」的「幫手」下裙是木棉製的，和貝斯兩人，在院子裏「遊蕩」

「喔！妳們家裏有地下室？是嗎？……」

基沙琳喊道。

貝斯的臉上，立即呈現難色，史克德緊張了！

「有呀！不過，裏面都沒有什麼？好多年沒用它了！」

聰明的貝斯，爲了地下室的事，給〞辯護〝著。

基沙琳笑了！

「是呀！又濕又悶的地方，沒人喜歡住下去！……」

倆人向那邊走去！看她們倆人向那邊走了，他就回到椅子這邊來，在椅子的手臂上，放了熱水瓶，打開了紅色塑膠杯的蓋子，給倒了滿杯的咖啡……

再去拿來了那早晨拿來的「書」放在腿上，邊看書，邊喝咖啡，這不疑是人生的享受之一。

讀了片刻，他忽然聽見有脚步聲，向這邊走來……愈來愈近，……咔薩！咔薩！有

人想打開它！

史克德，立卽把熱水瓶跟書給抱上來，敏捷地躲避石油槽後頭去，爲了安全起見，再「轉移」到紙盒堆的後頭去，……呼吸幾乎被窒息了！她那小心翼翼的步伐……史克德從「箱子」後頭，屛住呼息看”她“到底要要什麼「花樣」

「喔！沒有什麼東西呀！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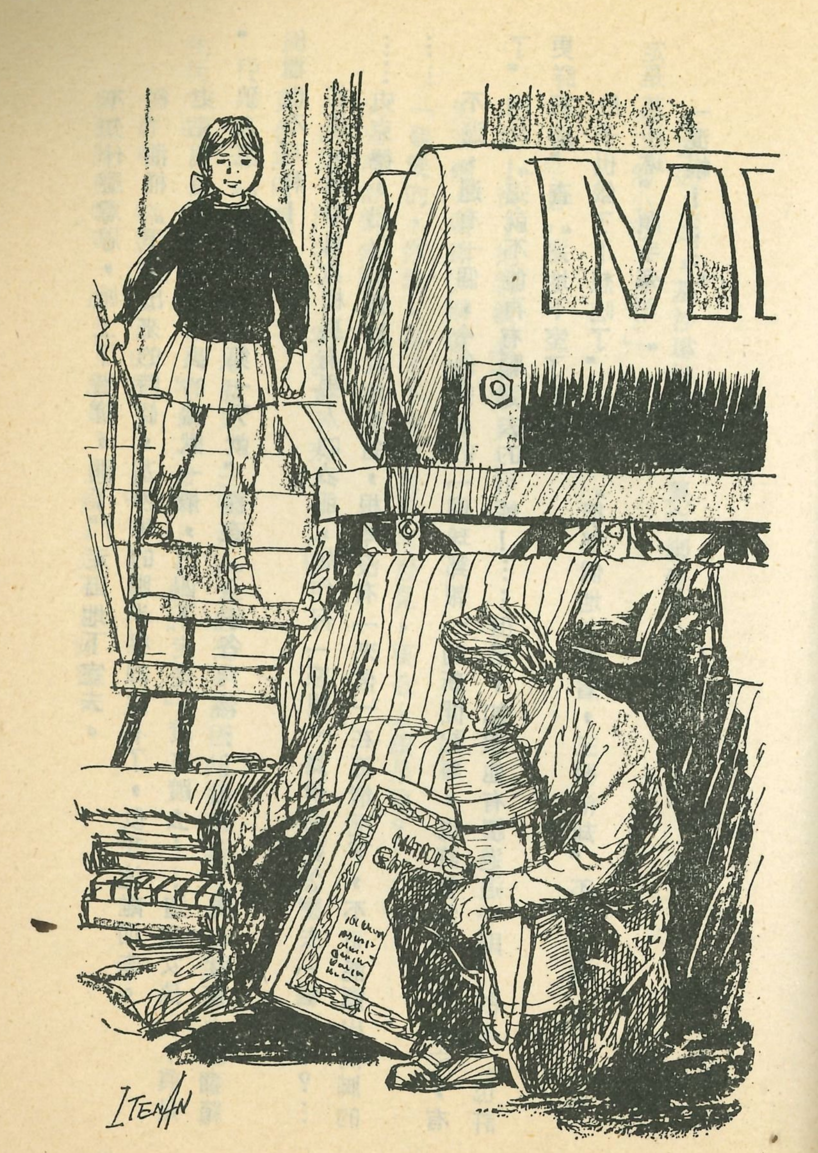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「新來」的基沙琳，竟來採視”家中“認識環境。她走下階梯來……她把椅子踢了！也許想了”爲什麼地下室“的中間放有把”椅子“衣箱上放有彈簧墊子，有如猫要使用的一般……。

「哇！多年沒動過手的地方！到處都是塵埃，厚厚的一層……？」

她邊說，邊把地下室”巡禮“一番，她走到蒸汽鍋的旁邊，把上頭的網子給用她的指頭去敲它。

她在各地巡禮之後，不知搞些什麼就走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啊！賺錢了！……」



不知什麼意思，她上了階梯，關了門走出地下室去。

從“油桶”下爬出來的時候，基沙琳的脚步聲却沒有了，似乎遠離而去。

史克德有如「鐵檻」裏的猛獸一般，把四下走走，踱來踱去……這個女孩……眞是“引狼入室”來到此地，第一天就“探查”全家各角落……也許……現在就在上頭翻箱倒櫃也不可料！……

如果，她看見衣橱裏有男人的衣服，她作何「感想」露伊斯要怎麼去「騙」她？……史克德，已化石搬到此地來的，根本沒有「來信」在這情況下，不可能露出馬脚的……

不過，還有一個，令他擔心的「環球郵報」的新聞記事，也許被看見也說不定，有了“相片”這就不能再有騙過去的可能！……但是，如果他有讀過這一則“故事”也許更詳細地“查”過地下室了吧！

肚子也餓了！想吃了“三明治”把那個地方看看，三明治却“不翼而飛”……這一定是基沙琳“順手牽羊”

「混帳！……」

在頭的上端，基沙琳徘徊屋子裏的脚步聲給聽過來！

「這個小豬！……」

——

翌天早上。

「快！快！把我鎖上去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要露伊斯敏捷一點。

「親愛的，你說，爲了不想給基沙琳發見，要我上鎖是嗎？……」

史克德靜默無語。

「如果，門開了，我就會下來！……」

露伊斯叮嚀道：

「昨天，她雖然在此地發見“三明治”，但是不能因此就可斷定“基沙琳”是會發生疑問的……但是，如果，她食之知味……也許……」

「好啦！妳還是上鎖的好！……」

他把臉兒轉到一邊……總是“上鎖”這不是味道。

「我去了！……」

露伊斯，注視他片刻……習慣地在史克德的頭髮上一〝親〞，掉頭走向階梯。

史克德，呆立如木雞〝歡送〞她而上，……從今以後，每天就是要過著這麼一種〝生活〞……露伊斯在上班前，把三明治，咖啡，熱水瓶給搬到〝地下室〞然後在〝髮〞上一吻……「再見」「上鎖」「規律的生活」……

「砰！」接著「咔薩！……」笨重的聲響……每天聽了這種〝笨重〞的回聲，只有恐怖向心坎裏猛衝上來。想「哀叫」一聲，却衝不出喉頭去！完全成了「地下囚」……但是，為了躲過醜陋的社會地耳目，除非這樣做，並沒有更好的「方式」了！

不過，感到奇怪！一種「吉兆」湧上心頭，鎮靜多了！他〝爬上〞椅子去，取出一條紙煙給點個火，又倒了滿杯的咖啡，坐上椅子〝裏〞打開了露伊斯帶回來的〝環球郵報〞看看它！

在第三版的中央，有個五個字標題道：

「縮短的男人！行方不明！三個月音訊杳然！」

——被天下罕有的〝病例〞縮短委縮病纏住的男人！舉世矚目，風靡一時後，近三

個月，沒人再看見他！

如今，他已經是行方不明的人！」

在「尋找」他的行踪，而且還想照個相片，要「撈」一筆〝新聞財〞想及於此，史克德的無名火，不覺地往上冒，……

再往下看：

「——為治療史氏的奇異縮短病，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療中心的大夫們，均噤若寒蟬，沒有一個願意透露！……」

史克德看了這一則〝新聞〞立即感覺到「醫療中心」——這美國一流醫院的醫師們，尚未發明了〝解毒劑〞……但是，如果，現在「造就」了，也無濟於事了！不足「二呎」的身材，有何用處！……

想到這裏，汗都冒上來，緊緊地抓住椅臂，指頭上都沒有〝血色〞了！從指頭的間隙中透出橘黃的漆色。看了，令人厭惡，何必在院子的板凳給塗上這種顏色……這個家的「主人」一定有不好的〝嗜好〞。

史克德，下了椅子，到各處走走，如此，在這黑暗，潮濕的地下室裏，……每天要

過著這樣的苦悶日子？想到這裏……連書都不想去看它……

從上頭那邊傳來了打開「網門」的聲響，從門口那裏傳來了貝斯基沙琳的談話聲！

他走到透視窗去。

倆個小女孩，都穿著游泳衣。貝斯是穿紅色的，基沙琳却穿著淺淡的藍色泳衣，分爲上下。

「妳的媽媽，把地下室上鎖了！……」

基沙琳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眼光去看著貝斯。

「怎麼這麼做？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！……」

貝斯天眞無邪地回答她。

「我想跟妳玩“板球”呢！……妳知道不知道，鎖匙放在那裏？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？……」

「那！我們來玩球，好不好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放下心似地，爬上箱子上去，看她們倆人玩球！

大概，玩膩了，基沙琳不聲不響地，走到屋裏來，從屋子裏頭，聽來了“翻箱倒櫃”的「咔噠！咔噠！」聲，過了十分鐘光景了吧！基沙琳又走出院子去！

「啊！……」史克德看基沙琳的“食指”上“套鈎”著一束鎖匙，亮給貝斯看！向貝斯喊著：……

「找到了！找到了！有辦法了！……」

掉頭又跑到屋子裏來，……她……這個“內賊”竟從衣橱裏頭“搜”到「家裏」全部的「備用鎖匙」。

史克德，又氣又怕，全身不覺地戰慄起來……立即採取行動，準備躲藏起來，……他“滑下”箱子，把三明治的袋子，把熱水瓶兩隻都給裝上去，把剛打開的餅乾盒給扔上電冰箱去……在慌忙中給想到：

「啊！報紙！」

史克德，正把它取上的當兒，……基沙琳把鎖匙插上“孔裏”，給“咔薩”的一聲，打開了，他趕緊把報紙折起來，丟進桌下的紙屑桶去！

門被打開了！彼機警地躲進高大的“油桶”後面，把“大袋子”跟書抱著，屏住呼

，看了這一刻，看她到底要要出什麼花樣？

「奇怪？運地下室也要上鎖！怕人偷東西呀！……」

基沙琳，看樣子，並不是爲了下來取”三明治“根本不在意似地，辯峰相當尖銳，不知在找什麼東西……走到東隅，又轉到西角……

「喔！有了！有了！板球用具！……」

她把「球棍」給拖出來之後，抓住它，站立了”姿勢“敲敲地板，又尖叫道：

「球，打球棍，門柱……都齊全呀！成套的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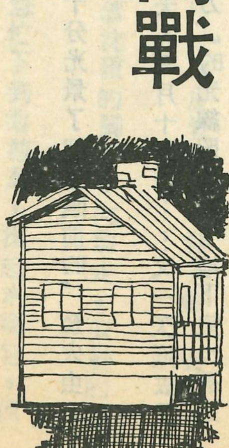
好一個不知”辛勞“的小女兒似地，雀躍三丈。

她把這些「板球用具」給整套的從棚架上取下來之後，抱起來就往外頭走！發著高大的腳步聲，向踏梯去……

史克德，只好目瞪口呆地，送著她走！……

第三章　爲生存而戰

果斷



史克德，從甜蜜的睡夢中被雷霆似的巨響給驚醒過來。但是不想給下床，只把眼睛開得大大地，發呆在床上。

沒有光彩的眼睛，蒼白的臉上，毫無表情……滿臉的鬍鬚，給閉得緊緊的……

過了片刻，才恢復了”意識“從喉頭不覺地發出呻吟聲，把手向額旁一觸，數道皺痕，如溝壑般地橫掛著，被「縮短病」催老了！

那巨大的聲響是「汽油爐」點燃發出的聲響，大約五分鐘，油爐的火就熄了！

史克德，勉強站上來，頭陣陣作痛，喉嚨也痛，把手摸上額部，發燒，似乎退了些！用匍匐給爬到”海綿墊“的端頭去！然後跳下床……這一跳，使得他的足踝扭了，痛

苦不堪言。

……爲什麼那個沒有從那懸崖上給摔下來死掉，怎麼又回到這「藏匿」的地方來，睡了！

這一覺，並沒有把「活下去」的志氣給蘇醒過來，雖然沒有「喚醒」勇敢活下去的志氣，但是，也沒有把「一死了之」的念頭給萌上芽來。

今天，這「紙盒蓋子」又加重了，重得幾乎抬不起它來，……在睡覺的一夜裏，又告訴“我”縮短了七分之一吋，今天的身高，應該是「七分之二吋」了吧！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給抬高了紙盒蓋，走出外面，但是要跨出去的時候，把腹部給擦傷，足踝被夾住，使盡了方法與力氣才給“拔”起來……這一個“工作”又逼得他渾身無力，疲憊不堪！倦極了！

坐下冷冰冰地水泥板上，目眩神搖，……約過了十分光景了吧！眼前的“螢火虫”才消失了呢！

口裏乾涸了！飢腸轆轆，……氣溫相當低……今天，三月十四日……又一天過去了！外面“灰色”的天空，太陽露出臉兒，把“有氣無力”的光線照射來！地下室也被這

一道陽光“普照”

口渴了！必須解決，如今唯一的水源在於「隧道」—橡皮管—中，爲了要「喝水」得走了一段長長的隧道，向那邊走，到「池塘」裏去……

史克德又走進，不見五指的漆黑“隧道”裏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向前走，涼鞋的破洞，擦上了脚皮，陣陣作痛，非常難走。

約十分鐘的“路程”終於走到「池塘」前面來！急忙下到池塘裏，掬起水喝它，但是喉頭感到一陣疼痛！

邊喝了水，那無數的往事，倏爾一幕幕地出現，有如幻燈片般地……在「當時」……我這個六呎的彪形大漢，在上班，下班或例假日就抓起它來“噴灑”那綠茵如氈的，舖草了朝鮮草的院子，在夕陽西下的紅霞，餘暉照射充滿了愛的史克德家的每一個角落……水滴上掛上一道美麗的彩虹，……忘却了我身……

彼時的快樂人生，……和現在相比較……不知如何形容它！眞是罄竹難書。

如今—已經被縮短爲這橡皮管五分之一大小的「矮人」使用小得可憐的双手去掬起“小水滴”來喝它。

一切的幻想都消失殆盡！

他想，既然口渴也“治”了，還是走出這「長隧道」他掉頭走了！走向“隧道口”……在心底下不覺地，掀起了一種預感，我的「掉頭」是不是向「無」的世界走……

史克德把濕透的身子，抖動一下，向外頭闊步邁進！……再一個把星期“春天”就是來到人間，外頭的一切都蘇甦過來，萬象更新……小鳥兒轉枝頭，狗吠院中……暖和的天氣，和煦的陽光，普照著大地，……又是個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的季節……

孩子們在原野上蹦蹦跳跳！不知疲地……鍛鍊體魄，探討大自然！……

在這樣的大好時光裏，自己却只剩下，不到一個星期的生命，他又爲了“治”轆轆的飢腸，把泥磚的周邊給繞一圈，尋找“餅乾屑”……在脚下發見了一塊“沾”有些汚泥的餅乾屑來！

在“毒蜘蛛”的家「那邊」……還有麪包，但是那個地方是去不得的……還是回到那濕漉漉的海綿墊的“家”去，好好兒睡個“敗北的一覺”。

……在此時，不知什麼靈機給“叫醒“他”，他把脚步停住，……「對！我是有頭有腦的呀！我不能和那些毛虫，畜牲相比呀！我是有思考的頭腦，創造萬物的双手的“人

“呀！豈可……

這地下室是由我來支配的世界！豈可“自殺”！

我必須戰勝一切的“恐怖”……雖然身高僅剩七分之二吋，換算時間，只不過是數十個小時……我必須使用我的頭腦，積極地開拓自己的人生……」

「好！我決心幹下去！勇敢地走完人生的旅程，走到旅程的盡頭！……」

史克德自言自語道，又想；

「如果沒有勇敢的意念“活下去”豈不是行屍走肉，我還是勇敢地活下去！……我要爬上那陡峭的“山崖”上去取下麪包來！維持我的生命至最後一刻……」

這個主意拿定，眼前的濃霧，頓時消散似地！地獄上的砂漠上，含有「瑞雨」被一陣風吹上來降下一般地……潤濕了大地……

挺起胸膛，把地下室闊步一周，如當時受「閱兵典禮」似的步伐，……走到西邊的盡頭，忽然發見一塊大餅乾……，一見了「它」不覺地呑下了一口唾沫。

史克德趕忙抬起“它”來咬一口，又一口……味道嗎，已經發霉了！但是……這“霉頭”已經算不了什麼！

他決心了！我得先「解決」一件最要緊的事。如果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好！一定會成了「牠」的奴隸，甚至被「毒殺」而死，不如一條狗之死了！雖然決心了，但是恐懼的心裏一直沒辦法袪除。

爲了要戰勝「牠」必須有「精良的武器」

他把手一拍「對！對！」

汽油槽的下面，放有個大紙盒箱，在那個裏頭有〝縫紉用盒〞從那個裏面，曾經取出兩個〝指套〞來當〝水槽〞過。衣著的材料—布—也儲在那個裏面，曾爲〝獵〞餅乾的「絲線」也在裏頭。

史克德，從紙盒的裂縫給穿進去，〝滑下〞了布的山堆，到了〝縫紉盒〞去。

縫紉盒裏，有幾支閃閃發亮的針，散亂著，他想給抬上來，但是，它却有如打鯨魚的「獵鏢」一般笨重，完全拿不動。

他想，既然「針」不能舉它來，就換「大頭針」做武器，捨針而想用「大頭針」它却沒辦法找到它，仔細一看，掉在地上的之外，其他的「針」「大頭針」都給挿在「木塞」上。

挿針用木塞上的針，大頭針……都必須給〝拔〞起來，這個〝挿針用木塞〞却長得自己的好幾倍高，必須把「木塞」給倒下來〝拔〞起它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終能拔起一支〝大頭針〞來，……好重！但是給執在手中，似乎有力揮動它！

雖然給到手了，要帶出〝盒外〞，這才是又一個〝大問題〞……史克德，靈機一動，把〝粗繩〞般的「絲線」撿來之後，把「線」的端頭搓開……然後給綁上〝大頭針〞的頭部，……另一端則給綁於針尖處……

他下了力氣「呀！」的一聲，把大頭針背上來，這就可以了，有如騎士背了〝刀矛〞一般，……他試看看！能不能走動……前兩三步搖擺了，但是第四步就穩了！手中已經有了「武器」攻擊那可惡的毒蜘蛛，這支「大頭矛」大概加上精神是「夠瞧的」。

但是，要「攀上」那千仭的懸崖，必須有工具，「畢肯爾」「帽釘鞋」站立了半晌，還是無法想出這些「代用品」……

「啊！對啦！「鈎子」是最好的〝代用品〞」

就〝鈎子〞而言，七分之二吋的他，已經等於人與汽車之比。史克德，靈機一動，

決心再去取來一支「大頭針」給彎成「鈎子」一般的。然後繫上一條「繩索」——絲線。

換句話說，把繫上“繩索”的「鈎子」丟上去，然後順著它而上，攀上那懸崖峭壁上去。

史克德，爲了求生存，爲了克服勁敵……在充滿了希望，信心的工作中，汗珠流入眼睛裏，滿身都濕透了，却不以爲苦！

「大頭矛，登山工具」都有了，飲用水和糧食，這兩個大問題却未解決。

在海綿墊上，還有些「餅乾屑」如何能把這個「加工」成可帶的東西，這樣“遠征途上，才不致於餓死在征途上，貽笑四方。史克德還是做了！小心翼翼地，切成一方塊，一方塊，裝進「小布袋」裏去。

“攜帶用口糧”又給準備好了，還有維持生命必須的“東西”——水。既沒有適當的「水壺」那可惱人的事，……站立了半晌，……又給想到了！

史克德打算把「海綿」給切成一小塊一小塊，給滲透「水」上去。包在「塑膠小袋」。

大約費了一個把小時，一切工作給準備「就緒」——自殺——那恐怖的事，已經不再腦

裏徘徊了！

一切「征服」勁敵所需的工具都齊全。但是抬頭仰望上去，足足有「聖母峯」高的，兩把「庭院用板凳」相疊高的地方，幾乎冷汗都冒出來，立即頓挫之感。

但是不能做「退却」的打算，只有勇往邁進！

爲了攀上那懸崖峭壁，第一階段是必須上“椅子架”第二步才能上「座位板」然後可上椅子的手臂……這樣“循序以進”……「對！事情都有個順序的！豈可“本末倒置”“舍本逐末……」自勉之，作必要的決心與準備。

……史克德，把“鈎子”盡平生的力氣給抛上去，上蒼不負苦心人，他的「鈎子」一舉鈎上了！他沈著氣，抓住“繩索”一步一步，踏實而上。

一呎六吋時的回憶

在一個夜裏，貝斯吵著要“露伊斯”帶她到晚間開放的“兒童樂園”去。

一進大門，「空中遊覽車放了“光彩”」載滿了小孩子們，緩緩地繞於空中。有如

白、黃相間的”齒輪“旋轉著似地，噴射飛艇，如流星一般飛了過去。

回轉木馬，它的「支柱」發著悅耳的聲音繞著圈，取悅於小孩子們，小火車，小汽車裏的孩子們，發著尖叫聲，向父母，兄姊揮著手，盡情玩樂……

販賣部的前面，……展覽室前面，擠滿了人群，人山人海，車水車龍，水洩不通。

整個樂園的空氣，都給遊客的「二氧化碳」給汚染了！青白色的光線，交織成”綢緞花“點綴在星空中。

「媽！可以不可以搭回轉木馬去！……」

貝斯執拗地向母親請求。

「好哇！……」

露伊斯回答著貝斯，回頭看史克德去，車後的座位上，臉色蒼白的史克德毫無表情地坐著。他那個子太小了，有如一顆”黑色的果實“。

「史克德！你怎麼辦？要在車子等？或是！……」

「只好是如此吧！……」

「媽！我們走吧！……」

「好！好！妳這個寶貝！……」

露伊斯把車門上鎖了！貝斯在車邊跺地敦促媽快走！

他們母女倆，拉著手，向人潮中消失了！

被留在車子裏的史克德，又是感概萬千”為什麼到這裏來，我好好兒留在家裏看家就夠了！何必？……“

想到這裏，他把車中的坐墊給拉過來墊高，臉兒給緊貼於窗上，……

……那少年時代，我也曾經自個兒帶了豐富的零用錢來此地，到處闖跑，……這”兒童樂園“的一切玩樂工具……那一個沒有我的足跡……東奔西跑，有如脫韁的馬，跑得臉兒都紅了，心臟跳動不已，……尤其”抓住“在噴射小飛艇旋轉的恐怖狀，……給回轉搖幌而不愼墜落的窘狀……一一浮現在目前。

一口氣買了六條熱狗，塞滿了口袋，邊啃邊走，跑遍全園，口渴了”蘇打水“的自動販賣機，能提供最好的服務，香甜可口的冰淇淋……玉米花……

這樣，眼福，口福全到……這少年時代的甜蜜生活，我也有過的呀……彼時的快樂時光歷歷在目前。

但是，如今……我已處身於那遙遠的星座中似地，在夢遊過的地方，遊蕩似地，在眼前擴展開來。

……怎麼把我〝鎖〞在車子裏！……

史克德不覺地無名火冒了三丈，……如果大膽的〝跑〞出車外，迷失了路途，給人送警，給人以爲是個「幼兒」……或是身份〝暴露〞了……這又怎麼樣？

豈可被關在這悶死人的車子裏……我不能再車中〝呆〞下去……

但是車子的門是被鎖住，……他決定爬窗戶了！……

窗子一開，一團冷空氣，迅速地向車中流進來，他主意拿定了，脚給踩上窗框，跨出窗外，把脚踏上〝手把〞的瞬間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史克德一尖叫，不愼失足，滑落到車外，落地了！糟糕！已經不可收拾了，沒有辦法再回到車中去了！怎麼要出這個〝花樣〞？自己也莫名其妙！

在他的身旁，汽車飛也似地疾駛而過，雖然相距約有八呎之遠，……但是，那引擎的轟隆聲響，幾乎把他的鼓膜都震破了！

事情到頭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乾脆到外頭「遊歷」去……看前面……人群的嬉笑聲

，全家福的出動……充滿了和平氣象……史克德把馬路衝過去……

爲了躲過人家的耳目，一口氣跑到樂園的後面去，這裏却沒人〝看守〞把鐵絲網籬一掀，幼園的園生一般大的他，輕鬆地過關。

過關之後，他把一所搭著〝大帳篷〞下去，那個下端一掀，竟開了，立即可看到〝霸王戲〞。

這個帳篷，看樣子是奇禽異獸的「展示舘」先映入眼簾的是「双頭牛」牠以粗繩爲籬，給圍住其中，牠露著烱烱目光，看著遊客……仔細一看，牠是〝標本〞

史克德把帳篷了一瞥，還展示的〝難得一見〞的奇禽異獸……六隻脚的〝怪狗〞，人皮的「怪牛」三隻脚，四隻角的羊兒，桃色的馬……會飼養小雞的大肥猪……

把世界奇聞給集中於一處，通路的那邊，給人群擋住視線，無法看見！

這展示舘，完全是蒐集世界〝怪物〞之「精華」史克德飽了眼福之後，忽爾想起自己來！……

……如果我給〝站立〞在双頭牛給母猪養小雞的中間，故作姿態……那時候，是不是也可以成了「衆人寵物」一定集了衆人的眼光，……而且樂園的老板，保證他發了一

筆"縮短男人—史克德"的財！

在這當兒，……從那邊的小屋走出一個彪形大漢來，這個男人，把史克德看"上"了！他感到"危機四伏"就掉頭，邁開大步走了！

「喂！小寶寶！……」

那個男的叫他停住。

史克德感覺到，這個人來意不善，跑了！跑到大拖車的後面，機警地躲到"輪間"去。

那個大男人，雖然跑到"輪邊"但是史克德太小了，屏住呼吸的他，終能躲過"厄運"那個"抓人"的人，不知在口裏說些什麼，向那邊掉頭走了！

大拖車裏，隱約聽來女人的歌唱聲，史克德把有燈光的車窗看上去，……這個歌聲充滿了"磁性"終於吸住了史克德的腳步……

史克德，被歌聲"迷住"了！

……雖然"不自量力"但是這"愛美"是出自人的"天性"無法遏止的，決心前往拜訪"去。但是要爬上車上，史克德的身高而言，這又是個"難關"那四個階的小梯

子，是不是能爬上……

他抱著決心「百看不如一試」走上前去！把手一抓，……「啊！天啊！……」這個梯子，似乎爲他而設計般地「恰到好處」

史克德，抓住扶手，爬了上去。

打量「門」比他高了兩吋左右吧了！

從門口的小窗子，把裏頭一探，……他的喉頭幾乎給哽住了！那個裏頭竟是個「小世界」那裏頭的"佈置"傢俱……椅子啦！沙發啦！桌子啦！……都是爲「他」而訂造來的一般……

懸掛在天花板的美術燈，竟是不用墊高椅子也能把繩索開關給拉上，……

這個世界……眞是有偶無獨……怎麼這麼巧，今個兒晚上，爲什麼能有這種眼福，艷遇。他"膽大包天"竟敢去探看，女人的居室，……

在邊歌唱，邊穿著的那個女人，似乎感到外頭有人，不由得掉頭過來，兩人的視線合致了！那個女人吃了一驚似地……目瞪口呆……

他也立即感到心跳"期望"的事忽爾實現似地，但是史克德，還是懷疑自己的眼睛

。

女的却把扣子扣上之後，向門這邊走來，她的這一走來，史克德不覺心大跳" 曼波"鬆開了扶梯的手，幾乎失足，掉下去，他趕緊抓住扶手。

女的給打開了門。

「您是？您是誰？……」

看史克德發呆著，一言不發……又追問：

「您是誰？……您幹什麼來的呢！……」

那個女的聲音，帶些恐懼……

史克德看著這女的舉止容貌給楞住了！小小的臉兒，塑造的「娃娃」般的鼻子，嘴唇，有如玻璃珠崁的綠色眼珠，閃閃發亮的「金髮」從髮間隱約露出旳有玫瑰似的兩"朵」耳朵……

「您是誰？……」

「我叫" 史克德"！……」

他的聲音，似乎因興奮而嘶啞了！

「您！……您……和我一樣……是小……」

「是！是！是個……」

倆人互視著……

「我因爲聽見妳唱的那美妙的歌聲……」

「進來！進來好嗎？……」

史克德毫無躊躇地，一招就進到大拖車裏去！這個地方一進，有如「賓至如歸」的親切感。

她把門關上來！

「你忽然出現！我不覺地吃了一驚！」

「我知道！……」

史克德毫無隱瞞，他咬緊下唇，在心底下想……乾脆全給抖出來……也許能聽到心聲……

「我……我就是在大衆傳播裏被介紹的" 縮短的男人"……今天在妳眼前忽然出現……把妳嚇住了！對不起！」

她給這〞坦白〝的透露呆住了！

「原來就是！……」

她的這〞回答〝到底是失望的心聲，或哀憐的聲音就無法去領會它。

「我叫〞克拉利斯〝……請多關照！……」

兩人，不覺地握其手來，不知說些什麼好！握住了手給發著呆……如木雞的……許久許久……

「對不起！我這個〞不速之客〝忽然來拜訪、打擾，請原諒冒失之處……因為沒有遇著過〞同類人〝所以……所以我不知怎麼打個招呼法了！……」

「不！不！我衷心歡迎您的來臨呢！……」

克拉利斯，毫不思索地回答，然而綻開了口笑了！

「我看見你，站在門口……我以為在做夢！……」

「我的事兒……您是不是在報端看過了？……」

「喔！我篇篇詳細看過了！因為我也同樣命運呢！……現在團裏是〞淡季〝我本來不想幹這一行的……但是這馬戲團的團長是多年的朋友……一再邀我來……在盛情難却的情形下，我終於答應他……

這樣說來，我是幸運的了！……能遇見您！……」

「如果留在家裏就沒有這個邂逅的機會了吧！……」

「奇怪！我們是初見面，但是我感到有如多年摯友……未曾見過面的……您……」

「也許，我們是〞同類人〝這是不是……同病相憐的結果嗎？……」

「同病相憐？……」

克拉利斯在口裏覆唱一次！

史克德笑了！他倦了！不待克拉利斯的招請，自個兒坐上椅子去，……一坐下，脚却能踩在地面上，……這個〞滋味〝好久沒嘗了！有飄飄欲仙之感。

「您說我們是〞同病相憐〝的結果？……」

他把克拉斯困惑的臉兒給探視著，……

「我並不悲嘆自己的命運！……」

他被她的「回答」給衝上〞心岸〝來似地……

「喔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我本來不是這個意思！不過我該承認，我因為這個〞病〝

一切都變了！……自從身患”縮短病“之後，看的，聽的……都觸怒了我的肝火……幾乎養成個”孤獨性“的心狹病人……」

克拉利斯，輕輕地拉住了他的手……

「我知道，我可以了解你心境的，我也曾有夥伴，……我也曾結婚過……」

「啊！我這個人……眞是！……」

「你的處境，我是可以體會的……太太，兒女……一天天的長大，但是你只能每天看著他們的成長……家人漸漸離你而你！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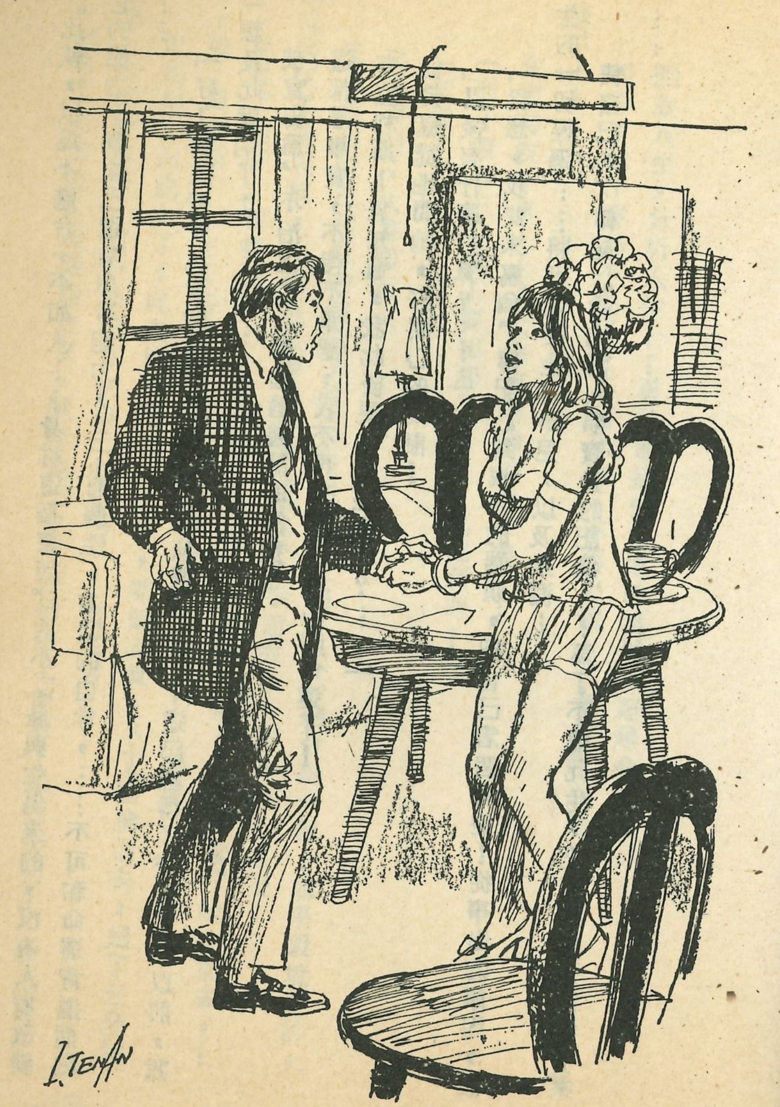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在不久的幾天後，會比妳矮下去了！……」

克拉利斯，把史克德給拉過來，把他”投進“自己的「懷抱」裏，撫著他的頭髮，……

「您不是個”可悲“的人！雖然身子比一般人矮，但是，在我的眼光裏，您是個了不起的男人，……如果能抱著這個念頭，您是不會寂寞的呢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抬頭看她注視她的眼睛……她的眼神裏洋溢著，同情，勉勵之情……

「對，我還是個大男人！我的想法錯了！自己的過去……過去的生活方式給”身材



“比較，以爲不適合，不如人……身材這個東西”大小“是與生俱來的，沒有人有改變它的能力，我自己還有思考能力，……有個性，有我的自尊，……不可和命運背道而馳……

「好！我該接受現實的挑戰！病！已經無藥可救了！這已經得了證實了！以前，我一想及此就怕了！

被宣告爲”不治之症“曾逃過醫師的治療！

這都是事實，不得不承認，我不再咒罵我自己的命運了！

克拉利斯！您知道，我此後要做那些事嗎？……」

他笑眯眯地問她，好開心的問話！

「以後有什麼打算？……」

「我想，我要來寫個”傳記“到旅程的端頭，把自己看個清楚！從事出的原因，發生的一切經過……將可能發生的事兒，以及推測……

使自己的”傳記“給成爲人類寶貴的記錄……爲了不虛此生，把它詳細地記錄下來……

洞察人生，分析人生……勇敢地接受命運的挑戰，超越命運！

如今！我什麼都不怕了！不再恐怖，不再恐懼……勇敢向前進，走到旅程的盡頭爲後己！……」

在這時候，有人上了大拖車階梯的大聲響……

「喂！還有三分鐘！要出場了！……克拉利斯！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她隔著門，大聲回話。

史克德和克拉利斯的邂逅，使得在這利那之間，把心結合在一起！如果環境允許，願立即成了連理枝，比翼鳥之勢，不願這樣就分手而去……不！不！甚至……

但是”理智“却喚醒他……露伊斯的慌張狀，給想起來，不得不離”她“而去，……

……她—露伊斯—一定在各地方東張西望，佇起了脚跟，……看望”我“回來！

史克德，到底走了！向克拉利斯告別之後，嘆個大氣，下了階梯而去，過了五分鐘光景，回到停車場，露伊斯佇立在自己的車旁……發呆著……

她看了史克德，趕緊跑上來，默默地把史克德給抱上懷裏，她的臉兒……浮現著，

怒與憂之混合，他很快地給領會它來，她給抱他回到車子去。

「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「我呀！太悶了！我散步去！……」

但是，自己心裏明白，有些〝愧對良心〞之感逼著他而來……雖然說不是超越〝界線〞。

「我回到車子來！車中竟沒有人！令人擔心了呀！」

露伊斯說著，把他〝放〞到後座去。

車子開動了，克拉利斯別出心裁的「家」—大拖車出現眼前，映著燈光的窗戶……小扶梯，都清晰地看見……他不再孤獨了，在今個兒晚上，收獲可不小，能邂逅自己的同類……只想及此，心胸就溫暖了！

不顯身的敵人

史克德，渾身解數，一直往上爬，把庭院用板凳，相疊兩個的「懸崖」給爬了！他

已爬到下面一個椅子的「座板」上來，他把身子依靠在有三千年原始林似的〝椅臂〞慢慢地嚼嚥了〝餅乾〞。

到此地，還未動過「水壺」—含水的海綿。他把捲成的〝絲卷〞，繫上鈎子的絲，閃閃發光的「大頭矛」給放在一邊……

一吃了〝餅乾〞身子的疲勞，似乎一吃而消。

吃過了豐富的一餐，慢慢兒伸手去撫摸身體各部，除了「右膝蓋」有些脹腫之外，都〝充滿了活力〞這個理由很明顯，在爬高的時候「粗繩」搖擺不定，把膝蓋去碰山壁—椅子—的結果了吧！

希望不要〝惡化〞。

吃完了「餅乾屑」立卽成口袋裏的小塑膠袋裏，取出「海綿」用双手去〝擠〞出水滴來，慢慢地給喝下，口渴，一服見效。

它雖然已經有些「發臭」但是帶些微溫，……現在能喝到這種〝水〞已經感謝天都來不及……滴滴如甘露！

所以說，〝它是救命用水〞！

史克德把〞登山用具〝自製鈎子給檢視一看，因長久的時間，給吊〞直〝了一點，但是他自己相信要把它彎回去，這個〞力量〝還是有的。

在這個當兒！在上頭忽然發生了個巨響，全身不覺地戰慄起來！

抬頭一看！並沒有什麼東西？心臟的跳動加劇了，在上頭，是不是有那可怕的「黑色未亡人」躲藏著，向我相機進剿。史克德戰慄起來！

「來吧！我什麼都不怕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把〞大頭矛〝給扛上來，它的重力壓下，膝蓋感到一陣疼痛。

「好！我要勇敢殺敵去！……」

他大聲喊道，自勉自己……咬緊牙根，彎下腰去拾起「鈎子」來。

第一階段爬完，要踏進第二階段爬上「椅臂」……這才是個〞大問題〝本來問題是沒有的，但是上頭沒有可鈎住鈎子的地方。距離只剩〞五〇呎〝左右！

他把各角落給細察一下！

「好！我就從椅背上去！……」

在壁上，有的地方，釘有「板架」它和座板平行相向。這個板架的下端，幾乎到地

板高，在這最下端的板子要把它鈎上去，這是一舉手之勞的事。

史克德主意拿定，立即走向椅子背後去〞偵察形勢〝然後再作考慮。座板的板子間，那個間隔雖然寬一點，但是，好像沒有問題。

最初的間隔，史克德把〞繩子〝—絲綠—給捲成「電線狀」丟進板子間去，那個鈎子打中了〞板子〝就發著悅耳的金屬音……

在此時〞汽油爐〝偶然點燃上來，發著怒吼！……

這個猛烈的火熱，出於唐突，他幾乎給休克，把双手壓住耳朵，把眼睛閉了下來，這個突如奇來的「雷鳴」他把兩耳用手去掩住它。

整個身子都不由得戰慄起來。

約十分鐘光景，汽油爐的火熄了〞吼叫聲〝也跟著滅掉。他把身子站穩了姿勢之後，飛也似地出發了！

他盡了平生的力氣給躍過去，但是用力過猛，儘管「躍過」要脚尖著地的事都給忘了！以脚著地之後，一擺，全身同時落地，幾乎由天空摔下一般……

這一記，摔得可重，再走了第二個小揷板。

到了下一個“間隙”時，背在背上的「大頭矛」—大頭針，給却下來……史克德打算，先給拋過“深溝”那邊去。這樣“輕鬆”多了！

他先丟過“絲繩”然後再拋過「矛」

尖銳的「矛頭」刺進橘黃色的板子上。但是插得不深，一搖幌之後，倒下了！開始起跑了，做個助跑動作的他，看「矛」向斜面滑了！

這樣，這隻「矛」會滑落“深谷”—板子間隙—去的，一定前功盡棄。

史克德，看情形不對，立卽跑上前去，……邁開大步，跳躍似地向前去，又偏偏把“疼痛不堪”的脚給著地，這一下子可不得了，痛得咬緊牙根，追上滑落中的「大頭矛」鬆了“帶子”的凉鞋，有如不合適的「父親的雨鞋」鞋聲響徹了大地。

右脚的凉鞋脫落了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向正滑落中的「大頭矛」猛撲過去！「啊！」史克德尖叫一聲，他的脚被不知什麼東西“刺”上了！

“矛”的滑落速度加快，他却因刺上了“刺”不得不拖著跛脚……忍著痛苦猛追上去……他看“大頭矛”將落下去，忍著“膝蓋、脚底”的痛苦向前一躍，猛撲而去，但是，說時快，那時慢，終於給滑下去。

這一“滑”他把眼睛給閉上來，以爲一切都完了！好在，他的「大頭矛」和板子的間隙是平行的，沒有絲毫歪斜的落在“對面”的板子端。

看樣子「有救了！……」他氣喘如牛，給呆立半晌，把身子站立在「懸崖」邊，彎著腰，努力地去“抓”它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終於抓住它，給拉上來。

史克德祀唯一的武器—大頭矛—給深深地插在自己站立的地方。

“工作”完了，脚底陣陣作痛，精神已可灌注這個方向來。史克德坐上“地板上”把脚底給彎上來，仔細檢視看看！原來是隻木條的“裂開的硬纖維”巧妙地刺上脚底，他認爲，不取出來，豈可保平安。

他想辦法，把木屑頭抓住之後，用指甲給抓住之後“拔”它起來。鮮血隨著木屑而出……雖然不敢滴下眼淚，但是沒有咬緊牙根，怎麼能配稱爲大丈夫！

“刺”被拔上來，想把打得腫脹的膝蓋想給撫摸它，但是手一去，立卽把它縮回來。把手掌反過來一看，一塊不小的肉被剝上來，原來在猛追“大頭矛”的時候，跌倒是原因了吧……

胸前是濕淋淋的……連裏頭也有感到水在滴下去……他立卽感到海綿墊的“水”給

〞擠出來〝的……
他幾乎〞萬念俱灰〝無一是處，事事不如意，史克德決定坐下來〞閉目養神〝看是否能恢復心緒的安寧。
史克德坐下來，閉上了眼睛……眼前倏爾出現母親的臉兒，似乎告訴他，勉勵他：「德兒呀！千萬不要氣餒！不要輸給惡劣的環境！……」
〞遍體鱗傷〝自己非以〞土法〝治療是不得的。
史克德，把手帕撕開之後，當繃帶，給包紮手掌上的〞傷〝然後其撫摸膝蓋，忍住疼痛，費了十幾分鐘的工夫，把它一直擦著……好像有些效果……
再回頭去把〞脫落〝的凉鞋撿回來，一層層地縛上〞繩索〝修理它……雖然〞外觀〝效果不好，但是却能「實用」穿上去，比左脚的緊得多。
這個〞征途〝不得不再向前走，豈可輸給這種〞小挫折〝再向前面的板子〞前進〝這樣一來，不得不注意〞前車之鑑〝千萬不能再演出其〞覆轍〝。
史克德小心翼翼地，在「大頭矛」的頭部繫上繩子，先把它向前方的板子拋去，然後，自己才盡平生的力量跳躍過去。

「投擲」過去！終於成功了！人越過之後，再把〞鈎子〝的繩子拉動，它也隨著而來，一面留意〞著地〝的一脚，千萬不要以「傷脚」著地，否則越來越大的，更妙的是，結在繩子的〞矛〝沒有可能掉到〞深谷〝裏去。
據此工作上的經驗，一切事情都得〞手腦並用〝否則沒有成功的可能。
如此〞反覆作業〝數下，終於能爬上橘黃色的椅子傾斜的〞座板〝來，再來是陡峭的〞山壁〝—椅背—部份。
數下的反覆作業，有精疲力竭之感，他不得不坐下來，仰望那幾乎垂直的〞千仞峭壁〝看望—椅子的靠背。在數十〞呎〝的高處，看見〞板球用門〝板子凸出，橫放於懸崖上……
他靈機一動，……這個〞球門〝一定能利用它……
史克德為了〞征服〝這天然之險，先坐下來，整理呼吸……從口袋裏取出〞海綿水壺〝給僅有的〞攜帶用水〝擠出來滴下去，……這樣再〞養精蓄銳〝之後，再往〞前一程〝走，前一程當然是〞椅臂〝了！
似乎沒有多大困難，從三張板子釘成的椅背，有另外的板子去〞交叉〝釘合著。因

爲有了這種〞結構〝只要在〞第一個板子〝給鈎上鈎子之後攀上去，連續作了這種動作，它就可以〞上去〝。

抛了第四次的時候，鈎子終於鈎上第一個〞板子〝，背着「大頭矛」攀上第一道峭壁—第一塊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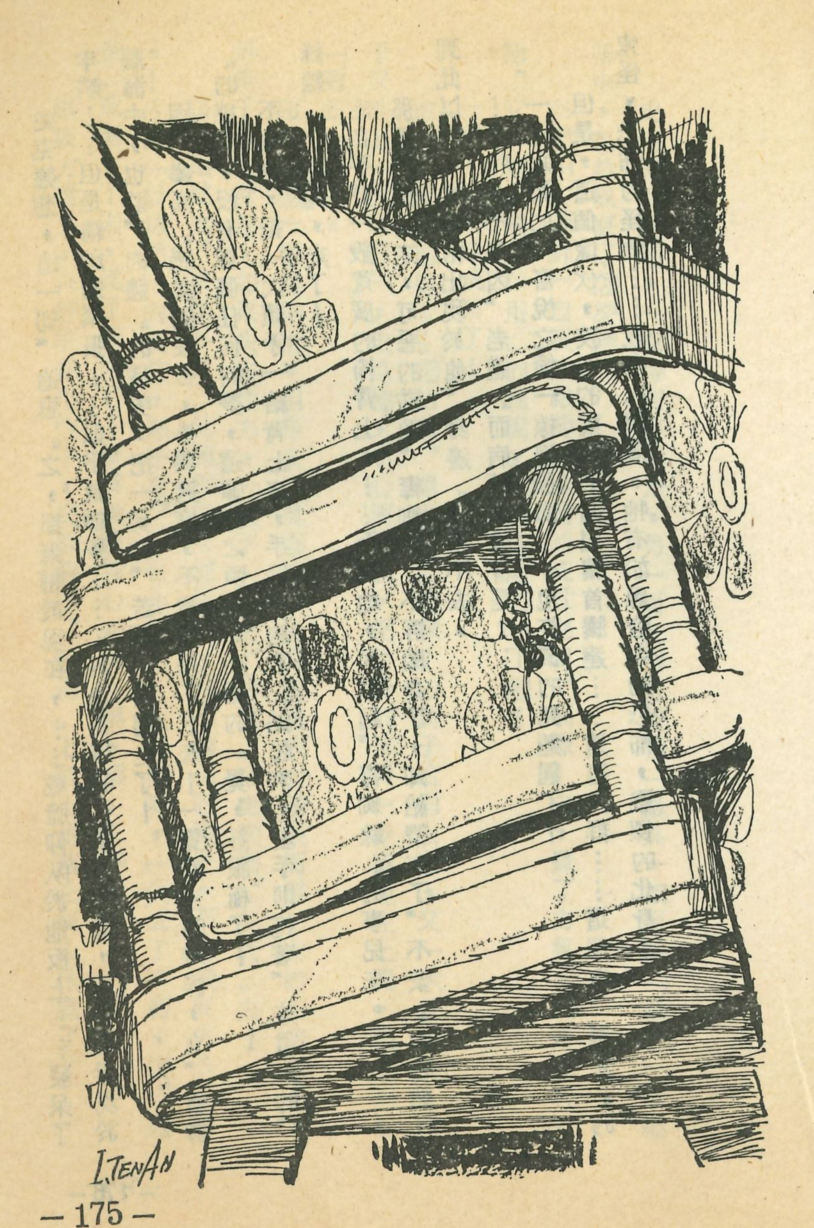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，耐心地爬著，到最上頭的板子去的時候，已經過了一個把小時了！到了上頭，給彎曲的「鈎子」幾乎成了直線，也是〞體重〝給拉直的吧！

我就不再給〞加工〝任其直下，做〞相反〝的方向掛於相疊的椅子上部一架的椅臂，依此攀上去。

費盡了氣力，終於爬上椅臂上，氣喘如牛，無法站立，只好給躺下，恢復氣力！

大約十分光景，喘氣也逐漸平靜了！勉強撐著身子站立起來……搖擺不穩的走到〞懸崖〝邊去，俯瞰下面，下面的「椅子」那寛敞的椅背，……一看它，不覺地感概萬千……我曾經也是有那麼寛的〞胸脯〝而且很輕鬆地可以搬動了椅子。

……但是，如今……那些都是成了過去，成了〞歷史的陳跡〝往事如煙，只能嘆息吧了！



史克德想，這一切〞追思〝之，都無補於現在，……乾脆仰臥於地板上……發呆了半晌……但是精神的緊張……似乎馳緩多了……各色各樣的往事，回憶，却不再浮現於腦海中，也許〞肉體〝的疲勞，把一切的〞苦腦〝給趕走了！

因〞攀高〝懸崖的疲勞，勞累過度，不覺地睡了下去！一覺醒來的時候，有〞新鮮〝的感覺，沒有做個任何的夢，這彈指之頃的，安穩的一覺，舒服極了！

不由得，把「大頭矛」給背上來，手持〞鈎子〝站起來，左手則拖著〞笨重〝的〞絲線〝—粗繩，走了！

走在平野一般寬廣的椅臂上，……不覺地，又想起〞毒蜘蛛〝的事兒來。

那個早晨以來，可惡的勁敵〞毒蜘蛛〝不再顯身了，却給帶來了〞不安〝的心緒，到此以前，牠時常出現於他〞身邊〝徘徊不去。

……牠是不是因〞老邁〝而病死？或者是？……

一片短暫的「喜悅之情」掠過腦海……也許眞的死翹翹了？

但是，這個傢伙，狡猾的東西！偏偏驟首騰達……遺害人群……這個有〞毒牙〝的鬼怪，恐怖的怪物……最令人頭痛，牠有如黑暗中的恐怖，戰慄的化身！

史克德到此地，一面得恢復氣力，另一面就得再整理「器具」如果那「鈎子」在攀吊中，忽然成直了怎麼辦！

他把「大頭針」自製鈎給插進椅臂的支柱之間〞間隙〝中，費了力氣，再去彎它。

把〞它〝彎成到〞夠用〝的程度，「熟能生巧」了吧！

一彎，很快地成功了！

他必須再向前進……把結有〞繩索〝—絲線—的鈎子給向上抛，又一次就成功。鈎子又鈎上「板球門」，史克德，小心翼翼地，把平滑的球門一步步地往上爬，爬上那有「麪包」之處。

這「峭壁」雖然平滑，但是在長度而言，比剛剛過來的階段而言，大約三倍長！下界是千仭之深谷，如果失去臂力，一失手，一定〞明天〝才能墜到〞谷底〝去！

這一道路程〞果然不錯〝比剛剛的兩道艱辛，向上攀高的途中。不知幾度失去平衡，……那「板球門」的支柱，幾乎有〞十年生杉木〝大的樹幹，一失去了平衡，這〞繩索〝竟纒上了去，爲了解開它！就得煞費苦心去踢、轉、擋……等動作……

精疲力竭了，只好吊在半空中，把脚纒在〞絲繩〝上防止滑落之後去休息了！

但是……這一段艱鉅的「路程」上蒼却沒有負史克德的苦心……有如”九死一生“安全地爬上棚架上端來！

肌肉都痙攣了！渾身無力……這個高度，大概七〇〇呎，足足有吧！坐到懸崖邊，把腳給垂下半空中，搖幌它，這個”滋味“是很少人可以體會它的。

又過了一刻光景，站起來俯瞰”下界“這地下室鳥瞰之，這個”展望“……竟和自己過去—大人世界—所看的沒有一個地方，和它可媲美……

科羅拉多的大峽谷，黃石公園……都不在話下……

紅色的大橡皮管，有如大蟒蛇，捲曲了身子，盤踞著……彈簧椅，它露出於外的彈簧，如鐵樹開花一般”怒放“著……有如沙漠綠洲中的花！

從上面眺望下界，東南隅，清晰地可見一個”洞“……有如井口大小，那是曾經，幾乎掉下的地方……現在從這裏看去，有如一個”小黑點“。

把眼睛給看去”紙盒蓋子“—那個曾是「藏身之家」從這裏看去，如一張「老郵票」成了灰色的四角體。

史克德把下界眺望了！頓感肚子轆轆了！用爬的，向椅子的”腳“部去！再來一餐。

這一餐是最後的了，吃完了它就沒有了，從口袋裏掏出餅乾屑和海綿水壺……啃它，擠它……這滋味異乎尋常……沒有身歷其境，豈能體會它……

……到此地，再往上攀的「作業」却充滿了信心……這個信心”油然“而生。……”百尺竿頭“再進一步，也許指出而說。

果眞，再進一步……那大塊麪包，却等著我去取它。如果能巧妙地把「鈎子」鈎住「道具架」上，糧食問題就迎刃而解……要下去……這倒是一件極容易的事，是一舉之勞的事！

他又費了幾次拋繩「功夫」鈎子給鈎上道具架上，把自己給吊上去……

棚架上……這個地方，已經積滿了沙漠般，蒙蓋了一層厚厚的沙塵……從破碎的玻璃窗，射進了淡而和煦的陽光，透過破窗子，能展望無遺……

巨大如隧道的管子，粗繩大的鐵絲，……石塊，厚紙……左方給放置著有如巨塔的油漆罐……熱水瓶……再前方就是一大片”荒地“……

在那個約二百碼之前方……有一大塊麪包……

史克德決心橫渡〝沙漠〞而去，走過這一段旅程，取〝它〞去……但是，在腦海裏，卻突然出現「毒蜘蛛」的事兒來……

——那個〝傢伙〞現在到底在那裏𥨊藏著……

附近一片靜寂，有如死的世界……一道光線，忽然射個進來，滿屋子裏的塵埃給照射出來。

史克德把「大頭矛」給從背上卸下來，他把尖銳的「矛尖」給看上……

「好！走了！……」

他闊步向前邁進！手裏帶著鈎子，繩索，大頭矛……小心翼翼地，環顧四周前進，……在沙漠上拖著它走的繩索發著〝怪叫聲〞令人毛骨悚然。

走了五分鐘光景了吧！史克德倏爾回頭一看，……並沒有發見任何東西……但是心跳卻不由得加劇了！不覺地，似乎將有時「發生」之徵兆，他把〝絲線〞——繩索捲成輪狀，掛上肩膀去。

又有個怪聲響，把大頭矛給執好！隨時採取攻守姿勢，應付突襲來的勁敵……站穩了腳，瞪大了眼睛，注視前方……倏爾回頭，……卻又沒有什麼發見。

忽然從後頭傳來了「轟隆！」一聲，有如炸裂的大聲響。

那是汽油點燃了火的聲響，這種〝炸裂〞似地轟隆聲，在矮小，小得可憐的史克德來說，這個是可怕事物之一，凡有大聲響，壓迫感就大了！只好用双手去緊壓耳朵，給蹲下來！

約兩分鐘後，汽油爐的火，突然熄了！昏暗而發著〝霉〞似的砂漠上，又恢復寧靜……

……又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漣漪在心頭……〝牠〞也許把自己倒懸在天花板中，相機向我進剿而來！

不覺地牙齒〝咔咭！咔咭！〞地作個響，在胃口裏給裝上〝冷冰冰〞的冰塊似地……

在〝征途〞中，偶爾碰上木片，磚塊，高高的沙丘……他都時予提高警覺……隨時防備那〝巨大〞的毒蜘蛛，……執緊了〝矛槍〞向前挨去，能確定「牠」沒有在那個地方……就放下了「心」再向前走！……

在這種「緊張萬分」的情況下前進，的確損傷了精神不小。——史克德在心底下想

……要如此緊張，不如以無防備的情況下，向前做個〝衝鋒〞到麪包處去……

但是，這種有勇無謀的行動，到底是傻事，把主意拿定，還是決定以「穩健的步伐」前進，……到〝麪包〞處，竟忘却自己正是〝飢腸轆轆〞的時刻。

史克德，站立到〝白堊舘〞邊去，這個白色建築物正是塊大麪包，從下面看上來的時候，有如一小撮的〝東西〞站到它的下面來有如個「七層高樓」。

這樣，幾乎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罄的「大麪包」這糧源是夠「一生」享用，但是不能搬它走呢！

史克德想：只要再一、二天的糧食就夠了，夠餬口，足夠地養活自己！

他爲了「取」它來吃，小心翼翼地，東張西望，……但是，沒有毒蜘蛛的出現……牠死了嗎？……

如果說，牠還生存在這「地球上」必須有一天〝碰面〞那時候正是……展開「有敵無我」的大決鬥的時候……

他想：趁著〝牠〞未出現之前，快快〝開採〞麪包，裏腹以後再做打算……史克德把大頭矛給插進砂堆裏去……用〝萬能〞的双手去〝挖掘〞它……這個有如白堊舘的建

築物，……一挖之下，很容易地崩了！

挖了一次，把它一把抓，塞進口裏去……夠滋味了！冒了一段危險的旅程，又陷於空腹的當兒，這種味道，的確難以形容的……食慾猛進，挖了挖……把〝建築物〞大的麪包給不知挖了幾十下……塞進口裏……

差不多了！才歇手下來！

幾十口的麪包屑，給塞進口裏之後，口裏的水分也被吸光了！無法〝配合〞從口袋裏取出〝海線水壺〞來，小心地，打開〝口〞把〝水壺〞的水給搾出來，搾完了，隨時把它扔了！

既然裏腹了，爲了準備「後日」的糧食，擬挖成自己身子兩、三倍大小的麪包！有了這個……足夠了！……

把鈎子給鈎上〝麪包〞的一端，拖到〝懸崖〞邊去……然後脫下〝鈎子〞從後面拖著「它」下千仭的懸崖……

〝這麪包，一下，到〝深谷〞下的平坦地方，因爲空中的加速度……那個第一個大麪包，竟分成〝三大塊〞所幸，沒有被粉碎……「取糧」工作完成！

——啊！毒蜘蛛不在，這樣完成了”宿願“終於得到它了！這樣確保了糧食之後，得”下山“去，走到懸崖邊，回頭一看！那一望無垠的沙漠！……不覺地心跳加快了！剛”攫得“糧食，應該放下一百個”心“的當兒……不知怎麼的……似乎有何東西”催促“般地心直上冒跳……

「對！我不得下去！我攀上這深谷上，還有個任務未完！必須把”害人精“的毒蜘蛛給殺掉，免得遺害人類……所以我歷盡滄桑而爬上來！豈可立即下去！……」

主意拿定，從地面撿起了「大頭矛」，史克德掉頭再走回”沙漠“去……疲勞一時湧上來，四肢無力……走不出一百呎，他坐上沙丘上，氣喘如牛……

把大頭矛給放在腿上……提高警覺，向四面張望……

—好！我一定等牠！等牠冒出來！……

十吋時的回憶

跟美麗的”同類人“—克拉利斯—訣別之後，回到家裏，史克德在暗地裏”取下記錄“寫了回憶錄。

每天帶著小小的備忘簿用小鉛筆，厚敦敦的簿本……下了地下室去，除去一切「干擾」在冰冷的地下室，忘我似地”埋頭伏案“寫得手指頭都僵硬了！肩膀酸痛之後，才站起來……

在這不得已的，體力透支時，做個柔軟操，把疼痛處給揉揉，搓搓才再繼續揮筆，……

奇怪！讀書雖沒有破”萬卷“下筆却如有神，過去的一切，却一幕幕地湧上腦海裏來，……史克德深怕”回憶“即逝而去，立即疾書而下……被迫得不能停下了筆。

這樣，過了數個把星期，他所編著的”縮短的男人“一本未曾有人所著的書，連詳細的”時間、地點“也給登上了！

稿子成了！再來是校對，打字……

寫成之後，沒有可能向愛妻露伊斯透露這個秘密了！

根本無法向她「說謊」了！如果說：為了打發時間，請她借來一架”打字機“……

這在一天之內，立即露出馬脚的，她雖然是高中畢業，但是在自己的努力奮發之下，她

的文學造詣，高於大學文學系的畢業生。

「借用打字機」租金昂貴，而且就史克德的身材而言，要打字，那笨重的鍵子，對他來說，負荷過重了！家裏頭，那有租金，自己〞心裏明白〝

在一個晚餐之後，他向愛妻透露了「稿子」的事，露伊斯雖然沒有直接讚成這個「壯舉」但是在翌日下午，有個「打字機」公司的小工，用一顛小貨車，送來了打字機和用紙來。

他開始了！在大人時代打字方面，史克德是個〞能手〝現在〞重新〝試試看，似乎沒有忘掉過去的一套技倆，每天坐在打字機前面，打下了〞笨重〝的鍵子，向下專心一致的當兒，一切的煩惱都沒有湧上，時間飛也似地過了！生活上充滿了希望！

在晚間，抽個空，向雜誌社，出版社寫信……到此地步，露伊斯，好像關心「出版」了！

三天過了！在兩天之內，六家出版社，都很樂意接受出版，而且高價地……

露伊斯領略到；史克德的這種做法，不疑是爲了保障她們母女的生活而爲的！不覺地熱淚盈眶而出……

——

一個萬里無雲，蔚藍碧天的下午，郵差來了，遞來掛號信……是紐約一家著名出版社，牛津社的大信封，抖動著的手，打開緘口一看，〝一張〞不薄〝的稿費支票，同封著一張〞文情並茂〝的說明信，還有一份契約副本。

露伊斯，在書齋裏和史克德面對著……

「躲著世人的眼睛，過著日子，這種生活過痛苦了！但是，爲了你著想，只好熬下去……」

「您！還是我的丈夫！我可信賴的丈夫，……我以您爲榮！向您的奮鬥精神致敬！」

露伊斯透露了心聲。

——

「娃娃的家」這是史克德編纂的〞縮短的男人〝最後一章的〞題目〝揮筆寫到這裏……下文就無法寫下去了！選了最小的鉛筆，握住了它，幾乎拿著球棒般一樣大。

夫妻兩人商量之下，決定買個錄音機，把史克德的思想，言語透過它，給錄下來之

後，播放它，由露伊斯來“速寫”它。

這是後來的事。史克德，現在的身高，僅剩十公分。……醫學界的名醫，還是束手無措。

有一天下午，露伊斯，買回了「娃娃之家」。這時候，他是棲身於「沙發」之下，因為這個地方，不僅是足於「容」他，而且沒有被“女兒—貝斯”踩死之虞。

露伊斯把那「嶄新」的，漆上各色柔和色彩的，可愛的“小房子”放下時，史克德也走出“沙發下”來。

露伊斯，跪下地板，把口靠近他的耳邊去！

「妳怎麼買這個東西！……」

史克德問她！

「我想看看您微笑的臉兒呢！……」

露伊斯把口靠近他的耳朵去，儘量以小聲告訴他，當然，為了保護他的鼓膜故也。

史克德的臉上，毫無喜色……但是和意志“背道而馳”的話，却衝口而出：

「喔！好漂亮的屋子呀！……」

豪華型的「娃娃之家」

這時候，他的大作—縮短的男人—已經成了今年度“最暢銷的書”版稅滾滾而入，生活上寬裕多了！

他雖然在心底下不滿，這當然是出於自己的自卑，嫉妒而生的……但是眼看為自己而「購買」的「新房子」這別墅，他去給試試看“個中的樂趣”

史可德走上有不銹鋼圍成的「門口」去，有個微妙的感覺湧上心頭來。有如……那個晚上……上了“克拉利斯小姐”的大拖車去一般的感覺……

把門打開，進去一看，前面是個「書房」三道窗戶，都附有別緻的，摺有紋的窗帘……如果擺上傢俱，住下來一定舒適極了！

但是，說也奇怪，壁兒缺了一道，只有三道牆壁，由外面可以把內部一覽無遺。從沒有牆壁的那邊，露伊斯露著溫和的眼光與微笑看著這邊來！

「有沒有傢俱？……」

「喔！傢俱！……」

露伊斯說話聲，不「小」心之下，太「大」了！史克德蹙著眉頭，她立即小聲地道

「對！傢俱！我給忘了！還放在車中，我去取來，請等一下！……」

露伊斯走了出去，她大如〞牛步〝的脚步，地板都震動了，關門的聲音，使他幾乎鬧昏了！

過了五分鐘光景，她抱著傢俱回來。

在上午中，傢俱都給〞佈置〝妥貼了！像個「家」爲了〞安全〝起見，把這「娃娃之家」給靠緊長凳子後頭的壁去，而且〞開口〝的部份給〞靠壁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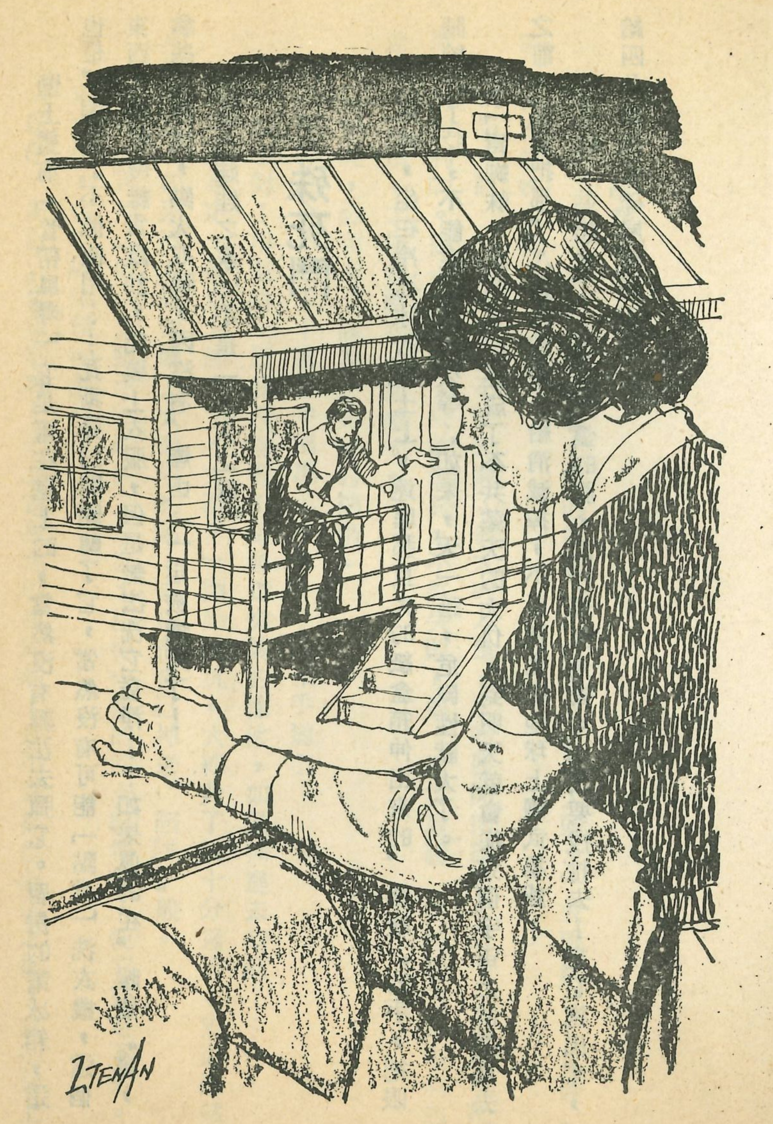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就無法從外面看進去。

露伊斯告訴貝斯，千萬不要靠近〞父親的別墅〝，但是不懂事的〞家猫〝是個不可不防備的傢伙。

爲了〞照明設備〝她想到「聖誕樹」用的小燈球。上下水道則無法做到。

這些傢俱，當然不是爲了這不幸的「矮人」設計的，椅子，當然坐起來不見得舒適……床，這個東西，是「冷板子」釘成的，也沒有彈簧，更沒有「海綿墊」

露伊斯，爲了他，有舒服的床可睡，以「綿花」用布給包好之後，縫成「抹布」一般代墊。



壁上畫有「管帶風琴」它是畫在壁上的，當然沒有辦法去彈它。廚房的電冰箱，這也是”圖畫“不能使用……瓦斯臺的開關轉了它，當然沒有可能「點燃」洗衣機，這個東西，却做得維肖維妙，能裝上衣服，但是無法洗它乾淨……如果眞的在”暖爐“裏，拿些木柴來，點火取暖，因沒有”煙卤“一定被燻死了！

這是「娃娃之家」不是「小人之家」

殊死鬥

史克德，坐在冷冰冰的砂土上，遠望那巨大的紙盒箱伸出來的”娃娃“的手，把眼睛給眨了眨，不能在此地”久等“如果，天一暗，危險性就大了。和「毒蜘蛛」之間，已經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，到明天就會從這個宇宙上消失而去之前，很想把那”人類的勁敵“給消滅掉，不要讓牠在地球上耀武揚威。

史克德，站起來了！拖著受傷的脚，向沙漠裏走去。「我要找牠去！把它拖出來，給四分五裂，碎屍萬段！」

……又給想回來……

我現在”找牠去“向牠挑戰，眞的能以小小的大頭針「大頭矛」來戰勝”七足脚“的”大毒蜘蛛“嗎？

我想，該”以智取勝“不要去費了很大的力量，跟牠展開肉搏戰。這不一定是有把握贏得勝利的。這一場戰爭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要”以智取勝“必須想出最有利的途徑，方法，才能戰勝牠，消滅牠。

要如此，必須有”謀略“充分的準備。

史克德坐下來想了！過了半個把小時，……他拍手道：

「對！對！用陷阱，最好沒有呀！這個毒蜘蛛的傢伙，如果掉進去的話……」

他主意拿定，從肩上卸下了「大頭矛」開始挖坑。大約費了四十分鐘了！史克德站立於坑底，如果沒有繩索繫上大頭矛的話，有如他自己掉進”陷阱“般。

然後，再用這個「大頭矛」給向上站立，用濕一點的沙土給埋住，使它穩定下來。

史克德，循著繩索爬出洞外！

這樣的”詭計“會成功嗎？這個會爬地的毒蜘蛛，是不是掉進陷阱之後，立即爬上

來，……如果沒有“插中”了「大頭矛」怎麼辦？

如果，假設的情況，不幸“實現”了！手中無寸鐵，這又怎麼辦？

又想回來，還是手執大頭矛，跟“牠”展開「肉搏戰」但是……可憐，史克德，已經小了又小了！

倘若，毒蜘蛛呆頭呆腦，掉進陷阱，這時候，使用“蓋子”的方法就夠了！但是這樣，所費的時間，未免太長，必須費了一段時間……

史克德，靈機一動，必須找來一塊「厚紙片」他往前一看，有一塊厚紙片，有如神佑般……一塊厚紙板，掉在約十碼前面……假使“毒蜘蛛”這個傢伙，眞地“上了當”趕緊把這個東西給從頭壓上去……

然後騎上牠的「身上」直到牠嚥下最後一口氣爲止。

……這個毒蜘蛛，還是不露出牠的身子來，這樣也許躱在巢裏，……對……該去找巢窟去……想到這裏，不安的心緒偶然湧上心頭，但是，不走這一條路不可。話說回來，現在已經手無寸鐵，本來的「針」－大頭矛－已經使用在陷阱裏去了！

不覺地「恐懼」起來。

再假設說：毒蜘蛛從“後頭”出現，又怎麼樣？如果站在陷阱與毒蜘蛛之間，……這時候，又如何躱避？

……忽然一個“怪聲響”屋子在搖幌的聲音，肌肉有些緊迫感，……外頭也漸漸昏暗了！窗外的一切，愈遠地方，那影子已逐漸加其濃度……

——啊！－果然不錯，工具架上的窗框上，有個“新”的蜘蛛網，在這「新蜘蛛網」上，那個不共戴天的仇敵－毒蜘蛛－竟把「蛋形」的軀幹給蠢動著，以黑得發亮的“眞珠”似的脚給鈎住……睡著……

原來！牠就是，住在此地！

史克德給這情形嚇呆了！喉頭給哽住，抑不住心驚肉跳……幾乎暈厥過去……

這個傢伙，竟把吃剩的“鐵甲虫”的外殼，做牠的床，有如睡覺般地……連動也不動地……難怪無法看出牠的影子……

史克德在本能上，立即反應道：「快！快逃呀！……」催促著他“三十六計走爲上策”這防禦的本能使他不覺地自個兒倒退數碼的後頭去……說眞的，依現況來判斷，不幸，被牠的「毒絲」纏上，那可不得了！再也無法逃脫牠的束縛，而喪失了一命！

——倒退了數碼，又給想回來，這一仗必須”打“雖說看來是”有勇無謀“的一役，為了消滅”大害“必須打這一仗，而且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……否則遺害無窮……看了上頭的仇人、勁敵……「啊！混蛋！」不知絆上了什麼東西，跌了一跤，整個身子都給倒在地上去了！爬起來一看，原來是”石塊“……

他看「它」一看，把它給拾起來，立即抬頭仰望那上頭的「大敵」——毒蜘蛛——的動靜。史克德，不知什麼靈機來了，開始”徘徊“於四下，他撿了許多小石子，把它集了很多，給放在自己前面的沙堆前面……

在這當兒，汽油爐又點燃了！發著怒吼，在壁上的毒蜘蛛，似乎在動，但是定神一看，只有那些蛛絲在微動著，牠却無動於衷……

——汽油爐的火熄了！史克德下定了決心，抓住了石子，向牠擲去！……

這一記，並沒有打中，只能把蜘蛛網給弄斷了幾根絲，看！牠只把脚動了一下，並沒有「動身」

「喂！你還是逃的好！」在腦裏，似乎有人告訴他一般……又聽來「喂！史克德！快！快逃呀！……

但是史克德，已經不願走了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多”年“尋找的大敵，離牠而去，這怎麼行？決心幹到底。

再投！又是不中，雖然把牠的”巢“給開個洞，但是全個巢都搖幌起來，那個”傢伙“滑落下來！但是牠，還是費了力氣往上爬……爬回到原來的位置之後，又”蒙頭大睡“似地，連動也沒了！

他喊個”呀！“同時，丟出”第三彈“這顆打中了！中了牠的”背上“被彈回來！牠——毒蜘蛛——飛了——有如飛上空中，但是依然如故，給纏住在網上？以「快速」走於網上。

史克德，看這個樣子，給嚇住了！心生恐懼，連續投了幾顆！其中的一個打中了網絲，又有一個則掠牠的脚而過，掉下地面上……

「來呀！這個混蛋！……」

史克德，再也忍不住了！向牠挑戰！

——果然，牠把身子顫了幾下，向這邊滑下來！史克德，不覺地戰慄了！立即掉頭

就跑！飛也似地跑於〞沙漠〝上……

〞牠〝好像〞接受〝挑戰，有如〞黑眞珠〝滑落一般追著上來！〞恐懼〝使牠目眩神搖，如果在這疾跑的時候，跌了一跤，可不得了！

剛剛佈下的陷阱，却沒看見！應該看見的東西，現在怎麼不見了……也許在前面一點的地方……側腹開始疼痛……涼鞋的摩擦聲，清晰地聽過來！

那個傢伙步步進逼而來，牠輕盈的〞步法〝令人生妒，巨大的鋼鐵似的脚，給一步一步……向這邊走來，幾乎猛撲上了！他在〞砂漠〝中，向前拼命跑！

─奇怪？陷阱？……到那裏去？……

是不是跑過了！……眼前，如巨塔的油漆罐，熱水瓶……給放在一起，身上一直冒著〞冷汗〝……

「啊！糟糕！……」

已經跑過頭了！沒有回頭不可，史克德，爲了防止直線攻擊，把身子，躲了，爲此，向右方繞個〞大半圈〝掉頭跑……涼鞋陷入〞沙裏〝去，沒辦法加快速度。

這個黑蜘蛛却〞快馬加鞭〝一步步猛追上來！十二碼……十一碼……十碼……

他邊跑，邊躍身於空中……爲的是想「找出」陷阱的位置呢！但是……「它」却〞不見〝了！着地的瞬間，他被摔倒在地上，「唉！」一聲叫……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他立即站上來！

……不！記得在右邊！史克德，已經氣喘如牛……牠却已逼上五、六碼的後頭了！

「啊！有了！……」逐漸擴大開來，他跑了！

到〞陷阱〝邊來，他在洞穴─陷阱─的邊給站立之後，掉頭一看！決心在此決一死戰，……等〞牠〝撲上來的一刻……使得牠〞活埋〝陷阱裏……

〞牠〝毫無懼色，步步逼上，牠的脚，軀幹的節，毛逐漸擴大……史克德凝視了牠……黑得發亮的眼珠，彎曲如鉗子的下顎，有如尖刺而密生的〞毛脚〝……現在……不！等一下子！……」

這個傢伙，已經逼上〞頭上〝來，幾乎掩蓋它身上，牠用〞後脚〝踢上，猛撲過來！

他向右方一躍，毒蜘蛛，這個傢伙用力過猛，一搖擺，果然不錯，掉進陷阱裏去！上〞當〝了！

「吱！……」
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，有如將噓下最後一口氣的〝老馬〞一般……
「好！對啦！……」
史克德趕緊抓來厚紙板給蓋上陷阱口上去，從洞裏聽來尖叫聲……不知不覺地，他也發著怪叫聲！
這個狡猾，有大力的毒蜘蛛，在洞裏掙扎著，踢上的沙有時噴出洞口外，那巨大的軀幹一躍之下，厚紙板也搖了！史克德以全身的力量給壓住於上……
但是有他數量力量的〝牠〞一躍而上，把蓋子左右搖幌……
「啊！……」
一聲尖叫……「蓋子」給抬上來，被扔掉十呎遠處。
他被一擊，由厚紙板上〝滑落〞下來！
長著長而尖又密生的〝脚〞他不覺地大叫一聲！掉下那角的方向……邊滑邊踢走了厚紙板……史克德，飛也似地跑到〝繩索〞那邊去！
……定神一看！這個黑蜘蛛，身上已被他的大頭矛給〝貫穿〞身子，爬上地面，他

想跑了！……但是
「不！不！不能逃！……」
大聲喊叫道，自勉了！
這個〝畜牲〞雖向他這邊來！但是……不知怎麼的，一躍上空，給墜落下來……原來……史克德領悟了！牠是爲了〝拔〞去身上的〝大頭矛〞而掙扎著的呢！……
……對！現在！現在就得跑呀！沒有趁著這個不可失的機會〝逃〞被一撲，一定沒命〝……不覺地……他的手上握上一把〝鈎子〞……爬山用的鈎子，他拖著繩索，抓住〝鈎子〞跑了！……
毒蜘蛛，鮮血淋漓，在地上掙扎著……
……突然間，牠的「努力」並沒有白費，貫穿身上的「大頭矛」脫落了！牠向著史克德這邊來！
史克德靈機一動，把手執的〝爬山用鈎子〞給伸長了六呎左右，如〝鏈球選手〞一般，揮動它起來……「鈎子」有如李小龍的「鏈刀」一般，在空中發著「咘！咘！」的吼叫聲，廻轉起來。

毒蜘蛛，仗著牠，巨大的身子，旋轉著，牠向他這邊闊步邁進，毫無恐懼，史克德做生死的抵抗……不知迴旋幾十次，牠向前進來，只聽見

「嘶！」的一聲響……「鈎子」終於鈎上如「球根」般的「巨大軀幹」「毒蜘蛛」這個傢伙，立卽向後倒退，由上而向下墜落的聲響……「轟隆」一聲，他趁機，把鈎子的繩索給纏住在木片……毒蜘蛛仍被〝鈎住〞向前猛撲過來！

在這個刹那！牠把長而有力的〝毛脚〞給抬高之後，從上頭，狠狠地猛甩下來……幾乎給拉去的當兒，繩索已經無法再拉長了……千鈞一髮，他看危機萬分，放下了繩索，爬在地面〝溜〞了！

毒蜘蛛，見了〝血〞愈加兇猛……把後脚站立之後，使前脚在空中一幌動，打開牠的大顎，從上部猛撲下來，這個時候那揷上牠身子的鈎子繩索，向那邊給拉回去……

史克德，忽而一看，剛剛，牠掙扎而脫落的「大頭矛」染著粘滑的鮮血，給橫倒在地面，他立卽把他用砂給一灑，去除粘滑之後，撿起它來，向牠採取攻擊姿勢，……

那個傢伙也作生死之鬥，再撲個正著來，「大頭矛」的尖頭，「正中下懷」鮮血湧上來，牠却不願露出〝倦狀〞再三撲面而來……

有頭有腦的他，一閃，一躲，一刺……終於把這個毒蜘蛛，給刺成〝千創百孔〞牠已經不能再〝尖叫〞了！蜘蛛開始後退，或許因流血過多，有氣無力，……牠站立的脚抖動著……

史克德看了這情景……不由得起了憐憫之心……看牠奄奄一息，在死亡線上作最後的掙扎……不知怎麼的，想給「好死」之念油然而生。

除去牠的「痛苦」史克德站穩了姿勢，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挨近去……這個毒蜘蛛雖〝奄奄一息〞但是還是盡了最後的一口氣，躍身，猛撲過來……

「呀！……」一喊，大頭矛，刺上牠正中，似乎中了心臟……只見牠全身引起了痙攣……牠抖動著……在瞬間把巨大的軀幹，給〝砰〞的一聲響，倒在血泊裏去……

費盡了平生力氣的史克德，再也支持不下了！一搖一擺……能崩潰似地倒了下去！

——

他躺下砂丘上，眼睛閉下……不知過了多少時候……〝醒過來〞仰起身來，把〝砂〞一把抓……想給站上來……「嗚！……」一聲，不由得呻吟了！

死……眼睛打開一看……數碼之前，巨大的「死蜘蛛」死屍……那鉅大的身子……那

死屍長出了七隻脚，已向四方”散倒“著……四下都靜悄悄的……

把外頭一看，已經夕嵐暮靄的時分……昏黑以前必須下了”山崖“去……

史可德，站起來……向「毒蜘蛛」那邊走去……他必須把”鈎子“帶回去，他從「死蜘蛛」的死屍上，把”鈎子“拔上來……在沙上給擦淨了……把身子，一搖一擺，拖著鈎子一步一步向前挨去……

……”恐怖之夜“算過去了！不必蓋上”紙盒蓋“也高枕無憂，終於達到”目的“。

把”鈎子“鈎住於山崖上，抓住了繩索而下……一口氣，到椅臂來了！在此地”歇“一會兒……一分鐘光景，再向前進……把手抓住在”繩索“下去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

他「墜落」而去，手裏還抓住著繩索……被摔在地面，……但是沒有一點恐怖感…

……只吃了些驚！墜下的地方，竟是”彈簧“上……

這一「墜落」仔細一看，原子「鈎子」因”體重“伸直了！

幸好！在彈簧上”落地“不然骨頭就酥！

安靜下來，有如被”騙“一般，這深度，大概”一百碼“有吧！奇蹟！眞是奇蹟！

不僅是”墜落“在彈簧上，沒有一點膚傷，沒有跌死……眞是”神估“！

怎麼有這種”奇蹟“？對！這是體重有關的，現在的體重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樣，因爲現在的體重而言，從百呎高摔下來！還是毫無損傷……

現在太輕了！彈簧足以「支持」……這一如螞蟻一樣，牠們不管從什麼高處摔下來，也馬上轉起身來「走」了！這就是這個道理了吧！

史克德，搖搖了首，向”麪包屑“那邊走去……抱起一塊大大的，掉頭就走回海綿墊來，而且吃完之「飯」走進”隧道“裏喝水去！

——

這個”夜裏“史克德才過著高枕無憂的日子！

七吋時的回憶

「把我放下來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尖叫著……

他只能這樣說了！女兒貝斯把”他“緊抓在手裏……整個”胸部“給緊壓，幾乎窒息而死……眼前出現「螢火虫」。

她—女兒—貝斯，把他放到”娃娃之家“門口去，他抓住在走廊的欄杆，氣喘如牛地……貝斯看了這個情景給嚇壞了！……

「我想把您帶去的呢！……」

他把”貝斯“盯住了！連一句話的不說地，走進”娃娃之家“去，順手把門”砰“的一聲，狠狠地關了上去……

「我沒有意思，給爸”吃苦“的呀！……」

貝斯自己說著，啜泣起來！

——

想像中的事兒出現了！有了這麼一天的事！老早就預料到……”這樣一來，沒有告訴愛妻露伊斯，叫貝斯不要靠近來……後果是不堪設想的……

——貝斯，向外頭走了去！門扉給狠狠的關上……”娃娃的家“搖幌了！……這一

次的”災殃“是這樣引起的，貝斯從外頭回來之後，看我在外頭”走“，走了那遙遠的”旅程“看了”憐憫“我的處境而做的「見義勇為」而行的……

貝斯，把”父親“一把抓，給抓上手中……她根本沒有辦法體會到”縮短病人“的心境，所以她的「所作所為」是沒有罪愆的……但是……

史克德，給這一”握“幾乎被揑死了！全身陣陣作痛，好在沒有”骨折“的樣子！向上，仰臥……看上昏暗的天花板……不覺地……剛剛的”情景“又給浮現眼前……實在”不堪回首“……

雖然不很顯著，……但是身子開始縮短以來，他和女兒之間的距離，與日俱遠！為此會失去愛妻的”愛“這是預料中的事。但是要失去”女兒“這就”百感交集“了。怎麼，世界上只有我？……

回想起來！被這”原因不詳“的恐怖的縮短病纏住之後，在接受沒有把握的治療的時候，打從那時候起……和貝斯的談話，也不能穩定情緒……

從醫院裏回來，那時已經是”絕望“的時候，群醫束手無措，要他回去家裏，好好靜待”報佳音“來！這時候算來還「正常」為”女兒“的父親是”夠資格“的。

把貝斯抱在腿上，教她讀書，識字……陪她睡覺……但是身子的縮短日趨顯著……在心底下自個兒想……這個獨生女—貝斯—她的心目中一定沒有「父親」這個人的存在了吧！……

由兒女來說，「父親」必須具有「它」的條件，它得具有魁梧的體格，強健的體魄，這兩者就有「它」的權威，而且有「神」的，但是，目前……這麼小的「神」已經沒有“它”的尊嚴可言。

他和貝斯同大小的「身高」，又日漸矮下去的時候，聲音也和孩兒一樣「尖又高」了！這個時候，貝斯的態度已經很明顯了！

想給看出，她的「廬山眞面目」爲「父」的常發出奇妙的叫聲，喜怒無常……經幾天的觀察，由貝斯看來，父親—只不過是個“矮人”了吧！

露伊斯再三叮嚀她：

「爸爸！現在雖然是矮小了！但是……他還是和以前了不起的呀！……」

雖然一再告訴她，也沒有可能了解其意。

幾乎被“抓死”的那一天晚上，史克德使用“麥克風”告訴露伊斯。

「貝斯，絕沒有惡意的呀！……」

「這我可知道！但是她不了解，我現在是如何的脆弱……她要知道，必須要對待我，如“娃娃”一般……小心翼翼地……最好不要靠近我好啦！……」

這樣一來，“父女”之間的距離愈離愈遠，不僅如此，有如“斷絕”的感覺！……

搬家

史克德把眼睛打開一看！陽光普照於整個屋子裏，從階梯那邊傳來了“敲鼓聲”“巨人”，有巨人下來了地下室，是個“大男人”藍色格子的西裝，他的鞋子，有一個磚塊的長度……這套西裝，好像很“面熟”。

“巨人”來到地下室……把四下都給亂了，到處搜尋，不知搞什麼的……他取出藍色的「衣盒」來……

接著兩個小巨人下了樓梯來！

「要不要我幫忙？麥帝伯伯！……」

「沒有！這個太重了！……」

「小的我就有辦法呀！……」

那小小的巨人是貝斯，大巨人是”哥哥•麥帝“，麥帝把張帆布的大椅子以双手擧起之後，向那邊投去……「隆！……」一聲巨響……響徹了整個地下室……

「這個網球用品，是不是妳的？貝斯……」

兩千呎，足足有的”網球“在地板上”反彈“把地下室都給弄髒了！

史克德，把背靠牆壁，茫然兀知地看著這”突如奇來“的大變化。

麥帝哥哥又從”鐵製“的桌上疊得高高的衣盒中，抽出個”衣盒“來。

我看！他們的擧動，得知他們正在”搬家“

「喂！麥帝！你要把我怎麼辦？要我留在這裏嗎？」

他幾乎陷入恐怖，不由得向前跑，不愼踩上衣袖……看樣子，露伊斯、貝斯母女倆是存心把我丢在這地下室而去的呀？……

「喂！麥帝！麥帝！我在這裏！在這裏！……」

比一隻小昆虫來得小「我」的喊叫聲，他們豈可聽見，麥帝嘆了口氣，向”階梯“

那邊走……史克德的耳朵裏，聽來，拖著衣盒走的”大聲響“但是……現在已不是掩耳的時候！

「等一下！還有的呢！……」

登上階梯口的麥帝回頭過來！史克德以爲麥帝聽見了他的”呼叫“不！這不是！……

……

「貝斯！妳叫我！是嗎？……」

「是呀！伯伯！還有些我媽的東西！……」

「還有呀！我上去後再來好啦！……」

「麥帝！不要去！好不好！拜托呀！……」

史克德跑了！跑到”巨人“的鞋子那邊去！抱住在鞋跟，大聲喊道：

這個大叫聲，麥帝並沒有聽見！他還是向上面走！……突然，麥帝踩失了脚……失去了平衡，他被”抛“下地板上去！這一摔，可不小。

麥帝”不顧一屑“走了！耀眼的日光，從外頭射了進來……史克德哭了！到今日的”努力“都歸水泡，他看了幾乎有一百呎高的階梯！

——對！麥克跟貝斯說過，還要回來一次！再來取〞東西〝要注意這最後一次機會！……要向露伊斯〞展示〝—我還活著—這是最後的機會，以外沒有方法了吧！麥帝〞褲管〝下的「揹反溝」這是最好的〞躲藏處〝……

對！相機跳進去，抓住它……」

……史克德，再去拿來的「鉤子」如果能〞跳進槽〝裏，給鉤住〞溝裏〝抓住繩索就夠了！

後門的〞網門〝開了！砰的一聲響……他趕緊到最下層的階梯下去！把鉤子拿在手裏，準備給〞鉤〝上去，心臟的跳動加快！這一套〞技術〝不知是否能一舉成功！

——果然，巨大的鞋子，又下了階梯來，前面的是露伊斯，跟在後頭的是哥哥麥帝，兩個〞巨人〝的頭部，幾乎在〞千碼〝之空中，露伊斯的臉兒，不能看見，只知她穿著紅色裙子，發著〞十級颱風〝大小的風，把地下室，到處走動……

「在那棚架上的東西是我們的呢！……」

「好！我來！……」

只見麥帝向棚架那邊走，他挨近之後，立即把長手伸出去之後，把那〞伸出一隻手

臂“的娃娃盒給拖下來。

「從這裏出去之後，我們就可以過”新生活“了！……」

「那當然啦！」

麥帝把箱子給抱上來，旋踵就向階梯那邊去！……現在！現在！除了這個”良機“之外沒有了！

看他要上階梯的刹那，他把”鈎子“投上去——一舉成功，終於鈎上了”褲管“

在這瞬間，他的身子被吊上，飛舞於空中，向下墜落，鈎子的繩索，有時鬆，有時緊……在鬆緊的當兒，身子給震盪，碰上各種東西的角去，他盡平生的力氣，抓住在繩索上。

把大紙盒抱在前面的麥帝，並不見前方，麥帝一不小心，把最上一層的階梯踩失了腳……這個震盪可大，史克德，從繩索鬆了手……向地板掉下去！

史克德的腳底，看”上空“這樣下去！準沒命，但是體重到底是輕的，一到地面，如螞蟻般地磚起身來。

——

過了片刻……傢俱，一切的東西都載上車子，麥帝把露伊斯，貝斯，母女倆人送到”火車站“去，在候車室裏，貝斯看了麥帝伯伯的褲管下，鈎著閃亮的東西，繫著絲線……提醒他……

「喔！這大概是在地下室”鈎“上的吧！……」

麥帝，好像不介意，取下它之後，扔到垃圾桶去……這個時候起，麥帝，貝斯都不再把這件事給重提了！

三吋時的回憶

那天，外頭是大風雪，史克德走出”娃娃之家“在屋子裏，到處走動的時候，貝斯從正門走進裏頭來！

好大的刺骨的冷風，從外面橫掃過來，史克德被這陣大風一掃，給弄到”廚房“的門去！這還好！眞是”倒霉“廚房的板門，給這”勁風“吹開了，他給這一陣大風吹到外面去！

他被摔到冰天雪地上去！立即站上來，拍拍身上的〝冰雪〞喊道：

「貝斯！貝斯！把門開呀！……」

但是史克德的喊叫聲，却無補於事，都給消失於風雪中，連自己也沒法兒聽到自己的聲音似地！大風狠打在他身上，幾乎不能站立！

「混蛋！貝斯！把這個門開呀！……」

他盡平生的力氣，把門踢了！聲音也啞了！這零下天氣，身子幾乎凍僵了！將失去了知覺！四下已成了〝銀色世界〞

如果沒有趕緊設法，一定凍死的……但是，到底怎麼辦？從那裏躲進去？到那裏去？

地下室的窗子，從裏頭上有鎖的，門嗎？重得無法抬起它來！如果能躲進去，這也無補於事，因爲裏頭的氣溫，和外頭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呢！

——對！——史克德，把手一拍，似乎靈感來了！打算向〝正門〞去，如能爬上正門，再攀上〝欄杆〞就可以按上門鈴了！這樣〝叫人〞也許能走到裏頭去！

但是，到正門，却有個〝大障碍〞四下都已經堆高了雪，如果不小心，跌下雪谷裏

，發生了雪崩，這可不得了！冰雪，一直往下〝埋〞他而死！

如果想〝爭〞最後一口氣，要〝延年益壽〞除非這樣做，以外並沒有途徑可循！如果〝呆〞在這裏，也許會被露伊斯發見，但是這是不能保證的。

已經不能再猶豫了！身子一直戰慄！因氣溫最低，整個身子顫抖不已！……

「好！決定幹了！……」

他主意拿定了！他從廚房的出入口，向冰天雪地中衝著出去，冰雪有如有彈性似地，身上並沒有〝膚傷〞在身上附着了很多很多的冰雪結晶……

但是無法〝跑動〞腳——如果插進鬆一點的〝地方〞不能自拔，勁風把他的頭髮吹靡了！幾乎把他身上的衣服給撕開似地！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抬頭仰望……上頭有一隻「巨鳥」——麻雀，向他撲個正著，他一撲，失敗了！作急遽上昇之後，再向下俯衝來，他把双臂給向上揮……

巨大的麻雀，又向上急遽上昇，又俯衝下來……想站立起來的時候〝牠〞拍拍大翅膀……張開了「武士刀」一般亮晶的口喙，向史克德猛啄上來！

他靈機一動，隨手抓上一把〝雪〞向牠擲去，麻雀給這一記擊中了！「吱！」的尖

叫，向上空飛去，繞個”小圈“再窺視機會，想進攻而來！

——他靈機一動，最好的方法是”躲藏“起來，三吋小人，豈能給抵禦得住牠的攻擊。—主意拿定，決定給「躲藏」起來！到那裏藏匿起來！

——對！對！地下室的窗子裏！那邊的玻璃破了一洞！—

那個執拗的麻雀，作了波狀攻擊，史克德，被逼，匍匐到地面前進，黑色的大物體，展開了大翅膀，拍著牠，向前撲過來，又飛上來！他拼命地，把”雪塊“一抓，向牠猛擲過去！

麻雀，那尖銳的口喙向他掠個去！

濕淋淋的翅膀，猛撲他而來！頭部，不知被挨打了幾下，他拼命揮動了兩手……拳頭不知幾次碰上麻雀的口喙！……牠一上一下……

巨大的”麻雀“好像不終止牠的「攻擊」執拗地向他攻擊而來！史克德，跑了數吋，就又被拍倒了！爬在雪地上……

倒在雪地上，他盡了平生的力氣，把雪一直往上挖扔！不知幾十下了！他的身子，由頭而下，全濕透了！

這樣，經過了艱辛的”旅程“終能達到”地下室“的窗子來，以窗子爲背，向”牠“把雪塊抓起來，猛擲過去！在不留心的當兒”牠“從頭上給猛啄一擊……鮮血湧上來，再被一撲，撲倒在”地下室“的牆壁去！

史克德，唯一的武器是双臂吧了！竟識逐漸失了……

他好像喊個什麼，向四角型的窗框給衝上去……攀它而上，麻雀趁機，把他的身子猛啄著……

玻璃破了！他「失足」了！”啊“的一聲，史克德掉進地下室去！墜落在”窗“下砂丘上。他想，勉強支持下站立上來，但是……到底，無法站上來……又崩了下去！

——大概十分鐘過了吧！廚房的門，被打開的聲響，露伊斯，貝斯……母女，在院子裏走動……邊喊著他的「名字」到處找他。但是倒下去的他……已經無力再”喊叫“了！

……大概過了一個把小時……他從一覺醒來，但是母女在外頭叫他的聲音，不絕於耳……

但是，在目前的情況下，眞是無可奈何了！……

到新世界

從遠遠的地方傳來，幫浦的起動聲，不一會兒，開關給關上似地，……四下又恢復了寧靜！

—他們走了！又恢復孤獨，寧靜的世界！史克德想，這個〝家〞已經人去樓空了！剩下我一個人，舌頭不覺地抖動著……

把頭不覺地左右搖，後頭，感覺有些疼痛，這無疑是把鈎子鈎上麥帝的褲管脚，攀住繩索，往上爬的時候，給「大震盪」碰上木泥板時的衝擊而來的。

好在……只有後頭部給打了一下子而已！爲了〝療傷〞他躺下來，把眼睛閉了上來！……

——

大約半個把小時過去了！他一覺醒來，舒服多了！他勉強支撐著身子給站上來！把四下掃視一看，地下室裏，面目全非……好多好多的東西不見了！

階梯口的門，已經被關上去！大概也被上了鎖吧！他被〝關〞上這地下室來！……

史克德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！胸膛在痙攣著……把乾癟的嘴唇，用舌頭去〝觸摸〞它……

——這，一切的一切都過去了！全歸水泡——

如果在下巴，下了些力量，整個頭部就疼痛不堪，如搭在船中……地下室一直搖幌著……

史克德在冷冰冰的地下室中走動，從〝水管〞裏取水來喝，回到海綿墊地方來……、雖然飢腸轆轆，但是毫無食欲……忽爾倒下地板上去……

抬頭仰望石油槽上面去……已經傍晚時分了！這正是「最後的一夜」

從那個窗子，那個名叫〝基沙琳〞的女孩子……我透過窗子，看他的儷影。但是她的〝臉兒〞如今，已經沒有記得她是什麼樣子的女人？

他把身子一翻，側個身睡了！既然，不能出去，從窗子看出去，窗外的樹枝，一直搖曳著，這〝大自然〞已經是〝痛苦〞之一了！看那〝絕壁〞是個令人嘆氣的地方。

把〝視線〞給移過去，靠在絕壁上的〝網球〞……特別耀目，順著網球，把眼睛給

看去……重疊的椅子，各種工具……蜘蛛網……把自己的過去，給一直回想著……

「對！……」

他一翻起了身子！躍上來！

頭部、膝蓋的疼痛都給忘了！直向海線墊的那端跑，立即給跳下去！然後向絕壁那邊跑！但是……剛跑了兩步……不覺停住了脚步……

“水，糧食”這兩件東西怎麼辦？……“管他的！……”如今，一切都不需要了！到“那邊”大概不必費了太多的時間了吧！

史克德，向懸崖絕壁那邊走去……把自己身子大的鋁門窗框攀上去……然後跳過有個“大轉彎”的平面去，這個「木棒」粗大，而且脚臺也非常良好，更有個方便的是“木棒”的傾斜度非常緩和。

所以要爬它上去，非常地輕鬆……加上自己的體重，比昨天，又輕多了！

他向懸崖上面爬！邊爬邊想！這個球棒，放了這個“樣子”這是偶然的，還是有意的……這是“麥帝哥哥”做的……

這個“球棒”從第一個院凳，接著第二個院凳……甚至，向上延續上去……史克德



順著它一直上去……

這樣一小時後，他終於站上棚架上去……這個”旅程“走完之後，眞是奇蹟，沒有一點疲勞之感！

他向”沙漠“跑！跑到蜘蛛網地方去！史克德，循著網子而上，這個東西，粘粘的，但是已經管不著這些了！

——再過了”片刻“走進耀目的光線普照的地方去。勁風，又上頭吹下來，他忽爾停住脚步，站立在那裏發呆著，……從口裏吐出了”口氣“涼風送爽……拂面而過……

「啊！外面！外面！」

他的腦裏，給這一句話塞滿了！外面！外面！……他的心緒很寧靜，向四角窗那裏走，攀上”木框“去！

然後，一躍而下。

——

他把”樹葉“給代墊子，用其他的葉子來做綿被……這樣就安安穩穩睡了！背後的高樓大廈，把後頭的”來風“給遮住……感到非常地溫暖……充滿了希望……

美麗的夜空……在撒丁的黑色夜裏……藍白的”鑽石“似的星兒熠熠地閃爍著，這個”最後的夜晚“沒有月亮……一望無垠的漆黑天空裏……每一個星兒都以閃爍著的針，挖個洞……

星兒……和曩昔一模一樣，沒有一點兒變化，不過，今晚所看的星兒，比往昔美麗多了！

任何人看了星兒……它是一樣大小的，想了這樣，自己不覺地高興起來！果眞，他的身子，現在，夠渺小了！但是，放眼一看，地球本身，在宇宙裏，也不過是”水“的一滴吧了！

在這美麗的星空下，在數小時之後，自己將自個兒”消滅“……自己却沒有一點恐怖感！這樣，還有生命的現在是非常寶貴的……

一個難以形容的滿足感，把他包圍著……把”死“這個”恐怖“的事實，擺在眼前，毫無懼色，這臨終前的寧靜，自己也不知道，這勇氣，從何而來……

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……

史克德是個勇敢的”人“沒有任何人的同情，沒有任何人的讚詞……沈著不亂……

他微笑著……

「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！……」

史克德在這美麗的星空下，懷著〝滿足感〞安安穩穩地睡著了！

——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他還是和平常一樣，醒過來了！以奇異的眼光，向四下掃視！

「喔！奇怪！這是什麼地方？……」

奇怪！這個地方！沒有天空！奇妙的形狀，前面一片藍青色，擴展開來！「天空」給撕開！被〝扭歪〞了！到處是洞穴，從這些洞裏，照進了亮光！

有如要穿了洞進去似地！從洞的那邊照射了強光來！他慌慌張張地站起來！「啊！」裸著全身，竟是一絲不掛，那衣服到那裏去？

他不由得抬頭仰望，那碧藍的天空！這個東西，竟在自己的頭上〝數百公尺〞的地方擴展開來！定神一看！這個竟是他的衣服，他的衣服已成了襤褸……

走出外面去看看！那個地方有黃色，褐色斑點，是個視野優良的大平原……這竟是

昨晚睡覺的木葉做成的「床」……

史克德慌了！自己到底要小到什麼程度？

——

有個〝想法〞掠過腦海—啊！對！這個就是「微小的世界」極小的世界。昨個兒晚上，我是由地球看宇宙的……這樣說來，宇宙—這個〝東西〞裏面也是有它的存在！……該這麼解釋！……

我從來是以「人類」的尺度來衡量東西的，因有此觀念，所以沒有感到另有個〝極小世界〞的存在，這大自然界也是用〝尺度〞來衡量〝它〞了吧！

「呎吋」這是人類使用的尺度，在人類而言「零」就是「無」了！但是這大自然裏，沒有「零」這個東西！

難怪數學的老師告訴我們〝0÷0＝不定數〞由此推理之，自己給如何地縮小下去，絕對沒有被「消滅」的可能，永遠能存在於宇宙之間的……

從一個〝次元〞……又可到另一個〝次元〞這樣永恒不滅！

這是個「大自然永恒不滅的定律」

史克德，領悟了！領悟到〃自己絕不會變成孤獨的，伶仃的……寂寞的……〃

史克德，唐突地向光線那邊衝著而去，衝進光線的時候……不知被什麼東西所感動，喉頭給哽住，幾乎無法發出聲音，這無疑是因〃感動〃而起的……

把大自然界眺望過去，欣欣向榮的青草，承受著陽光的山丘，給和風搖曳著的樹枝與葉，有如透過彩色玻璃而射進來的光線一般……非常漂亮……

史克德，從今天起，得自己去親手辦的事兒多著哩！他的生活充滿著〃新希望〃不論是衣、食、住、行……樣樣都得親手去辦！必須爲自己建立〃新生活之基〃。

史克德·肯亞利—他已經到另一個「新世界」闖自己的「新天下」去！

中華民國67年 4月 1日出版
中華民國67年 5月20日再版

超小人的奮鬪 ：特價三十五元

著　者：R·馬西遜
翻　譯：劉　錦　昌
封　面：徐進順

發行人：林先知
出版者：文林出版社
台中市柳川東路331號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
版台業字第0569號

總經銷處：大　山　書　店
台南市自強街133號
電　　話：（062）228769號
郵政劃撥：南32953號　許陳淑笑帳戶

如有缺頁·破損·倒裝·請寄回調換

